

中國歷代禁書

李孟林題



第七二卷

清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◎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◎ 主编 李肇翔

中国历代禁书

第七二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七二卷）

品花寶鑑

（五）

◎清 陈 森 著

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

话说子玉送了琴仙回来，这一急一痛，便出了神，旧病复发，足足病了一月始愈。后来颜夫人已知琴仙出了京，道翁养为义子，倒也替他欢喜。

且说春航断弦之后，田夫人又上了年纪，没有媳妇，总是不惯，不得已命春航从权选择清门。春航犹豫未决，意欲先觅个小星，又以北人生硬，总乏娇柔，只得先于老婆子家人媳妇里头，找个细致的，来服侍太夫人。哪知道京里这些老婆子，是一万个里头拣不出来一个好的来。一日，雇了两个来，都是京东妇人，四十来岁。一个麻脸似蜂窝一样，发髻上罩着个马尾冠子，扎着裤腿，松松的似两个布袋，倒插得一头纸花，走起路来，腰掀屁蹶，好不难看。且专门内外搬弄是非，四下里调唆，不是说这个作贼，就是说那个偷汉，也不过是想掩他自己的丑处。每每人家骨肉不和，多因此辈所使。内有一个更觉奇怪，沙盆大的脸，水缸大的肚子，伺候了老太太一顿饭，便一样事都不肯做。每一使唤他，他就装聋作哑的。腆着大肚子，摆开八字脚，穿着薄底鞋，抽着关东烟，去找那些火夫，打杂的，大哥长大爷短，嘻嘻哈哈，坐在厨房土炕上，挤在人堆里，要他说笑个尽兴。隔一天还要出外半日，去找那些赶车、碓米、挑煤的孤身汉子，解个闷儿。就见了春航，也要偷瞧一眼。春航如何看得惯这些东西？不到半月，都撵掉了。又买了两个丫头，十二、三岁，也是三等货。

一日，赶车的周小三与蕙芳说起，他的三姐情愿进来伺候老太太。又夸奖他三姐，粗粗细细，件件皆能，还会缝衣写算，针线活计是不用说了。蕙芳也闻得三姐之名，收拾过潘三，想是个伶俐人，也想见见他，问他怎样

收拾的。便与春航说了，举薦他进来。春航不好推辞，一口应允。

这三姐因收拾潘三之后，心上也有些惧怕潘三要来报仇，故此小三在家，闲了两三个月，才得进了这个门子。后又见春航点了状元，老太太来了，也没有个中意的人伺候，所要想把他三姐带进，也便当些，省得一个少妇孤零零的住在外面，没有照应。这日三姐收拾进来，打扮得不村不俏，薄施香粉，淡扫蛾眉，鬓边簪一朵榴花，穿一件月布衫，加个夹背心，水绿绸子裤，翘然三寸弓鞋，细腰如杵。进见春航，叩了头。春航一见大为失惊，以为周小三的媳妇自然是粗笨的，再不料如花枝一般，便和颜相待，命他去叩见老太太。田夫人一见三姐，甚是欢喜。更兼三姐千伶百俐，无一样伺候不到，不但田老夫人，连春航与蕙芳身上，也很用心；做出菜来，比京城里的厨子高了十几倍。

老太太常给蕙芳东西，叫三姐送出来。三姐未见春航时，小三也没有对他讲过，当着不过寻常相貌，及见了那样的风流潇洒，如金如玉，那怜才爱貌之心，人人一样，自然格外尽心。再见了蕙芳的人才，觉得自己比起来，竟差得多远，心里反觉自愧。偶然与他说句话，分外高兴，所以待蕙芳殷勤之外，更是不同。见了几回，也熟识了。

一日，春航不在家，蕙芳独坐在书房里，老太太知道蕙芳来了，便叫三姐送点心出来。三姐托了碟子，到书房门口，先咳嗽了一声，然后进来，笑容满面的，叫了一声『苏大爷』。蕙芳也带着笑，回叫了一声『三姐』。三姐道：『这是老太太给你的。』说着将碟子送到蕙芳手边。蕙芳见他十指尖尖，套了银甲，就接了放下，道：『请三

姐叫我的名子。谢老太太的赏！』三姐答应了，把蕙芳打量一番。蕙芳便触起潘三的事，想要问他，却又不敢。三姐慧眼一观，已瞧出蕙芳象要问他什么，便呆呆的看着蕙芳，等他问来。蕙芳被他不转眼的看着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心中想道：『我看他这个光景，就问了他，他也未必怪我。』便笑盈盈的走近一步，叫了一声三姐：『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又怕你要恼，不知好问不好问？』三姐微微笑道：『什么话？好问不好问？』蕙芳又陪着笑道：『我知道三姐是个女中豪杰，把那潘三收拾得爽快，是真有的事么？』三姐听了脸上一红，低低的啐了一声，带着笑转身便走，又道：『我道你问什么？谁又认得潘三？在哪里听来的话？』走到帘子边，那枝银挖耳插得太长，抓着帘子落下地来。回转脸来，又是一笑，抬起插在头上，急急的进去了。蕙芳虽然碰了个钉子，见他还没有什么恼，尚是笑了两笑，也还放心，然终悔自己失言，这事原不该问他。蕙芳回去了，以后来了两次，没有见着三姐。

一日蕙芳又来，春航未回，在书房闲坐。听得三姐脚步声在他门前过，急出来望见，见三姐到二门口，叫小三说话。说了话进来，蕙芳意欲招陪他几句，见他低了头，当看不见。及走过了书房门口，又回转脸来，却正与蕙芳四目相对，三姐低鬟一笑而去。蕙芳自此以后，也看出没有恼他的意思了。

却说春航要续弦，选择清门之语，传入苏侯耳内，正合他意。便在武选司郎中杨方猷面前，略露了些口风，似要他去对春航说，托人来求的意思。杨方猷是春航的房师，心中甚喜，即来与春航讲了，叫他请人去求亲。春航倒有些踌躇，因苏家是世禄之家，门庭烜赫，自己虽成了名，依然寒素，因此有些不愿。且未知那位小姐怎

样，也要留心一访。但系座师愿与他联姻，且是房师来讲。怎好推辞？口内只得允了，又说稟过家慈，再来复命。

杨公去后，春航知道子云与苏侯最好，且慢稟高堂，先找子云访问。到了怡园门口，见有一辆绿围车，八匹马挤在一边，知道有客，跟班问明了是华公子在园。春航便先到清凉诗境，找南湘去了。

却说华公子为琴言之事，与子云有了嫌隙，如何又到怡园来呢？这华公子是一时气性，写了那封恶札，过了两日，便有些自悔了。谁知子云只当没有事的一般，又不来招陪他，心内殊觉无趣。后与屈道翁送行，道翁倒把子云的好处说了一番，又说起扶乩，琴言与他前世原是父女，并将那首诗通身念给他听。华公子听了，心中着实骇然。道翁又赞琴言多少好处，现在认为义子，带他到任。华公子冰消雨霁，倒有几分过意不去，再将琴言细细一想，真没有什么不好，倒冤了他，便也赞了几句。

道翁去后，次贤又来，才将这事彻底澄清的讲了一番。华公子始悔自己孟浪，又念与子云两代世交，为这点点事绝交，是给人要议论的。又因他是个盟兄，只得尽个弟道，下口气，先去招陪他。先是道翁、次贤已将华公子懊悔之意与子云讲过，子云是大度包容的，既是他先来，岂尚有芥蒂之意？便与从前一样相待，绝不提起那事。华公子忍不住，只得说误信浮言，认了不是。子云也安慰了好些话，留他在春风沉醉轩饮了一会而散。

次贤、南湘皆未在座。南湘昨夜于子云去后，大发酒兴，邀了次贤下船，两人喝了一坛，把个次贤喝得大醉。南湘掉了水里，家人救了出来，已是喝了几口水，今日腹胀腰疼，起不来。次贤也是昏昏沉沉的睡了。春

航到他们房里谈了一会，打听华公子去了，才到子云处来。

此时子云在宝香堂，见了春航进来，连忙迎接，彼此谈了些话。春航问他与苏侯是师生，可知他家的细底？子云道：『你问他做甚？』春航将杨方猷的话对子云讲了。子云连忙称贺道：『恭喜！恭喜！这个喜比你中状元还要大些。』春航笑道：『不过显官罢了，知道成与不成，吾兄倒先贺起来！』子云道：『显官什么要紧？又不要借他声势。但这个苏侯是我的中举座师，又是家兄会试房师，又是家严的盟弟，两重年谊，一重世谊，是极好的好人！这还别管他，我为什么说比中状元还要喜呢？我那两位世妹，真是绝世无双，有名的苏氏二乔！大世妹就是华星北的夫人，今年二十一岁了，名叫浣香；方才说的二世妹叫浣兰，一母所生的。若结了这个亲，就要叫你喜欢得说不出来，那时你才信我这句话。』春航听他说得这样好，似信不信的，便道：『怎样的好处？你如此称赞。你且把他的大概说说。你见过这人吗？』子云道：『怎么没有见过？他姐妹两个跟着师母常到我家来，看我们家母，且与我内人是盟姐妹，就见我也不回避的。从大世妹出嫁后，他一人就不高兴来，或是等他姐姐归宁时，也还同来走走。说也奇怪，这句话我此时对你讲，你必不信，如成了，你一见面，就明白他姐妹二人相貌，与苏媚香真是一模一样！大世妹还只有七分相象，二世妹竟有九分，比媚香还要娇柔些，艳丽些。媚香倒底是个男身，自然不及女子娇媚。』

话未说完，春航就乐起来，道：『这话果然么？我有些不信，怎么同了姓，又同了相貌呢？』不觉大笑起来。子云听了也是好笑，说道：『信不信由你，就算我说谎的。』春航深深作揖，说道：『小弟孟浪，仁兄幸勿见

罪！但仁兄与苏老师如此交情，弟此时如请冰人，定非吾兄不可了。』子云道：『我就不会做媒，这事不敢效劳。既是杨四爷来讲了，就请杨四爷为媒，何必又要我去呢？』春航又作一揖，子云佯作不见，并不还礼。春航笑道：『杨都是是他的属员，见了拘谨得很，不要说话，要我另请人去说。吾素肯成人之美的，且他人去说，苏老师也未必见信。言以人重，定非吾兄不可！』子云停了一会，说道：『适或是我赚你的，将来不要怨我么？』春航又连连作揖。子云只得应了，春航告辞而去。

子云过了两日，回拜华公子，进城顺路，到了苏府，正值苏侯下衙门回来，请了进去。子云请了安，又进去见了师母，说他夫人与师母请安，苏夫人也问了好。苏侯让进内书房坐下，谈了一会，子云将春航春间断弦，闻二世姊贤淑之名，奉母命求亲的话说了。苏侯故作沉吟道：『看田修撰文才品貌，是极好的，而且也是个旧家，但不知品行如何？我最怕的是轻薄少年。年兄既是至交，必深知道。』子云道：『这田修撰的品行，是人人尽知，也不须门生多讲，老师可以问得出来，真是廉隅砥砺，孝友兼全的。』苏侯哈哈大笑道：『足见年兄取友必端，自然不用说了。』子云道：『老师在春风化雨之中，岂生莠草！』

苏侯大乐，留子云小饮；问近日见华星北无有，子云答以方才从那里来。苏侯又问：『园中想必收拾得更好了，我竟一、二年没有来逛园子。』子云道：『比初成时又更好了些，花木比从前繁盛了，池子也开通了。』苏侯道：『我这几年也实在忙，竟没有一日空闲。倒是你们师母，心上想来逛逛，如今天气又热了。』子云道：『门生回去叫门生媳妇择个日子，请师母与世妹逛园。』苏侯道：『等天气秋凉再看罢。』子云又问春航之事，苏侯道：

『年兄为此而来，老夫怎好推却！请致意田修撰就是了。』子云深深打了一躬谢了。

苏侯又问他：『椿萱在任安好？想常有府报回来？』又问：『令兄在淮扬也好？』子云道：『家严是前月打发家人进京来的，托赖安善，僚属军民以及外洋客商，尽皆静谧，物阜年丰，颇称安逸。家兄新署运司，前月有禀贴与老师请安的。』苏侯道：『不错，不错，我也才写了回信，几天就忘了。又带了些东西来，我还没有道谢。』子云欠身说声『不敢』，又道：『家兄今年又添了个舍侄。』苏侯道：『一发恭喜！』又问道：『令泰山如今升到福建，比云南自然好些？』

子云道：『前在云南巡抚任上，事情还少；如今是浙闽两省，且兼着外洋，却繁得多了。』苏侯道：『你们泰山是与我同年，又且同馆，这件事他想与你们讲过。我们留馆那一日，他晚间做梦，仪从纷纭的到一处地方，一个牌楼上面，写着「福地」两字，他预先知道要到福建去的。他的令郎，今年几岁了？』子云道：『今年才八岁。』苏侯道：『他比我长四岁，今年五十五岁，已有八岁的儿子。我五十一岁，却一个也没有。』子云道：『就五十外得子，也不算很迟，德门世胄，无须虑及此的。』苏侯道：『我已不作此想了。尊大人今年是六十几了？』子云道：『家严六十三，家慈六十二。』苏侯道：『尊翁是何等福分！那年在京时是五十九了，须发光黑，哪里象花甲之人！正是龙马精神，我们是比不上的。而且尊公的福气，那是世间全福，就是令泰山也比不上他。』子云道：『总是天恩祖德，家父一路算平稳，没有遇着风波。至于家岳，也就遇着好些蹭蹬的事。』苏侯道：『海楼先生过于耿直，我想做他的属员是不容易的。』又问道：『今年有个点庶常的叫史南湘，是大名道史同年的儿子。这人』

倒有些才名，只不见他出来。』子云笑道：『史竹君是个清高疏放人，现寓在门生园里。老师有教训他的话？』苏侯道：『也没有什么话。我就听得有人说他，见那些前辈的礼数不大合式，有人议论他狂。或是他才入翰林，不知这些礼数，也未可知的。至于那前后辈的规矩，也太严，就是我从前在馆中，也有人议论的。以后教他留点神就是了。』又道：『今年秋间有宏词之时，这个科名已有五十年没有考了。年兄广交于那些海内人才及世家子弟，有所见闻，有真才实学的么？』

子云道：『老师垂问，门生不敢不对。海内人才甚广，门生孤陋，也不能广交。但在世家及各大员子弟，与四方乡、会试诸名宿，门生熟识往来却也不少，但是人云亦云的多。就有一位老前辈，近来又赴任去了，叫屈本立。想现任官在京也不能考的。』苏侯道：『屈道生么？他是孝廉方正，可惜了屈在下位，不然倒好保他。还有那南京名宿金粟，也因限于成例，不能保举的，真真令人可惜！此外呢？』子云道：『此外尚有几个，都是英才未发的人：翰林院侍读学士梅公之子名子玉，目下少年中有景星、凤凰之誉。』苏侯点点头。子云又道：『已故翰林院编修颜庄之子，名仲清；现任礼部尚书刘大人之子，名文泽；内阁学士王大人之子，名恂；此外还有苏州拔贡生高品，湖南优贡生萧次贤，这几位者都是名下无虚，与田修撰、史庶常朝夕观摩，是门生往来无间的。其余不知其他，不敢滥举。』

苏侯听了，撚髯大笑道：『怎么你举的人，多半是我的年侄？你不要阿私所好，叫我听了喜欢！』子云道：『这个门生怎敢！至于老师的同年故旧，门生却也不能尽知。』苏侯笑道：『这是老夫戏言，年兄岂肯阿私所

好！你方才说这几位，就是那两位明经，我不知道他家世；至于梅铁庵、王质夫、刘定之，及已故的颜穆堂，还有你令泰山袁海楼，与史庶常的令尊史鉴湖，都是我们同年。现在还有些做部属司官的，有几位做州县的。这也是人生不齐之数。我们这一科也就算好了，已经有好几位坐了一品。』又讲了些别的话。子云坐久了，见时候不早，告辞出城。在车内想了一会道：『湘帆太便宜了，不如等他来求我，我再与他讲。』便一径自回宅子去了。

明日，春航果然来找子云，子云只推宅里有事，叫春航在南湘、次贤处等了一日。明日又来，子云又不见他。春航明知子云故意作难，然心上又恐怕此事不谐，只得忍耐了性子。第三日又来，才见了，子云笑道：『这几日吾弟有甚么要紧事，连日来找我？』春航笑道：『已经三顾了。我知道前日失言，仁兄因此怪我。』子云笑道：『岂有此理！我辈肝胆之交，就说错句话，也断无怪理！』却说闲话，不提苏侯的事来。春航性急，只得问道：『前日吾兄进城会见苏老师么？』子云道：『谈了半日，到赶城出来的。』春航见他神色不象，心中疑虑，只得问道：『所托之事怎样？』子云道：『有几分可望。』春航听了大疑，心中想道：『据杨老师说是他愿意，怎么如今只有几分可望？此话怎说？难道杨老师是一厢情愿的话么？』便问子云道：『据吾兄看，他的意思是怎样？与敝房师之言对不对？』子云道：『苏老师却是赞吾弟，人材学问真不愧状元，联姻原可，就不晓得哪里听了一句闲话，我却替你分辨了许多话，他方才半疑半信，再商量。』

春航听了，倒猜不着什么意思，便问道：『他听了什么闲话？』子云道：『我说又恐怕你要恼，我不说罢了。』

春航道：『我恼什么，吾兄只管实说。』子云笑道：『那句话问得我也好笑。他说：「我听说现有个状元夫人在家，也姓苏，还是有恩于他，怎么还要续弦呢？」』春航臊得满脸通红，说道：『岂有此理！吾兄怎么讲起这些玩话来？弟固不足惜，兄应为媚香留一地步。』子云笑道：『这是他的话，关我甚事？』春航笑道：『吾兄也玩得我够了，倒底怎样？如今倒不是他求我，是我求他了。』子云道：『你肯去求他吗？若专心去求，跟紧了他一个月、两个月后，自然他发起善心来，应许你了。』春航听他句句机锋，心上有些气，面上有些羞，因是子云，不好顶撞他，只得陪笑说道：『并不是我要紧，是我家慈之命，以早成为妙。今日家慈又谆谆的命弟拜求仁兄，务以早成。将来命弟一总叩谢！』子云大笑，看着春航道：『你真是个好汉子！跌得下，爬得起。既说是老伯母慈命，愚兄敢不竭力为弟一谋！或者竟可有成也未可定。』

春航大喜，连连谢了。只见次贤、南湘进来，大家坐了。子云即将苏侯问南湘的话，与南湘说了。南湘听了，不觉双眉一扬，说道：『没有什么错处？我也照着人一样。况且那一天同着人去的，并不是我一人。怎么就是我错，又单是我狂呢？这就难了！这就难了！』春航笑道：『礼数是不会错的，或者你那神色之间有些错处，也未可知。』南湘瞅着春航道：『我倒请教教你，什么叫神色之间有些错呢？』大家也就不言语了。次贤问子云道：『湘帆的事如何？』子云道：『可成。』又将苏侯向他访些真才实学的人，就将对苏侯所举那几个一一讲来。又对南湘道：『原来你们都是年谊。』南湘道：『原是年伯，但从前却不大往来。』子云道：『闻考宏词定于八月初一日，如今只有两月多了，怎么高卓然还不见来？』春航道：『他连信也没有一封，不知在家做什么，真

荒唐极了！』次贤道：『我想卓然必是羁留在什么地方，大约下月总会到来。他在家里，是要本省督抚保荐的。』四人谈了一会。

春航辞回，将子云去说亲的话，一一告禀。太夫人甚为欢喜，即又请子云前去说定，择日先过贴子，俟定日之后，再行纳采。后来定于七月初七日。春航将此事与蕙芳说明，蕙芳也替他欢喜。春航又述子云之言，说这位苏小姐象你竟到九分。蕙芳笑道：『这不是糟塌人么？一个千金小姐，象了我还说好，我们算什么入呢？』春航道：『只怕未必如你。若果然象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当他菩萨供养，天天拜他！』蕙芳笑道：『你嘴里常说，我就没见你拜过谁。』春航笑道：『你要我拜么？我就拜！』果然先对蕙芳作了一揖。蕙芳一笑。连忙走开道：『不要折杀了我，留着拜你那位状元夫人罢！』春航笑道：『方才倒有一人讲……』蕙芳道：『讲什么？』春航想了一想道：『没有讲什么。』蕙芳道：『你说方才有人讲，怎么转口又说没有呢？』春航道：『讲就讲那状元夫人的一句，原是姓苏。』蕙芳脸一红，瞅了春航一眼。春航不敢再说，蕙芳也不问了。

春航道：『你也应该成个家才好，就是配得上你的人少。』蕙芳道：『这话倒也不错，我也这么想。我们对亲，好人家是不肯的；那小户人家的女儿，我又不要。况且我们这些人，被那些无耻的东西闹得不象个样子，谁肯信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呢？我想与其娶小家之女，倒不如娶大家之婢，那礼貌性德倒是见惯的，也没有那小模小样。就是一件，只怕主人已先受用，这倒十有八、九。』春航笑道：『这是必有之事，我想度香家的丫鬢就少。』

蕙芳道：『度香自然是有好的，他家的闺范也好，从没有遇见丫鬟们到园里来。况且隔着一条街，也不便来。只闻得华公子的丫鬟最多，而且都好。我们有一回在他家唱戏，看见帘子内有一大群，有男装的、有女装的，粉白黛绿，也望不清楚。』春航道：『将来苏侯赠嫁过来，我想必有几个丫鬟。如果有好的在内，我送一个与你。』蕙芳笑道：『多谢，多谢！那时我只好在这里伺候一辈子，算田、苏两姓家奴了。』春航道：『言重，言重！我自有个道理，决不教你受一分委屈。而且也是顽话，知道有好的没有好的？我想世间错配的真有，咱们家里的周小三，倒有这么个好女人，岂不冤枉了人！』蕙芳道：『你爱他么？』春航道：『岂有此理！我不过说说罢了。』蕙芳道：『这爱字也没有什么要紧。爱好之心，自然各人难免的。这三姐不但人生得好，而且还灵慧异常，倒是个贞节妇人呢！』春航笑道：『灵慧有之，贞节未确。』蕙芳笑道：『你没听见他收拾过潘三么？』春航笑道：『也有所闻。那是潘三这般嘴脸，自然应收拾的。你方才说爱好之心人人有之，设使你做了潘三，他就不忍收拾你了。』蕙芳道：『你何不试试他？他在你这里，就想收拾你也不敢的。』春航笑道：『一发胡说了！』

忽然跟班的来请道：『房师杨老爷有要紧话商量，就请老爷过去。』春航即吩咐套车，换了衣服去了。蕙芳此时闲着，一人在寓里也闷，唯有到各相好处走走。春航去了，蕙芳正走出来，忽听得咕咕略略之声，一回头看是三姐，蕙芳笑面相迎。三姐也笑盈盈的说道：『好几天不见你来。』蕙芳道：『我倒天天来的，就不见你出来。』三姐道：『老爷出门去了？』三姐把蕙芳腰间的表套子看了一眼道：『这个我也会做，我还会做戳纱的荷包。』蕙芳笑道：『何不赏我一个？』三姐笑道：『我的东西不给人。』蕙芳道：『将针线给人，也不要紧。』

三姐瞅了他一眼，问道：『你今年贵庚了？』蕙道：『十九岁了。』三姐道：『倒与我是同庚。只怕月分总比
我小，你是几月？』蕙芳道：『三月。』三姐道：『我比你长，我是正月。』蕙芳道：『你是我的姐姐，我以后就叫你
为姐姐。』三姐笑道：『我不配。』蕙芳道：『我又冒失了！我原不配做你的兄弟。』三姐道：『我说我不配，你有
什么不配呢？你肯叫我姐姐，我就叫你兄弟。』便接口叫了一声『兄弟』，蕙也叫了一声『姐姐』。又道：『我前日
真怪你有点冒失，怎么你问起潘三那事来？这事干我什么事？那是你姐夫做的事情，与三兄弟报仇。我瞧还
没有瞧见潘三是什么样儿呢！这句话你若问了别人，只怕就不好，幸亏是我。我因为是你问我，我所以不肯恼
你，若第二人，我依他么？兄弟，我明日送你对荷包。你只别告诉人说我给你的。你若说了，惹得这个又来要，
那个又来讨了。』蕙芳谢了。又立谈了一会，各自散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

话说春航已聘了苏侯的小姐，只等七月七日完毕婚姻。五月过了，正是日长炎夏，火伞如焚。且说刘文泽补了吏部主事，与徐子云同在勋司，未免也要常常上衙门。这些公子官儿，哪里认真当差，不过讲究些车马衣服，藉着上衙门的日子，可以出来散散，戏馆歌楼，三朋四友，甚是有兴。

一日，文泽回来，路过林春喜门口，着人问了春喜在家，文泽下了车进去。远远望见春喜，穿着白绫衫子，面前放着一个玻璃冰碗，自己在那里刷藕。见了文泽，连忙笑盈盈的出来。文泽道：『你也总不到我那里去。你前日要找那白磁冰桶，我倒替你找了一个，而且很好，不大不小的，我明日送来给你。』春喜道：『多谢你费心。我说白磁的比玻璃的雅致些。』文泽看了书室中陈列，便道：『你又更换了好些？』春喜道：『你看我那幅画，是黄鹤山樵的，真不真？』文泽道：『据我看不象真的。』春喜道：『静宜给我的，他说是真的。』文泽笑道：『若是真的，他也不肯给你。知你不是个赏鉴家。』春喜笑道：『好就是了，何必认真假！』

文泽见春喜两间书室倒很幽雅。前面一个见方院子，种些花草，摆些盆景，支了一个小卷篷。后面一带北窗，墙子内种四、五棵芭蕉，叶上两面皆写满了字，有真有行，大小不一。问春喜道：『这是你写的么？悬空着倒也难写。』春喜道：『我想「书成蕉叶文犹绿」之句，自然这蕉叶可以写字。我若折了下来，哪有这许多蕉叶呢？我写了这一画，又写那一画，写满了，又擦去了再写。横竖他也闲着，长这些大叶子，不是给我学字的么？我若写在纸上，教人看了笑话，这个蕉叶便又好些。我还画些草虫在上面，我给你瞧瞧，不知象不象？』便拉了

文泽走到后面，把一张小蕉叶攀下来，给文泽看，是画些蜻蜓、螳螂、促织、蜘蛛，各样的草虫。文泽笑道：『这倒亏你，很有点意思。只怕你学出来，比瑶卿还要好些。』

春喜道：『瑶卿近来我有些恨他。他的画自然比我好，但他学了两年，我是今年才学的。春间请教请教他，不是笑我，就是薄我。问他的法子，他又不肯说，近来我也不给他看了。我倒常来要我的看，我总要画好了才给他看呢。我问静宜要了许多稿子，静宜说我照着画，倒不要看那芥子园的《画谱》。』又笑嘻嘻的对着文泽道：『我与你画把扇子。』文泽道：『此时我不要，等你学好了再画。』春喜道：『你们势利，怎见得我此时就画得不好？你若有好团扇，我就加意画了。』说罢，就跑了进去，拿了一柄团扇出来，画着一枝杨，有一个螳螂扑蝉，那一翅张开，一翅在螳螂身上压住，很象嘶出那急声来；那螳螂两臂扎住了蝉项，口去咬他，两眼鼓起，头上两须一横一竖，像动的一样。文泽看了，大赞道：『这是你画的么？』春喜点点头。文泽道：『我不信！』春喜道：『你不信，我当面画给你看！』文泽道：『你将这把扇子给我罢。』春喜道：『这把扇子我自要留的。』文泽道：『我不管你留不留，我只要这把，你落了款罢。』春喜只得落了款，送与文泽。文泽道：『看你这画，已经比瑶卿好了，字也写得好。』春喜道：『瑶卿原只会画兰竹与几笔花卉，山水尚是乱画的，草虫他更不会。此时说我比他好，我也不安，将来或者赶得上他。』

正说话间，只见仲清、王恂同着琪官、桂保进来。文泽见了大喜，问道：『怎么今日不约而同，都到这里来？』仲清道：『庸庵要到蕊香那里去，却遇见玉艳，想同到新开的庄子里去坐坐，见你的车在门口，所以进

来。』文泽道：『莫非就是那唐和尚开的安吉堂么？闻得那地方倒好，他又将寺里几间房子也通了过去。我们就去。』春喜道：『怪热的天，在这里不好吗？』桂保道：『那里也好，内另有几间屋子，摆满了花卉，大天逢，凉爽得很，倒是那里好。』即催了春喜换了衣裳，都上车到了安吉堂。

对门车厂里卸了车，文泽等走进。掌柜的忙出柜迎接，即引到后面一个密室，却是三间，隔去一间，并预备了床帐枕席。外面摆了两个座儿，一圆一方，都是金漆的桌凳。上面是铺炕，挂了四幅屏画，是画些螃蟹，倒还画得象样。上头挂一块桃红绸子的贺额，写着『九重春色』四字，上款是『归云禅师长兄、瑞林亲台长兄开张之喜』，下款也是两个人名字。一副珠联对联，写的金字是：

磨墨再烦高力士；

当炉重访卓文君。

众人看了大笑。仲清道：『怪不得这里热，被这些联额字面看得出汗。』再看两边墙上两个大横幅，一个姓马的写的字，其恶俗已到不堪。那一幅画甚离奇，是画的张生游寺。文泽等又笑了一阵。

掌柜的进来张罗了一会，亲手倒了几杯茶，出去遂换走堂的进来点菜。王恂道：『这里的生炒翅子、烧鸭子是出名的，就要这两样。』各人又分要了好些，皆是凉菜多、热菜少。走堂的先摆上酒杯小菜，果碟倒也精致。送上陈绍、木瓜、百花、惠泉四壶酒来。放下一搭纸片，那边桌上点了一盘小盘香。中间一个冰桶，拿了些西瓜、鲜核桃、杏仁、大桃儿、葡萄、雪藕之类浸在冰里。首座仲清，次文泽，次王恂，琪官、春喜、桂保相间而坐。

来了几样菜，各人随意小酌闲谈。

文泽问子玉，还是前月初七日送行时见他。仲清道：『庾香以后大约未必肯出门的了。我们去看他几次，他又病了几天，俨然去年夏天的模样。他这个元神，此时正跟着玉依在长江里守风，只怕要送他到了南昌才肯回来呢。』琪官听了眉蹙起来，神情之间颇有感慨，说道：『初六那一日，我请他们叙了半日，虽然彼此啼哭，却也还劝得住，不料至皇华亭，彼此变成这形象。我此时想起，还替他们伤心。』王恂道：『那天幸是没有生人在那里，若有生人见了他们这个光景，岂不好笑！玉依倒还遮饰得过，有他们一班人送他，自然离别之间倒应如此的；就是庾香遮饰不来，直着眼睛，拉他上车，还挣着不动。又有那一哭，到底为些什么事来？幸亏度香催道翁走了，不然他见了也要猜疑。』文泽道：『可不是，庾香与湘帆比起来，正是苦乐不同。湘帆非但与媚香朝夕相亲，如今又对了阔亲，偏偏又是个姓苏的，而且才貌双全。你道湘帆的运气好不好？我看咱们这一班朋友，就是他一个得意。』仲清道：『自然。』王恂道：『竹君近来倒没有从前的意兴，这是何故？』仲清道：『竹君么，他因不得鼎甲，因此挫了锐气。如今看他倒有避热就凉之意，是以住在怡园，不与那些新同年往来。』文泽道：『今年你们若考中了鸿词科，也就好了。倒要劝劝庾香，保养身子要紧。』仲清、王恂点头。

桂保对王恂道：『从前我在怡园行那一个字化作三个字的令，你一个也没有想得出来。我如今又想了一个拆字法，分作四柱，叫做「旧管」、「新收」、「开除」、「实在」四项。譬如这个酒字，』一面说，一面在桌子上写道：『旧管一个酉字，新收一个三点水，便成了一个酒字；开除了酉字中间的一字，实在是个酒字。都是这样。』

你们说来，说得不好，说不出的，罚酒一杯。』春喜道：『这个容易，也不至于罚的。我就从天字说起：旧管是个天字，新收一个竹字，便合成了一个笑字；开除了人字，实在是个竺字。』众人赞道：『好！』琪官道：『我也有一个：旧管是个金字，新收一个则字，』说到此，便写了一个则字，『开除了一个贝字，实在是个钶字。』桂保道：『金字加个则是个什么字？』琪官道：『有这个字，我却一时说不出来。』春喜道：『这个字好像是铡草的铡。』琪官道：『正是。』桂保道：『以后不兴说这种冷字。若要说这种冷字，字典上翻上一翻，就说不尽，且教人认不真，有甚趣味？』琪官被驳得在理，也不言语。仲清道：『倒也有趣，我们也说几个。我说旧管是个射字，新收一个木字，是榭字；开除身字，实在是村字。』桂保道：『好！说得剪裁。』文泽道：『旧管是个圭字，新收一个木字，是桂字；开除了土字，实在是杜字。』王恂道：『旧管是个寺字，新收一个言字，是讨字；开除了土字，实在是讨字。』桂保道：『这个比从前的田字讲得好了。我说旧管是个一字，新收一个史字，是吏字；开除了口字，实在是文字。』琪官道：『我的旧管是个串字，新收了心字，是患字；开除了口字，实在是忠字。』春喜道：『我旧管是昌字，新收门字，是个闾字；开除了日字，实在是间字。』仲清道：『我旧管是贱字，新收三点水，是溅字；开除了贝字，实在是浅字。』文浅道：『我旧管是波字，新收一个女字，是婆字；开除了波字，实在是女字。』春喜道：『怎么说？闹错了！旧管是波字，怎么开除也是波字？新收是女字，怎么实在又是女字？内中少了运化。』桂保道：『这要罚的。』文泽笑道：『我说错了，我是想得好好儿的。』便说道：『开除是皮字，不是波字。』琪官笑道：『这是什么字？一个婆字少了皮字。』春喜道：『要把那三点水揪下来，把女字抬上去，不是个汝字？』文

泽笑道：『正是汝字。』桂保道：『太不自然，要罚一杯。』文泽笑道：『不与你们来了！』饮了一杯。

王恂道：『旧管是眇字，新收三点水是渺字；开除了自字，实在是沙字。』桂保道：『旧管是土字，新收了口字，是吉字；开除了一字，实在是个古字。』文泽道：『这张口可惜生下了些，凑不拢，也要抬上些才好。』众人皆笑。桂保道：『这个批评，未免吹毛求疵。就算略差些，也用不着抬女字的那么使劲。』众皆大笑。琪官道：『旧管是胡字，新收三点水是湖字；开除了沽字，实在是月字。』春喜道：『旧管是邑字，新收个才字，是挹字；开除了口字，实在是把字。』文泽道：『这个令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不说了！还说别样罢。』

饮了几杯酒，只听得隔壁唱起来。众人听是唱的《南浦》道：

无限别离情，两月夫妻一旦孤零。

桂保谓春喜道：『小梅，你近来很讲究唱法，南曲逢入声字，应断还是可以不断呢？』春喜道：『若说入声是应断的。』桂保道：『自应唱断。你听方才唱的，却与我们唱的一样，笛上工尺，妻字是五六工尺工；一字，笛上工尺是六五。你听「两月夫妻一旦孤零」，这一字怎么断呢？』春喜道：『这是要把板眼改正了，就断了。如今唱的工尺，妻字的五字，自中眼起，六字的腰板，工字的头眼，尺字的中眼，工字的末眼；一字上的工尺，是六字的头板、头眼、中眼，五字的末眼，如此唱法一字怎么能断？然一字不断，究竟不合南曲唱入声的规矩。你要这一字断，却也不难，只要将妻字上的工尺五字拖长，六字改为中眼，工字改为一字的头板，尺字改为一字的头眼，六字改为中眼，五字改为末眼，音节截断，便合南曲入声唱法。』一手拍着桌子道：『你听「两月夫妻，一旦孤

零。』

桂保道：『你真讲得不错。』又道：『你知道唱南曲有用一凡工尺的没有？』春喜道：『南曲是没有一凡的，是人人尽知。唯有一处，我问过你令兄，他是个刺杀旦，我问他南曲笛子上有一凡没有，他也说没有。我说你做《刺梁》那一出，是南北合套，梁冀所唱之曲，皆系南曲。到「看报」时唱的「酒困潦倒」，这「潦倒」上的工尺，就吹出一凡。因为「鸟飞霞」接唱北唱，不能不出调，所以非一凡不可。说南曲用一凡，就只有此一处，并无第二处。』桂保点点头道：『我也听得我哥哥与人讲，大约还是你对他说的。』

春喜道：『若说不讲究唱也罢了，既要讲究，唱错的还不少呢。譬如那《小宴》一出，南北合套，音节最好，若以人之神情摹想当日光景，至《惊变》处，唱到「恁道是失机的哥舒翰」，非用五六五出调高唱不可。既「惊变」矣，则仓皇失措之神，自在言外。且下文还有「社稷摧残」等语，慢腾腾低唱，是何神理？』琪官道：『这也论得极是。我想那些口白，也都有不啻当处。一气说完，后来唱出，全无头绪，若断章摘句起来，几至不通。』春喜道：『可不是么！譬如《阳台》一出，出场时一口说尽，所以后头唱的曲文与口白文气不接。如今班中唱的个个是如此，要依我就改他口白。』桂保道：『怎样改呢？』

春喜道：『你记第一段的口白是「望大王爷早赐报应」与《滚绣球》一支「他困功名阻归」，文气不接。第二段口白「在神前焚香设誓，与《叨叨令》一支「那天知地知」，文气又不对。第三段口白「勾去那厮魂灵与奴对证」。与《脱布衫》一支「他好生忘筌得鱼」，文气又不接。依我要把第一段口白「奴家敝桂英，因王魁负义再娶，

要到海神庙把昔日焚香设誓情由哭诉一番，求个报应。来此已是，不免径人。」把这一段说完，讲庙，再向大王爷案前哭诉，之后出只说「奴家敝桂英与济宁王魁结为夫妻，谁想他负义又娶。妈妈逼奴改嫁，奴家不从，致遭殴辱。忿恨难伸，故到殿前把已往从前之事，诉告一番，求大王爷早赐报应。当时那王魁呵！」再唱那《滚绣球》一支，文气便接。唱完之后，再说「定盟之时，神前设誓，誓同生死；若负此心，永堕地狱。呵哟，是这么的噫！」这才是「神前设誓，天知地知」呢。这支唱完，说道，「不是奴家心肠忒狠，他到京中了状元，另娶韩丞相之女为妻，一旦把奴休了，是令人气愤不过噫！」把他头一段口白分作三段，这就通身文气都接了。『仲清、文泽、王恂道：『这都改得好。但如今讲究唱昆腔的也不少，怎么就不晓得这些毛病呢？』春喜道：『唱清曲的人，原不用口白，他来改正他做什么？唱戏曲的课师，教曲时总是先教曲文，后将口白接写一篇，挤在一处，没有分开段落，所以沿袭下来，总是这样。』

众人正在谈得高兴，只听那间房后面角门一响，房内脚步声，有人走出来。众人留心看时，帘子一掀，钻出个光头来，穿件黄绫丝短僧衣，蓝绸裤子，散着裤脚，趿着青线网凉鞋，摇着鹅毛扇子。见了众人，满面堆下笑来，抢步上前，和着双手，半揖半叩的见文泽等三人，又与桂保等三人拉了拉手，原来是唐和尚！文泽让他坐了。唐和尚鞠躬如也，坐在炕沿上。走堂的倒了一盅茶给他，唐和尚道：「这茶不好，你另沏壶雨前，放些珠兰在里面。少爷们在此，好好的伺候！」走堂的笑嘻嘻的答应了。

唐和尚道：「今日少爷们这么高兴，到小庄来？」王恂道：「我们来过多回了。」和尚笑道：「少爷说谎，今

日尚是头一次。少爷们若到来，我没有不晓得的。如果酒多了，还可以里面坐坐。」文泽道：「那倒不消。我们闻了那气味就要醉的。」唐和尚道：「如今田老爷是贵人，他搬出后，我也没有见着他。好容易一年之内，中举、中进士、中状元！是天上文曲星，人间岂常有的？不是我说，也幸遇见了那位苏相公，倒被他管好了。未见那苏相公以前，田老爷又不是如今的魏大爷一样？天天锁着房门，在戏园里过日子。那位高老爷更有趣，我不敢见他的。远远的见着他就躲起来，不然就是贼秃长，贼秃短，嬉皮笑脸的，没有玩笑不开口。有一回玩得我苦：我们寺里做法事，他不晓得哪里去买了一个角先生，塞在我袖兜里。后来有些客来，在房里闲谈，我热了脱衣，一翻袖子落了下来，惹得那些人大笑，说我买去送尼姑的。他还将白粉在那先生脑袋上写了四个字，是「归云小像」，臊得我要死！停一停我见了，他忍不住笑，我才知道是他算计我。我说「高老爷你这么刻薄，我天天拜佛，保佑你多下一场！」去年果然应了我的口，没有中，不然他今年榜眼没有，探花是一定有的。」仲清等大笑。

唐和尚道：「我听得说，这苏相公如今也出了班子，田太太认他为义子，宅里都称他为二老爷，是真的么？」文泽道：「没有的话。苏相公也没有住在那里，他们下人称呼他为苏大爷是真的。」唐和尚道：「这苏相公本来好，斯斯文文，和和气气，见了我们也是待得一样，毕恭毕敬，不当我们是个和尚，少了头发看待。不象那个什么琴相公，在华府里的，见了人板着脸，一点笑脸也没有。」

王恂道：「方才里头吹唱的是谁？」唐和尚道：「那就是魏大爷。」文泽道：「哪个魏大爷？」仲青道：「魏

聘才，在这里作寓。」唐和尚道：「魏大爷，想少爷们都认识的？」王恂道：「认识之至！」唐和尚道：「这个人真好，真是个好满场飞！近来他也要出京了。方才是杨八爷、张、顾二位师老爷在那里，大家高兴，唱了几支曲子。」仲清道：「他出京怎吗？」

和尚道：「他捐了个从九品，如今是分发湖北去了。这也是他运气好，正月里被贼一偷，偷去衣服、银钱等物，共有千金，也就把他的家私去了一半。后来他又包了那个玉天仙，每月一百五十吊钱，四五个月也支持不来，渐渐的当卖东西起来。我常常劝他道：『婊子无情，兔子无义。你的钱也干了，他的情也断了。』谁知这玉天仙竟不给人料着，他与魏大爷十分相得，竟拆散不开，倒拿出他的积蓄来，与他捐了分发，说定了嫁他，到出京时同走。这魏大爷以后非但不要花钱，倒还可以使他的钱。谁料婊子之中，也有这等有情有义的人，不是奇事吗？最可笑的是那潘三，他因欠玉天仙的嫖钱不能还，他就引他的表侄去逛，留他表侄住下，他就偷跑了，他表侄住了两夜才明白。及至要走，那些捞毛的要钱，又不叫他走。他表侄没法，只得同那婊子坐了车回家，当了两票当，才打发了婊子。他表侄忙至潘老三家内告知，家中大闹了一场。潘老三没法，只得将手腕上的肉自己咬下了两块，人都说他为嫖割股！你们说这个自行伤，可笑不可笑？」于是大家大笑道：「那潘三本不是个东西！」

文泽道：「我知道你与奚十一相好。」唐和尚道：「这奚大老爷，闹得很！今年生了毒疮，几乎性命不保，还是我医好他的。如今他也要到班了，七月内有缺，就是他的。我想人生聚散是一定的。去年有位富三老爷，是

◎

中國歷代

沐才集

卷七二一

一一二六三

魏大爷相好，魏大爷托我照应，才选了湖北。有个贵大爷，是富三爷的相好，他们是朝夕不离的，也得了湖北的同知，如今魏大爷又要到湖北去了，他们这三位相好，仍旧聚在一处，岂不是缘分么？譬如你们三位，也是天天相见的，在京做官是一样，将来如果都放了外任，一个做抚台，一个做藩台，一个做臬台，仍旧的聚在一个城内。岂不有趣！』说罢大笑，恭维得文泽等甚是欢喜。那三个相公看着唐和尚肋肩谄笑，好不难看。

仲清道：『连日未见瑶卿。』琪官道：『瑶卿近日从着吉甫学琴呢，竟是足不出户。吉甫也真好静，他当日教过梅卿弹琴，自梅卿死后，他的《梅花三弄》是再不弹的了，你说这也算深于情了！』仲清道：『吉甫的人本沉静高雅，于这些文玩上无不精通。』桂保道：『提起瑶卿，昨日吉甫说他有了化身了，与他同名。』王恂笑道：『不是去年看见的黑保珠吗？』桂保道：『不是。这是苏州人，姓沈，也叫宝珠。昨日在素兰家，见有人作一篇传，今日恰好带来，你们大家看看。』遂从靴掖内取出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伶氏沈，宝珠其名也，吴人。业伶于京师，有声。父疾久弗愈，伶割臂肉和药进，世俗之传割肉疗亲也。事泄且弗效。伶裹疮甫毕，有召伶奏技者，念弗往父必疑，乃负痛往。而是夕大风沙，至宴所，疮发血溢，狼狽归，医之数旬始愈，其父疾亦竟瘳。或尤之曰：『人而伶矣则辱亲，臂而割矣则亏体，是尚谓之孝乎？』解之者曰：『君子之论孝也严，而严之所以责贤者，《春秋》不尝药、书弑之类也；而宽之所以励中人，前史及郡、县志所载割股、庐墓之类是也。得此于众人，犹将搜罗而表章之，况伶人乎？且伶鬻自髻龄，辱亲非其罪也。当割臂时，伶知爱其亲而已，毁誉庸所计乎？予惟天性之良，不隔贵贱，观于此，而孝

悌之心油然而生矣！为作《孝伶传》。

看毕，文泽等叹息道：『这也算得奇事！我们也该替他表扬表扬，竹君《花选》又该续刻了。』

大家谈论，日已西沉，文泽等也要散了。王恂叫走堂的报帐，文泽又抢作东，两人争执，谦让一回。唐和尚对着走堂的把嘴一扭，走堂的出去交代了柜上，进来说道：『这帐两位少爷不用争会，唐大爷已会过了。』文泽道：『这怎么说？』王恂道：『断无此理！』唐和尚笑道：『些须敬意，三位少爷肯赏脸常来坐坐，就沾光多了，况和尚没有折本的买卖，明日就拿着缘簿到宅里来，少爷只要多写一笔就是。』说了又大笑，拿着扇子在他们三人身上搨了几扇。仲清等倒不好再说，只得谢了一声，说：『我们竟吃到十一方了！』说着大家又笑了一阵，带了三旦出来。唐和尚与掌柜的送出大门，看上了车，方才进去。

却说魏聘才与玉天仙相好，倒得了他的嫖钱，捐了分发，掣着湖北，好不有兴！已另租了几间房子，从寺里搬出来，与玉天仙同居。这两月置备些出京物件，已买了一个丫头，雇了一个老婆子，玉天仙做起奶奶来。

这玉天仙本是扬州瘦马，到京来颇有声名，但年纪已二十七岁，比聘才大了两年。相貌极为标致，看着还象二十来岁人，更兼弹唱皆精，与聘才甚为合意，故成了夫妻。聘才想起去年元茂所借之当，还没有归还，便到孙宅去找他。谁知元茂同他两个舅子下通州赴考去了。只好认了晦气。到出京那几日，一起一起的饯行；潘其观、奚十一、张仲雨、冯子佩、杨梅窗、张笑梅、顾月卿、唐和尚等，轮流作饯，唐和尚的庄子好不热闹。聘才又辞了几天行。

白菊花未从良时，与玉天仙同在一局，且甚相好，结为异姓姊妹。玉天仙长菊花两岁。菊花与奚十一讲了，要请玉天仙过来饯行，奚十一岂有不肯之理？即请了玉天仙到家。菊花出外迎接，到了里面见了礼，坐下各谈契阔。

玉天道：『我见四妹从了良，又遇见这位多情的老爷，我便心上羡慕。不料我的运气不好，去年吃了一场官司。我看这个魏大爷倒很有情，为我吃了这些苦，还是待我一样，而且比前更好，所以我定了主意，嫁了他。又见他手头不宽，在京里费用大，候选无期，遂把历年积下的东西与他捐了分发。虽然是磕头虫，倒底也算个老爷，比咱们接客时总强了。』菊花道：『自然。姐夫虽是个小官，姐姐倒底是位太太，你妹夫虽是个大老爷，妹子终是个偏房。衙门虽比你家大些，这名分是不及你。而且他家里还有好几房人在家，将来知道怎样？哪里及得姐姐一马一鞍的安稳！况且姐夫又年轻又俊俏，人又能干，哪里选得出这种人呢？』玉天道：『你见过你姐夫么？』菊花道：『姐夫也常来找我们老爷，所以我也看见过他几次，人才是没有说的！』

玉天仙面有喜色，笑道：『只要裙里香，管他十二房！妹妹这么个人，妹夫岂有不一心一意的？你看那杨八妹夫，也是个从九，再没有选期，尽仗着看风水，能赚多少人？他家里也利害，如今与六妹妹也远了。那六妹妹也真教他赚苦了。那个人才没良心呢！听说他上了回江南，也不知是谁赚他，叫他给门户中带了一封信。他到江南就坐着轿子，穿着衣帽，拿着眷晚生的帖去拜，到了门投了帖。还是轿夫说：「老爷，这是个忘八家。」他才没有进去。你说怯不怯？」听得菊花也欢喜了。二人又笑了一会，就叫了个女先儿来唱了半天，又叫个耍

猴儿的来玩了一回。

玉天仙吃了饭，谢了菊花要回，菊花送出来，到了二门，两人还是依依的，拉着手站住说话。姬亮轩在书房里听得清清楚楚，便剝破窗纸，闭着一眼，睁着一眼，从窗隙里望将出去。先见一个老婆子，拿了衣包，又一个小丫头，拿了一根长烟袋，一把团扇。只见玉天仙，一身华服，满头珠翠，很象个奶奶模样；不大不小的一个容长脸儿，容光滑结，体态风骚；裙下金莲，约有四寸，甚是伶俐，比菊花身材略高了些。菊花穿件蛋清纱衫，内衬桃红衫，下是月白纱裤，穿着厚底堆绒蝴蝶鞋。两鬓堆鸦，高鬓滴翠。脸上微带几点俏麻，美目含情，青容满面，把姬亮轩看得筋酥骨软，口内流涎。谁料这个窗纸还是旧年糊的，风吹日晒，也脆极了。亮轩只顾偷看，把个额角靠在纸上，拍的一响，裂破了一块。玉天仙回头，见窗内有人偷看他们，玉天仙也就走了出去。菊花送出二门，看上了车，转身回来。抬头望见亮轩的窗纸破处，他尚在里面偷看，欲要笑时，已经强忍住，低头进去了。

聘才出京之日，唐和尚直送到十里长亭，洒泪而别。聘才回家，接了父母，同往湖北，后来书中就没有他的事了。要叙李元茂、孙嗣徽在通州小考，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

话说聘才出京之时，曾问元茂要帐，适值元茂赴通州去了。元茂与孙氏昆仲，都冒了顺天籍贯，府、县考过了，到通州院考。租了寓，进了场。元茂遇见了旧日窗稿，是先生改好的，便直笔而抄之。这孙嗣徽如何会做文章？遇见了一个同窗朋友，是个廪生，托其代请枪手。那人与他请了一个人，讲定了八十两银子，写了契约，在场内与孙嗣徽枪了两文一诗。这个嗣元自己又不能作文，又没有雇着枪手，不得已在卷子上一阵乱写，不知写了一篇什么东西。

发案之日，嗣徽、元茂竟进了。复了试，元茂也还勉强得来，嗣徽仍是请人代做。到发落之日，忽然挂了一块牌出来，上写道：

查看宛平县童生孙嗣元文卷，字体草率，一字两格，方言俗语，杂字一篇，无两字可连，无一句可讲。是否系染狂疾，抑或是其本真，殊为可怪。仰通州知州，协同宛平县教谕，严为究问，以正功令，毋得混蒙狗纵。速速！

元茂、嗣徽看了，也不知嗣元卷子上写了什么。嗣徽倒暗暗喜欢，与元茂进去叩见宗师。

宗师见了元茂，倒也没有讲话。孙嗣徽穿了蓝衫、皂靴，把个红糟脸擦得光亮，大摇大摆踱了前去。宗师见了，觉得他与诸人不同，甚是可笑。见他名字与孙嗣元象是弟兄，便问道：『有个孙嗣元，是你兄弟么？』嗣徽道：『是门生舍弟。』文宗笑道：『你兄弟有什么毛病么？』嗣徽随口答道：『舍弟有个结巴的毛病，说话愈

急，愈说不出，此其一；左眼皮高吊起，时时要流眼泪，此其二；遇到门生说话，他即要驳起来，此其三。』文宗听了，笑了一笑。诸生也要笑时，只得忍住。嗣徽得意洋洋的，把肩摆了一摆，自己看看脚上的皂靴。文宗正色问道：『你那兄弟的卷子，写的并不是文章，是写几百个杂字，没有半句可讲，没有两字可连，是何缘故？这样不通人，怎样应过府县考？或是近日得了疾病，所以如此呢，或是本来就是这样？』嗣徽笑道：『若说舍弟有生之初，就有时而昏；有生之后，就无时而明。其府县考之得以有名者，乃门生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，此舍弟之乐有贤父兄也。』诸生忍不住大笑。文宗把案一拍道：『胡说！你就是个疯子，快下去罢！』嗣徽失惊，打了一躬，摇摆出来。诸生掩口葫芦，一齐告退了。

嗣徽上了马，元茂坐了车，一同回寓。嗣元被州官叫了去了。却又得了个喜信，亮功放了安徽凤阳府。嗣徽心中大喜，就想回家等着，下科再花些银子找人枪一枪，就可以拔贡了。无奈为嗣元的文卷尚未问明，只得再待两天。

元茂得了个秀才，也就心满意足，如今又娶了亲，心中一无牵挂。却喜丈人与他父亲同在一省，便可同了媳妇回去，在任乐几年。也为嗣元之事未了，只好同着嗣徽守候。

那日饭后，元茂闷坐无聊，太阳也将落了，独自逛出城来。到了运河边，只见粮船如云，还有些官船，大旗招展，好不热闹。那粮船舱里，也有些妇女们，就望不清楚，把眼镜擦了一擦戴上，沿着河堤慢慢的走去，只管东张西望。见那些卖西瓜的与卖桃儿的，还有卖牛肉的，卖小菜豆腐的，挤来挤去。地下还有些测字摊子。还

有那些缝穷婆，面前放下个筐子，坐在小凳上与人缝补。元茂望着一个缝穷的，堆着一头黑发，一个大髻子歪在半边，插一枝纸花。虽然紫糖色脸，望去象二十几岁的人，倒也少艾。两眼只顾瞅着，慢腾腾走近去，不防一条缆子一绊，栽了一交，直跌到那个缝穷婆身上。那个缝穷婆正伸直两条腿，交跷着七寸长的花鞋，鞋口上捆了鲜红的带子。见元茂跌来，吃了一惊，恐他跌到身上，急起身躲时，腿未站起，元茂已倒了过来，刚刚压着他。船上的人见了，齐拍手笑起来。这一笑，把个李元茂臊得满脸紫涨，把脚一伸，可可的踹在烂泥里，没了力，左手撑着地，右手按着缝穷婆的脚，使劲一支，遂支了起来，沾了一袜子泥，偏偏衫子被篙子扎破了一块。元茂满面无光，怔了一回。

只见那缝穷婆抖着布衫，连说道：『这是怎么说？走道儿会栽到人身上来！』元茂只得自认不是。那缝穷的尚要发作几句，见元茂一身绸绢，象个旗丁模样；又见他一袜子泥，衫子也扎破了，倒想揽这个买卖。便道：『你这衣裳破了，你脱下来，我与你缝缝罢。』元茂见他好言好语，便看自己样子，也难回去，便把长衫脱将下来，蹲在一边，看他缝补。又看那缝穷的，颇有几分姿媚：容长脸，小嘴，长眼睛，直鼻子，手也不甚粗，约二十四、五年纪。一件旧蓝布衫，倒还干净。跷起了一双新布花鞋。元茂看得有些动心。那缝穷的手里缝衣，飘转眼来问元茂道：『你在哪一帮？』元茂不懂，眯齐了眼看他。那缝穷的又瞟了他一眼道：『我问你是哪一帮粮船上的？不是杭州帮吧？』元茂道：『我不是粮船上的。』缝穷的道：『你现在哪里住？』元茂道：『一进城门就是。我身边没有带着钱怎么好？你同到寓里去取罢。』缝穷的点点头。

缝完了，元茂穿上。缝穷的提了篮子，跟了元茂进城。元茂问他的住处，缝穷的道：『我也在城里。』元茂又问他的丈夫，缝穷的道：『我们当家的撑小驳船，如今在杨柳青呢。』元茂说一句，望一望，两人并着走。见他胸前高高的两个乳，元茂鼻子望空嗅嗅，觉有些汗香，心上有几分爱他，却又不敢问他。同进了寓，只见嗣徽的房门也锁着，不见一个人，缝穷的便跟了进来。看他开了房门，便靠在房门上，望着房里。元茂在炕上找了个青缎小褙裤，坐在房门口凳上，一五一十的数了四十大钱，递与缝穷的。缝穷的接了，笑道：『这钱太少，请高升些。』一手将钱望篮子里放了，笑嘻嘻的一脚跨进了房门，一手来抢了元茂的褙裤。元茂不放手。他是一脚在内，一脚在外。元茂将手一拽，那缝穷的随着手即扑倒在元茂怀里，笑个不住。那元茂岂是个坐怀不乱的？便登时动了色。如今娶了亲，已是老在行，比不得从前了，便把两腿夹住了他下身，将他抱起来。那缝穷的一面笑，一面还不放那个褙裤，笑得头发都要散了。元茂道：『你要钱容易，我给你，你要多少？』缝穷的道：『单是缝补的钱么？』元茂道：『那手工钱，我再加你二十大钱。我们讲个交情，你要多少钱？』缝穷的道：『讲交情，别人是二百六十六，我没有这个价儿，我总要四百钱！』元茂道：『我就给你四百钱。』对着他把嘴往炕上一扭，缝穷的道：『待我提了篮子进来。』元茂恐怕人来，关了门，二人就在炕上云雨起来。

恰好嗣徽回来，望望元茂的房门没有锁，把手一推，却是闩着。知道元茂在内，便叫了一声：『开门！青天白日关门做什么？』元茂听了，吃了一惊，伏着不动。嗣徽又推了一推，元茂只得应道：『我肚子疼，要躺一会起来。不要来推门吵闹人！』嗣徽倒也不疑心，一移步间，踢着一样东西，一看是妇人戴的一朵纸花，拾起来闻

一闻，有一点油气。心上想道：『哪里来这东西在他房门口？他又不肯开门，莫非他倒接个媳妇在里面受用么？』此时天未全黑，屋里尚有些亮，嗣徽到窗下一望，却是冷布窗心，元茂忘下了卷窗。嗣徽望到炕上，见一个妇人仰卧着，元茂正在那里高兴，淫声甚炽。听得那妇人低低说道：『起来吧，四百钱要怎样？已经值八百了。』元茂尚是老皮老脸的，被那媳妇一推，推出了笋。坐了起来，站在那元宝篮里拿块破布，抹了一抹，捺好了裤。

无茂也穿了小衣，取出四百钱递与那媳妇。那媳妇收了塞在篮里，又道：『那缝补的钱呢？』李元茂又找那小搭裤摸钱，那媳妇一手抢去，连搭裤往篮里一摔，把肘抄着篮子，开门出来。

嗣徽看清，想撞破他，恐元茂脸上下不来，且看缝穷的生得少艾，便想要半路截留，便先到门口等他。那缝穷婆出来，嗣徽拦住了门，问道：『你方才在里头做什么？』那缝穷婆笑嘻嘻的，扭着手看嗣徽穿着芙蓉布汗衫，脚下是皂靴，知道是位老爷，说道：『方才有位爷们，叫我缝补小衣。』孙嗣徽道：『我在窗子外望得清清楚楚，他给了你四百钱。明日我也要缝小衣，你务必来。』那缝穷的听了，裷头裷脑的答应了，又道：『什么时候来呢？』嗣徽道：『吃了早饭就来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如我不在门口，你就在门口等我。』缝穷的连连答应，将嗣徽打量了一番，把手摸一摸头髻，提着篮子出去了。嗣徽进来也不说破，与元茂谈了一会，各自睡了。

明日早饭后，嗣徽到门口望了几次，尚不见来。心里一想：『有些下人在面前，不便行事。』把几个家人尽行打发出门，叫他去探听嗣元消息，与到远处去买物去了。知元茂是要睡中觉的，到他房门口望了一望，见元

茂在炕上躺着，闭了眼，当他睡着了。急到门口来，见那缝穷婆已坐在门槛上。今日打扮得不同，梳得光光的元宝头，绞光了鬓脚，插了一支花，穿一件蓝夏布衫子，手中带上烧料镯子、铜戒指。回头见了嗣徽，便笑嘻嘻的提了篮子，走了进来。嗣徽见他比昨日娇俏多了，心中大喜。进了二门，便一手搭在他肩上，一直推进了房，把房门关上，下了卷窗。

这房嗣徽弟兄两人同住，此时嗣元未回，真是难得。嗣徽低低的说道：『天气热，脱了衣服罢。』缝穷的点点头，便将衫子脱了。他脸上是被太阳晒黑的，身上倒还白净，凸出两个灰色奶头。嗣徽摸了两把，又叫他脱去小衣。缝穷的抿着嘴笑，不肯脱。嗣徽便解了他的带子，替他脱了。请教到妙处，倒也光肥可玩，就是颜色不甚好看，象是个连鬓胡子。嗣徽也脱光，缝穷婆一眼望去，其物甚伟，比起昨日那位，真是小巫见了大巫。二人就在躺椅上顽起来。

且说那元茂并未睡着，嗣徽与他对面房，有人进来岂有听不见的？况那缝穷婆今日穿了木底鞋，鞋内又衬了高底。七寸长的花鞋，今日变成了五寸，虽轻轻的走，总有咕咯之声。嗣徽当元茂睡着了，也不防他，把全副的精神施出来，那张躺椅，响得好不热闹。元茂轻轻的走到嗣徽房门口，侧着耳朵听去，那响声在躺椅上，咕咕嘎嘎之中，又夹杂些唧啞之声，象狗舔米泔水一样。元茂大疑，又到窗下望望，见卷窗放下，心里想道：『先前很象个女人脚步走进房去，这响声宛与昨日相似。』又因眼光不济，窗缝里也望不清楚，复到房门口，轻轻的将门推一推，知是闩着。便再听，觉得轻重疾徐，声声中款，而泥粘水滑之声，令人心荡，分明是这件事了。又听

得低低的问道：『好不好？』那边应道：『好！』又听得到道：『这一下是一百数了。』又听得『一二三四』的数起，一直听数到八十八，忽然的『跣蹋』一声，倒把元茂吃了一惊。又听了一声：『哎哟！要跌要跌！』两个嗤嗤的笑声，便停了数，象椅子坏了。便有两上脚步响到炕边。元茂再听：是搨扇子的声，搨了一会，又响起来，似觉稀微了些。又约有一百多数，忽听得『哎哟哟』的几声，又听得发喘声，又听得咂嘴咂舌之声，又听得两下笑声，又听得两下轻轻的打着玩，象打在屁股上的声。又听嗣徽低低道：『乐哉！乐哉！其乐只且，其乐只且！』念了两声。元茂听得要笑，把手掩紧了口。听得那人说道：『长久了，放我起来罢，我要去了。』停了一停，听得擦纸声，听得擦汗声。静了一会，听得数钱声，听得串钱声。

元茂已听了多时，听得一身发涨，底下已冒了些出来。听得那人说道：『这是给我的么？』啧啧、啧啧！好出手！也叫是位老爷？我没有这个价钱。』听得嗣徽说道：『我是照你昨日的价钱，没有少给你。他那里不是四百钱？』元茂听了，方知是昨日的那缝穷婆，心里诧异道：『他怎么在他房里？定是来找我的，被这强盗打劫了去，可恨！可恨！』又听得缝穷婆道：『快快的高升，不要耽搁我！』嗣徽道：『这是什么缘故？一样的人，我就要加钱？』缝穷婆道：『一样的人？他是平等人，你是个老爷！况且昨日连衣也没有脱，今日有两三倍功夫，好意思拿出四百钱？也失你老爷的身分！』两人争论，声音高了好些。嗣徽又加了一百钱，缝穷的道：『不是这怎么加的。告诉你，今天是要两吊钱！』嗣徽道：『岂有此理！两吊钱我要玩你五回！』那缝穷的道：『你这一回，就抵人五回！我们陪着过夜，总要四吊钱。今天浑身脱得精光，给你玩了两个时辰，两吊钱还多吗？不要

耽搁人，快添来！』嗣徽又加了一百钱，缝穷的只是不依，要定了两吊。说话越说越高起来，嗣徽恐人听见，只得又加了些钱。共加了五回，才加成了一吊钱，缝穷的方收了。

听得嗣徽笑道：『我倒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老爷？难道昨日那人不是位老爷么？』缝穷婆婆道：『他不是老爷！』嗣徽暗喜，想道：『他必看出我龟头那个黑斑，知是主贵的。待我问他。』又道：『我身上有几样主贵？你若说出来，我才服你！若说不出来，不过想讹我一吊钱。』那缝穷婆婆道：『呸！你的鸡巴主贵！那满面的糟疙瘩，象粮船上带来的糟枇杷一样。我讹你的钱，把良心夹在夹肢窝里！一上身就三四百抽，你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，闹得人丢了好些，这一吊钱还不够体惜钱呢！你几时见过泥腿上蹩着皂靴，还要赚人？说不是老爷，想省钱！你若穿了草鞋，我只要你二百钱。』嗣徽被他一顿臊辱，方知穿了皂靴之故。便又捧了他的脸，亲了几个嘴。缝穷婆婆将他脸上咬了一口。嗣徽又问道：『我见你昨日与那人玩，正响得热闹，为什么又要推了他起来？今日你又勾紧了我。』缝穷婆婆笑道：『那人好不在行！又短又笨，腿上一使劲都没有。压紧了人，气也透不出来，你听见响，那是小肚子碰着小肚子，你当是里头响吗？滑出滑进的，倒教我痒得难受。』

元茂听了，心中好不有气，想候他出来骂他两句，忽见孙嗣元从外边进来。孙嗣元因文卷之事，在州里押了一日。今日州官问他，他倒期期艾艾的顶撞了州官。本要打他几板，因他是孙亮功的儿子，留他体面。送到宛平教谕处戒斥他，又将教官得罪了。教官气极，遂将他牵到通州学明伦堂上，叫门斗按在板凳上，结结实实打了二十竹板。打得嗣元杀猪似的叫起来，口又结截，带着南边话，禽娘禽娘的乱骂。门斗也恨他，狠狠的打

了几下。打得嗣元两腿紫烂，一步一步的颠回来。又恐气血凝滞，不敢坐车，幸遇见了家人，扶了回来。见元茂在房门口侧耳窃听，他也不知就里，吊起那一只眼皮，讲道：『晦晦他娘的气！你你你们倒在家，快快乐呢！』元茂正要问他，他到房门口把门一推，见闪着，双手乱揉，那薄板门将要破了。元茂摇摇手，嗣元不懂，仍是乱揉。嗣徽听嗣元回来，心内惊慌，定一定神，倒生了个急智，随手拉一件衣裳，撕破了一块，叫他拿出针钱来缝，便开了门。

嗣元进去，见一个缝穷的，鬓发蓬松，面有愧色，坐在凳上缝衣。嗣元一见，生了气，心里早已明白，骂道：『哪里有这种不要脸的烂烂货！跑进房里来，关了门，做做做什么事情？还还不滚出去！』把他的篮子踢翻。缝穷的虽不敢发作，也有了气，便道：『有人请我来的，我又不是挨上门的，开门就骂人滚，好个不讲理的蛮子！』便理清了零星碎布，提了篮子，到外间来缝。见了元茂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笑。元茂仔细看他，比昨日标致了好些，脚也小了。但他心里恨他没有情义，还说他不象老爷，又嫌他笨，不在行，尽巴结嗣徽，为他穿了双皂靴。便不理他，瞅着他缝衣。

嗣元腿疼，便往躺椅上一躺，不料一边的铁塔已断，一侧滚了下来。嗣徽呵呵大笑道：『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人倒没有滚，自己倒滚了！』嗣元更有气了，爬了起来，一脚踢翻了躺椅，骂道：『我禽你的娘！』往炕上就躺，口中牵藤蔓葛的混骂。嗣徽踱到外间，反拢着手踱了几步。缝穷婆看了，也不禁笑了一笑。元茂道：『我来听已听得报一百下，后又听数到八十八，到炕上去，远了些，还听得似扯风箱的扯了好一会，不知多少数』

目。』缝穷婆嘻着嘴，把眼也了他一乜。嗣徽道：『人若一之我百之，人若十之我千之。』元茂笑起来。嗣元听得明白，又在里头狗屎狗卵的骂不清。忽然一伸手，在席子上摸着一块湿漉漉的，沾了一手，连忙望地下一摔，听得『嗒』的一声。嗣元恨极了，即将席子扯下地来，叫小使进来把马褥子铺了，便烂脓烂血的大骂。嗣徽自知理短，不敢回言，只作不闻。那缝穷的实在也听不得了，便道：『太太今儿真丧气，碰着了这些浑虫，没有开过屁眼！』将衣裳一扔，提了篮子，扭着屁股，唠唠叨叨的骂了出去。嗣徽不敢进房，在外间与元茂说那缝穷的好去处：一个说皮肤很细腻；一个说汗都是香的。一个说他是个镰刀式，愈弄愈紧；一个说象个烂瓢瓜，一动就水响起来。一个说一吊钱很值；一个说我还只得四百钱。

少顷，嗣元要找汗衫更换，小使找了一会，找到外间，就是方才缝的那一件。嗣元一看，火上添油，问嗣徽道：『我我我这件汗衫，只这穿了一回，好端端的，怎怎么会破了，要缝起来呢？又怎怎么破的？是小衿呢，这不不是有心撕撕破的？』嗣徽道：『缁衣之好兮，敝予又改造兮！』嗣元道：『倒是肉余又该肉兮！满口之乎者也，倒象是个通通朋友，不过花花花了八十两，请人枪枪枪了来的，当是你你的真本事中中的了，臊臊臊死人！』嗣徽道：『君子之所异于禽兽者，以其怀刑也，我总没有叫州里押起。』一面拍着手道：『一五、一十、十五、二十，父母之体，不敢毁伤，辱莫大焉！』嗣元大怒，忍着疼爬起来，拿了支窗子的棍子，走出房，照嗣徽劈头打来。嗣徽躲不及，肩胛上着了一下，连声哎哟道：『了不得，衿兄之臂！夺住了棍子，要打嗣元。元茂连忙解劝，分开了。两个还斗嘴斗舌的，闹了半天。到五更大家起来收拾了，天明上车而回。』

到了家，亮功见大儿子与女婿进了学，也甚欢喜；又恨嗣元不通，出了大丑，痛骂了一顿。嗣元回房，又被他媳妇巴氏羞辱了一顿，他的气苦无门可诉，只好在外面逢人便说他乃兄是代枪进学的，又在他炕上闹了缝穷的，所以大不吉利，害他吃了苦。众人听了这些话，不过一笑而已。

且说李元茂侥幸了这个秀才，也十分得意，见了孙氏便夸奖他的才学。说嗣徽是代枪的，嗣元不通，以致打了板子。孙氏也觉光彩，倒底丈夫算个读书人了。元茂看着孙氏，虽然假眉假发，但五官生得颇好，又高又胖，是个有福之相。比起缝穷婆来，虽没有他风骚，倒底比他干净了好些。到了并头夜合之际，已离了二十来天，未免彼此贪爱。况元茂学问也长了许多，孙氏又比不得那缝穷婆，尝过那冲烦疲难的滋味，自然当是人生之乐止于如此。元茂将嗣徽与缝穷的光景并听的声息，细细的描摹与孙氏听，孙氏笑得不休。又说道：『自然你也是这样的。』元茂道：『我没有，我岂肯要这种人！』孙氏半疑半信，又盘诘了一番，元茂只说没有。

那元茂真是糊涂人，所说的话一会儿又忘了，一手摸着孙氏那个东西，觉得饱满可爱，而且蓬蓬松松毛长且茂。闲着把他梳理梳理，孙氏也不阻拦他。元茂自觉得意忘言，忽然说道：『我当是你们这个与我们一样，谁想那个缝穷婆才二十四岁，竟是一大片毛，连小肚子上都是的，倒不好看！』孙氏听了，已有了气，故意问道：『或者他小肚子上有泥，你看不清楚，就当他是毛了。』元茂笑道：『你笑我是近视眼，看不见。我的手难道也是近视，摸不出么？』孙氏气涌心头，把元茂向上一把拧得死紧。元茂道：『哎哟哟轻些，做什么？』孙氏道：『你这个丧尽良心，烂心烂肺的恶人！你说我兄弟闹缝穷婆，你是没有，为什么你又讲出来？你既摸过他

的毛，难道还不做那该死的事情么？我倒在家天天想着你，你倒这么肆无忌惮。我咬掉你这块肉！便一口咬紧了元茂的膀子。元茂方悔无心失言，只得再三的赔礼。孙氏犹咬着牙，把他搔了两搔。元茂又上去巴结了一回方好。

孙亮功到领凭之后，即到通州写了四个太平船赴任，自然的一样钱行热闹。惟有王恂的夫人，见父亲、哥哥一齐出京，未免凄凉悲苦。在母家住了几日，陆夫人也疼爱到十分，又不能带他赴任，只好劝慰他一番。

元茂与孙氏是同去的。元茂外间有些亏空，这两天追逼起来。孙氏虽有些妆资，但不肯与元茂花消。元茂问他要钱时，便骂起来说：『不是叫相公，就是嫖婊子！我也不给你钱，你也不许出去！』此时元茂被人追急了，无词可对，只得苦苦哀求他媳妇，说系进学费用，此时都应归还，并不是嫖钱等类。孙氏见他愁眉不展的几天，心里也疼他，即问道：『你要多少钱，就清楚了？』元茂道：『要一百吊钱。』孙氏即给他四十两银子，说道：『你快去还了正经帐目，不要去混花消了！』元茂大喜，得了银子，又起了邪念，想到『二喜待我这两年颇为不薄，如今远别，怎好不给他十吊钱？但这四十两只够还帐，不能有余，怎么好呢？』想了半夜，想出一个方法：去年借聘才的金镯子，若取了出来，照时价换了，可以多得五六十吊钱，可不是帐也还了，别敬也有了？早上起来，找了当票，自己到当铺里一算，不够，又添了些碎银，做了利钱，把金镯子取了出来。到金店里请他看看成色，换了十四换，元茂不肯；又到了一家，倒又少了半换，只得十三换半。元茂心中纳闷，把镯子带上手，一路的闯去。

忽然见二喜坐着车劈面过来，见了元茂，忙下来，一把拉住，说道：『今日叫我找着了！我听得你要出京，又知道你中了秀才，也不知找你多少回。我们也多时没有坐坐了。』便拉着元茂上了车。元茂本来想他，便忘了要事，一径同到了二喜寓处。

进了客房，二喜道：『你此番去了，几时才来？你倒忍心撇得下我么？』说罢，便揸在元茂怀里，道：『我跟你去罢！你去了，我在京里也没有疼我的人，不如咱们苦苦乐乐的在一块儿。』说到此，两眼红红的，象要淌下泪来。元茂见了好不伤心，也擦了眼睛，道：『若说跟我去的话，此时不用说他，但我明年就来的。如今我在这里寄了籍，明年要来科考，还要乡试，那时就可与你快叙了。』二喜故作悲啼，把个元茂如苍蝇掐了头一样，抓耳揉腮，垂头丧气。

少顷摆出酒来。元茂心中有事，不能畅饮，禁不得二喜百般奉承，元茂欢心一开，便又痛喝起来。二喜斟了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走到元茂身边，坐在膝上，双手捧了元茂的脸，敬了一个皮杯。元茂两眼眯齐，在二喜脸上嗅了几嗅。二喜道：『你也还敬我一口。』元茂道：『待我来！』便含了一口酒，对着二喜的嘴送来，二喜尚未接着，元茂先放了出来，滴了一身。元茂想着从前的事，不觉好笑，笑得前合后仰。二喜也笑道：『什么好笑？』元茂闭紧了嘴，用力忍住，停了一停，说道：『你还记得？前年魏老聘的笑话说，姑嫂两个磨镜子淌出水来。』二喜笑道：『你倒好，你愿把自己的嘴比那东西？』元茂道：『世间还有比那东西好么？人家嫌那东西脏，我就不嫌。』二喜道：『不信没有比他好的。』元茂道：『只怕没有。』二喜道：『怎么没有？这句话你从前说过』

的。元茂闭着眼睛想了一想，点点头道：『是有这句话的。』二喜瞅了他一眼道：『好良心！吃了桔子就忘了洞庭山了。』一头说，又手将元茂满身乱捏，捏得元茂骨软筋酥，打了一个呵欠，伸一伸腰。二喜道：『你的瘾来了，躺躺罢。』元茂道：『很好。』遂同了二喜进房，开了灯。二喜先在对面上了几口后，躺在元茂怀里与他上烟，一个脸直扭到元茂嘴边，元茂伸出舌尖，在他脸上舔了几舔，觉得香喷喷的，色心大动。二喜知觉，把手伸过来一擦，仰着脸望了元茂，哈哈的几声，把手一紧，元茂一酥，说道：『了不得了！』便侧转身子来，把二喜紧紧的一搂，也算了春风一度，把裤裆擦了一擦。

二喜与元茂上了几口烟，一手把着元茂的手，放在自己脸上道：『从前有位张少爷，也与我相好，我也使过他的钱。他在京时，问他要什么他总肯。到他出京时，我问他要个镯子，他就支支吾吾，说这样推那样，不肯给我。其实我也不稀罕那个小镯子，不过留一点纪念，教人心上常记着这个人。然而如今的人，见面时是好的，一过后就忘了。我就不然，那个人若是我相好的，我总想看他。你要去了，你给点什么东西与我做纪念呢？要常常带在身上，又要经久不坏的东西。』

元茂见他这般光景，心里甚是过意不去，本要送他些钱，因镯子又没有换成，支支吾吾的道：『我有东西给你。』二喜道：『我说那张少爷的镯子，与你这个一样的。你若做了他，还要等我开口么？』说着要把元茂的镯子除下来看，说道：『可是两根丝搅成的？』即捋下来看看，戴在手上，说道：『这种镯子，我也得了不少。若是不要紧的人给我，我也不记得他；若是你给我，哪管是铜的，我也当他金的一样。况是个金的，自然一发当作

宝贝了！』一面说着看元茂。

元茂近来身子淘虚了，一喝酒就醉，一吹烟就睡，模模糊糊的讲了一声，也听不出讲的什么话。元茂朦朦胧胧，然犹听得门外叫『二喜出来』，觉二喜爬下炕去，出去了。元茂睡了一觉醒来，见烟灯也收了，叫了一声『二喜』，不见答应，擦擦眼睛走了出来，只见那边房里欢呼畅饮，有些人还有几个相公，唱的唱，豁拳的豁拳。元茂见跟二喜的人站在门口，叫了他过来，问道：『二喜呢？』那人道：『在那里陪酒。』说了又站到那里去了。

元茂此时酒已醒了，一想心中有事，便一径出来。到了家，方知罽子被他狼去，心里甚急。再去找他，又不在了家了，一肚子苦说不出来，丧气而回。孙氏回他：『为何出去了大半天才回？』元茂只得支吾说还帐耽搁了。到晚上，元茂更加着急，梦中还是长吁短叹，孙氏也不解其故。一夜云雨稀疏，应名而已。孙氏疑他精力乏了，也不来惹他。

明日，元茂没法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去找王恂借了四十金，说是娶亲时欠下的账，到了安徽即行寄还，才把那些零星馆子账，相公开发及窑子嫖钱还个清楚。也到各处辞了行，遂同丈人出了京。到了凤阳府，住了一月，同着孙氏到他父亲任上去了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

话说光阴甚快，六月将过，又交七月。高品到了，住在怡园，与南湘同寓在清凉诗境。带了本省抚台的文书，一咨礼部，一咨府尹，保荐应考博学宏词。四方名宿，纷纷渐到，已定于八月初十日开考。

且说春航吉期已到。这苏侯是个阔家，大姑娘嫁与华公子，妆奁就值百万。今知春航是个寒士，把京东的田庄批了二百顷，拨了两名庄头，六房家人男妇，十个丫环，至珠宝古玩、陈设铺垫，以及衣服、被褥、箱盒、桌椅、器皿之类。送奁那一日，用了二千名夫，苏夫人犹以为簿，不及大姑娘十分之七，于铺箱时，铺了两万两白银，三千两黄金。子云是媒人，见春航房屋窄小，铺张不下，把自己住宅东边一所空房借与他，有个八、九十间，还有个小花园在内。

这回春航娶亲，贺客纷纷，很为热闹。请酒演戏，内外铺设，也成了个锦天花地。一个蕙芳如何料理得开？子云去请了张仲雨来帮忙，管了账房，并指点铺设一切。仲雨这些事是最在行的，诸事调度得很有章程。新房内自有苏府的人来铺设。春航的母舅张桐孙，已带了家眷往直省候补去了，今奉差来京，也帮着春航张罗。

初六那一日，有两处戏酒。一处在聚星堂，请的是乡试座师、礼部尚书刘守正，座师、内阁学士王文辉，会试房师、兵部郎中杨方猷、鸿胪寺卿周锡爵、光禄少卿陆宗沅这两位是同乡前辈，兼有年谊，张桐孙陪了。这几位在聚星堂观戏，演的是联珠班。春航陪着一班名士，在花园挹爽斋，观演联锦班。那一天，大媒是徐子云，客

是萧次贤、高品、南湘、颜仲清、刘文泽、王恂、梅子玉。近日子玉病已好了，勉强打起精神出来，这八个名旦，消息说都在园中，那聚星堂上一个也不去，尽是一班中年的角色与那寻常的旦角在那里应酬。苏蕙芳一会儿走了来，又被张仲雨叫了去账房帮忙，倒比别人还忙些。

早上就开了戏，诸人一面看戏，一面欢笑，好不高兴。子玉见那些名旦之中就只少了琴言，触景伤情，颇有一人向隅之惨，众人也都会意。忽不见了高品，子云命书童去找他，他到戏房后头找着了。见高品在那里教王兰保的戏，兰保点头而笑。高品出来，装出正经样子，连笑话也都不说一句。少顷，王兰保来请点戏，送到子云面前，子云点了一出《乔醋》，高品点了一出《当巾》。《乔醋》唱了，《当巾》却是兰保扮了小生，倒作得人情逼肖。春航是个聪明人，已知高品奚落他，便说道：『这李亚仙真是个女中豪杰，前赚郑元和是遵母命，后来是感于至情。若我作了郑元和，宁当身子上衣衫，不当这巾。你们不听得这两条网巾绳子是李亚仙亲手打的么！』高品道：『只怕衣裳有了泥，当不得了。你不听得来兴唱道：「相公你戴月来满身露湿，我这件衣服呵，白苧新裁，未沾汗迹」？』子云道：『他是沾的露，你又怎么说他沾的泥呢？』众人皆笑。作到来兴进去，轿夫出来赶打，兰保跌了一跤，便改了口白说道：『罢了！罢了！被他一路赶来，跌了一身泥垢。且喜七叔赠我这件衣衫，我且去当了，也可听得两天。呵哟！兀的不想杀小生也！』众人听了，个个骇异道：『忽然讲些什么？』仔细一想，便大笑起来。高品只是微笑。众人心里早已明白。又听得兰保唱那〔玉胞肚〕的曲子道：

我只得门前窥伺，跟随他绣幌香车。忍羞惭要乞青眸顾，应怜辱在泥涂。回肠回路，双轮一碾一嗟

吁。怎笑倚……

兰保唱到此，也要笑了。子云等连声喝彩，诸人乱叫起好来。春航满面通红，指着高品骂道：『我只道你别过了一年，自然也改恶从善，难道还是这副歪心肝！』高品道：『这才骂得奇，我又讲了什么？这不是自己栽了觔斗，埋怨地皮么？』春航尚要骂他，只见家人进来禀道：『苏府妆奁已到。』一片吹打之声，春航请了子云、次贤一同迎接上前。

送奁的是苏府几位本家亲戚，内中有华公子，绣衣金带，玉貌如仙。春航尚是初见，已久仰这位连衿的大名，接进了聚星堂，齐齐见礼。华公子见了刘尚书，王文辉是父执，便请了安，其余都行平礼。春航与华公子系新亲，无甚话说，不过彼此道些仰慕之意。幸有王文辉、徐子云帮着张罗，应酬了那几位新亲，颇不寂寞。

妆奁到了，挤满了街道，二千名抬夫也就与出兵一样。只见众家人带领抬夫头儿，纷纷搬运。张仲雨跑过来跑过去，指这样说那样，门外人声嘈杂。苏蕙芳发赏封、上号簿，一个人哪里打发得开，又叫了兰保、素兰来相帮，足足闹了两三个时辰，尚未清楚。里头许三姐也帮着手忙脚乱，同着那些陪房的摆这样安那样，闹得一身的身的汗，一件绸衫子沾住了背心，腰也酸了，脚也疼了，喝了一碗凉茶，把扇子搨了一会，再来收拾。

春航忙进城谢妆去了。王文辉要推华公子首座，华公子不肯。子云意欲邀他进园与诸名士会会，华公子也不愿在外，便同了子云进园。文泽等齐齐站起，华公子上前见礼。除文泽之外，都不认识，内中见一个最年轻的，觉得如月光珠彩，凤举霞轩，骨重神清，风华雅丽，心里一惊，觉眼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人。子玉见华公子的

品貌也暗暗称赞，清华贵重，仪表天然，果是不凡。华公子一一见了，问明了子云。华公子道：『叙起来都有世谊。小弟疏于交接，今日幸会，涤我尘衿！』诸名士也各述一番景仰，遂推华公子首座，华公子如何肯坐，说道：『我们既幸会了，就与夙好一样，若以小弟当客相待，倒是见弃了。我们今日叙定，下次就不用再推。方才诸兄怎样坐的，自然是叙齿，哪位年纪比我小，我就僭他。』叙起来就是子玉比他小了三岁，华公子就坐在子玉之上。众人见他直爽，也不让了。华公子见这班人都是潇洒出尘的相貌，将春航比起子玉来，稍逊一筹，而神情洒脱过之，可算瑜、亮并生了。

坐了席，开了戏。那边王文辉、张仲雨进来，在华公子面前张罗了一番。华公子要请仲雨会席，仲雨道：『今日我竟没有这个福分。』春航谢妆已回，也请仲雨入席，仲雨道：『外面一个媚香如何照应得来？不可叫我怨我。』便拱拱手走开，指着子云道：『总是你好作成！』笑出去了。王文辉跷起了朝靴，手捋长髯，与华公子、徐子云讲了一番话，也就踱了出去。春航请客宽了公服。唱了一出戏，华公子道：『天气热，倒不用唱戏了，也叫他们歇歇。』八旦上来，华公子不见蕙芳，便问春航道：『怎么不见那位「状元夫人」？还在帐房里么？』春航不好意思回答。子云听了笑道：『如今闹出两位状元夫人，倒与《燕子笺》上的「诰圆」一样子。』华公子一想，自觉失言，便不再问。见素兰美丽风流，亭亭可爱，即叫他上前说道：『你去年写在那《良宵风月图》上的诗，我已裱成了手卷，并请人题了好些。实在画也画得好，字也写得好，人人称赞！』即对子云道：『此君风韵不减袁、苏，貌类琴言，而聪明过之。』赞得素兰好不喜欢。

华公子又问子玉道：『弟与尊兄虽初次识面，但心契已久。有个魏聘才是府上搬出来，在弟处住了半年，常常提及阁下。并有一事倒要请教。』子玉不知问他何事，即答道：『魏世兄也时常提及尊府，但未识荆，不敢晋谒，不知有何赐教？』华公子道：『事本细微，但一时不能索解。闻得阁下与琴言订交最密，矢志不渝，琴言在弟处，弟即有所闻。琴言如今又同了敝业师出京，阁下何以忍心割爱？而琴言又何以掉臂游行？乞道其详。』这一问，把个子玉问得顿口无言，面有愧色，而心中悲苦，又随感而生。子云见子玉甚是为难，便大笑道：『这话须问我，庾香仁弟是长于情而拙于言。你说何以忍心割爱，而琴言又肯掉臂游行？其故最易说明。此是庾香用情深处，欲成全这个人，所以叫他同了令业师去了。况令业师认为义子，已如平地而履青云。琴言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成身以报知己，岂不胜于轻身以事知己？』华公子点头叹息，子玉方安了心。华公子又与高品、南湖、仲清、王恂、文泽、次贤各讲了些话。知高品才从苏州来，问了些江苏风景。偶然见素兰的扇子一面画的甚细，要了过来看了一会，又见那一面写着小楷，题目是《断肠词》。华公子道：『肠何可以轻断？』子玉见了，又觉不安。华公子低低吟了一遍，又问素兰道：『这是你自己的么？』素兰道：『字与画都是胡乱涂写的，这词……』即指着子玉道：『就是梅少爷送玉依的。』华公子折了扇子，对着子玉道：『看时就有几分猜着是吾兄手笔，非至情人不能道，果然！果然！』又笑道：『这梦魂倒底唤得来唤不来呢？』子玉怎样回答？众人皆笑。

忽见林珊枝走来，华公子便叫取衣服过来穿戴了，辞了春航，说道：『弟还要到舍亲处有事，明早送轿来再会罢。』一拱而别。外面送交来那几位早已去了。诸人送下了阶，单是那春航送出。素兰见拿了他的扇子，便

跟了出来。到上车时，华公子始见素兰送他，知他要那扇子，但又心爱此词，不忍释手，便对素兰笑道：『你好不解事！今日这个好日子，你拿这《断肠词》扇出来，不叫人忌讳的么？』一面说，把自己扇袋里的扇子取出来与素兰，道：『给你这一柄罢。』素兰请安谢了，华公子登舆而去。

春航、素兰进来，素兰将华公子换扇之事与众人讲了。把他的扇子展开来与诸名士看时，见一面画着两枝桃花，红白相间，一面写的小楷，却是美女簪花，娟秀无比，是两首《梁州序》的曲子，后注『金错园赏桃花和《桃花扇》曲。』春航道：『这楷书是闺阁笔迹。』众人看这两首词，情文互至，秀韵天然，赞叹不已。子玉道：『这第二首也象闺阁口气。』子云道：『不要是他夫人题的么？这两首象是唱和的。』仲清道：『未必，如果是他夫人写的，怎肯给人？』次贤道：『这话说得是。』诸名士在园内谈心。

却说那聚星堂上，王文辉见诸名士一个不来，颇觉岑寂，又不好意思去叫他们，想蕙芳在帐房里，便叫了他出来。蕙芳也累苦了，乐得出来歇歇，便到文辉席上来，就在文辉旁边坐了。此处是两席，那席是刘守正、周锡爵、杨方猷，这席是王文辉、陆宗沅、张桐孙。文辉道：『这几天我知道你也累极了，所以叫你出为歇歇，此刻也应没有什么事了。』蕙芳道：『也没有什么忙，借此倒可跟着张二爷学学。那张二爷实在可以，大大小小，没有一点遗漏。』陆宗沅道：『这是张老二的专门本事，大概遇着这些事情，这帐房非他不可。』文辉问蕙芳道：『你将来打算怎样？也要立个主意。我若能放了外任，你同我出去罢，我就请你管帐。』蕙芳笑道：『管帐？我才帮了几天帐房，已经闹得昏了，还能与你管帐呢！我倒有个主意，而且还有几个人也愿来。我想开个古董书画

铺，兼卖绸缎、纸张、花绣、香粉、花木等类，这些物件都到苏杭去置办。房子也有现成的，度香有所空房子，近着他住宅，也有个小花圃在内。看大家凑起来，如果凑得成，倒也有趣。我们也不想发财，不过藉此安了身。几个相好聚在一处，也省得四方离散。」文辉道：「很好！我也愿来一份，我来与你掌柜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我请不起你，你是就要放督抚的。你如果有不要的古董，搬几件出来，借光摆摆罢。」王文辉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如果我放了督抚，我难带的东西都与你留下。」蕙芳笑道：「难带的东西想是粗笨的，你不要拿些木器家伙，什么铁炉子、铁火盆寄放在我处，我是不领情的。」陆宗沅、张桐孙笑起来。王文辉也笑，把扇子打了蕙芳一下：「你薄我，这还了得！」蕙芳也笑。

文辉手弄长髯，蕙芳道：「你那胡子怎么倒黑起来了？想是遵姨太太命染黑的。」文辉笑道：「这更胡说了！」便自己看看胡须，道：「老了。你们这些少年人，虽然与我们讲些玩笑话，心上是很嫌我们的。」陆完沅笑道：「你不要带着人说，我们的胡子不是染的。」那边席上刘尚书、周锡爵、杨方猷都笑起来，惟有张桐孙是个道学人，不会玩笑。周锡爵道：「质夫，你那乌须药的方子，可是你孙亲家传你的？」文辉道：「他那儿根胡子，要用什么乌须药！」既而一想，便大笑起来；陆宗沅也明白，也笑了。刘守正与杨方猷不解其故，连声的问。文辉就将亮功女儿漆头发的一事讲出来，听得众人皆笑，连张桐孙也笑起来。周锡爵道：「既是这么着，质夫你何不到班里借个假胡子带着，省得这乌黑的东西沾染了你们如夫人的脸。」刘守正道：「这一染就直染到胸前呢！」文辉道：「嚼你的舌头！」陆宗沅道：「怎么你把这尺寸都量得清清楚楚的？」蕙芳道：「带着假胡子好。」

你索性把真胡子剃掉了，出门时带了假的出来，进房时就拆下，不更好看么？」大家又笑。

文辉把扇子在蕙芳肩上打了两下。笑着骂道：「你这尖酸刻薄鬼！怪不得田湘帆被你收管得服服贴贴，一强也不敢强。但你也只有今天一天了，明日就有个真状元夫人来，看你又怎样？」蕙芳脸一红，道：「岂有此理！这是什么玩笑？」周锡爵道：「媚香不要理他，你到这里来，咱们谈谈。」蕙芳到那边席上，打了一转通关，又到这边来打了一转。张仲雨又把蕙芳叫了去了。诸人已坐了一天，到迎亲时刻尚早，也各自暂散。那苏府繁华不能细述。

明日辰刻，春航先行了亲迎之礼，随后子云并一班迎亲的，押了花轿到苏府来。一切交代排场已毕，花轿回来。一路笙歌鼎沸，仪从纷纭，满街车填马塞，好不热闹。进了门，请出新人，拜了花烛，珠围翠绕，玉暖花香，说不尽富贵风流，温柔旖旎。外面那些宾客及诸名士又足足闹了一日。到晚间，春航进房，见了新人，果然应了子云的话，真象蕙芳，便万种温存，十分美满。真是佳人才子，玉女仙郎，占尽人间幸福矣。明日，苏夫人请了他大姑奶奶浣香与徐子云夫人袁绮香去陪新，吃扶头卯酒。田太夫人请了王文辉的陆氏夫人，带了他大姑奶奶蓉华并媳妇孙少奶奶佩秋；又请刘守正的夫人，没有来，他媳妇吴少奶奶紫烟来了。周锡爵、杨文猷、陆宗沅的夫人都辞了。

却说华夫人清早起来梳妆，群珠伺候打扮停妥。华公子进来，在妆台边坐了一会，忽然笑道：「不知二妹心里此时怎样？还是苦，还是乐？」华夫人笑了一笑道：「亏你作姐夫的，讲出这句话来！」群珠也都微笑。华

夫人见公子手内的扇子不是前日写的那一把，要过来看了一眼，把这词念了一遍，道：『好词！这扇子哪里来的？』公子道：『是陆素兰的。我爱这首词，所以带了他回来。』华夫人道：『这首词甚好，但不象是送朋友的。若送朋友，怎么有这「只道今生常厮守，盼银塘不隔秋河汉」呢？若说夫妇离别之词，又不象；说是赠妓的，也不甚象。然而语至情真，却有可取。』华公子笑道：『你真好眼力！这一评真评得不错。这首词是一个人送琴言的，可不是夫妇不象夫妇，朋友不象朋友，妓又不象妓么！然而有这片情，真写得消魂动魄。』华夫人道：『是度香作的么？』华公子道：『不是，是梅庾香，就是琴言向日的知己。』华夫人问道：『前日我写的扇子呢？你不要给人瞧。』华公子听了这句话，方想起给了素兰就是这扇，心中甚悔，一时没有留心，只得说道：『我不与人瞧。我恐搨旧了，已收起了。』华夫人也不疑心他给了人。

将要出门，带了宝珠、爱珠、蕊珠、珍珠、明珠、掌珠六婢，又带了小香儿与两个仆妇。此时新秋，天气尚热，也不须多带衣服，带了一个小锦箱，一个锦匣，装些花钿脂粉。外面叫一个老年的管家骑了顶马，金龄、玉龄、兰龄、桂龄骑了跟班马。华夫人出房到内花厅，就坐肩舆出了垂花门，上了车，另有车道，绕过大堂，家人方上马。随后八辆大鞍车，坐了群婢，雕轮绣幌，流水一般的出城，来到了田宅。

众夫人已到，田老夫人迎下阶来，群珠扶着夫人进来。田老夫人一见，真是仙娥下降，玉女临凡。走上台阶，田老夫人一把手挽住了，众夫人出座相迎，华夫人略略照应。管家婆铺下红毡，华夫人行拜见礼。田老夫人再三推辞，执定不肯。华夫人拜了，田老夫人也还了拜，然后与众夫人相见。除了徐度香的夫人之外都不

认识，徐夫人一一告知，都相见了，然后请出新人来拜见了婆婆，又与各位夫人也对拜了。六珠婢磕了田夫人的头，又与新人叩头贺喜。苏家赔房的一群丫环、仆妇十七、八个，还有许三姐，都到华夫人面前来叩头，把三间花厅挤得满满的了。

鼓乐开戏，请新人正席居中，东西分了两席。田夫人定席，徐夫人坐首席，徐夫人道：『老伯母怎么将侄女当作客了？这首席该定新亲，是要华家妹妹坐的。』田老夫人只得让华夫人坐，华夫人道：『这个侄女如何坐得？』即对徐夫人道：『姐姐，我姐妹不知叙过多少次了，怎么今日忽然推起来？』徐夫人道：『往日我就僭你，今日妹妹是新亲，况且你老远的出来，我又近在此，我如何僭得你来？』华夫人道：『今日姐姐是家母请来陪舍妹的，叫妹妹跟着姐姐过来，怎么今日倒要让我坐呢？』徐夫人笑道：『我今日与你让定的了！非但我不坐这首席，连那边首席我也不坐。那边自然要让王老伯母的。』田老夫人道：『这个贤侄女太谦了！若序齿呢，自然是王太太，但是老身请来作陪的，只好委屈些了。贤侄女不必过谦，从直些罢。』徐夫人哪里肯坐，便道：『老伯母吩咐，侄女就坐那边，这边是一定不坐的。』便走到西边去了。田老夫人见徐夫人决不肯坐，只得又让华夫人，华夫人又与徐夫人让了好一会，让不过徐夫人，经陆夫人也帮着田老夫人劝他，只得坐了。陆夫人坐东席第二，刘少奶奶坐第三；王少奶奶坐西席第二，颜少奶奶坐第三。田老夫人在东边作陪。陆夫人对田老夫人道：『太太那边不用你过去张罗了。』便叫蓉姑道：『你在那边代作主人罢，省得田老太太走来走去的费事。』田老夫人满面笑容，站起来说道：『若得姑奶奶张罗，就妙极的了！』说罢，便福了两福，蓉华连忙还礼。陆夫人

道：『太太实在多礼，小孩子也当得起你这么着？他们姐妹聚会还高兴不过，只怕你老人家过去倒拘束了他们。』

田老夫人见新妇这般天姿国色，不觉喜动颜开。再看华夫人，真是同胞姊妹，一样娇柔，分不出次第来。看他们二人，倒像在哪里风过一般，想不出来，惟觉眼中很熟，想去想来，原来有些像苏蕙芳，怪不得象见过的了。看徐子云的夫人袁绮香，是冰肌玉骨，雍容大雅，真是林下风流，与子云恰是一对佳偶。刘少奶奶娟秀可爱。颜少奶奶秀丽超群，甚是洒落。王少奶奶静婉和妍，与刘少奶奶仿佛。再看那陆夫人，虽是四十以外中年人，骨格风华，穿衣打扮尚极美丽，两颧微露，脸上生了几点雀斑。若远远望去，尚是一个绝代佳人，象个智慧聪明，才辩出众的人。

陆夫人道：『想我太太真有天样大的福气，生这个状元儿子，娶这个天仙媳妇。你老人家只怕是王母下凡，灵妃转世，所以有这些仙子、仙女跟了你老人家下来。我们虽不算蟠桃会上人，今日却也沾了多少光，托了多少福！』田老夫人笑道：『我看太太的福气也就是全福了。自己是正二品的诰命，到一品也快了。膝下佳儿、佳妇朝夕承欢，还有两位千金在家。东床又皆是人中英俊，大姑爷已是极好的了，前日我见二姑爷这个品貌，谁还赶得上？他学问是小儿佩服得很的，下科怕不是一门三鼎甲么！』陆夫人欣欣笑起来，道：『据太太在外面看我，我原象个有福气的。殊不知一家就是我一个人操心，还要照应到外头的事呢！我们老爷他是不管家务的，至于儿子、女婿，却也不算不好，但此时都还未中。我想起起来，我只怨我们老爷，去年偏又作了主考。』

我早料着有这件事，我劝他先告一个月的病假，躲过了这个差。他执意不肯，倒说收了几个好门生，也与儿子、女婿中了一样。你看如今是一样吗？依了我的话，三个人进场，难道一个也不中出来？所以被他误尽了。八月内又听得考博学宏词，这也是百年难遇的，考中了也可作翰林，但知道考得中考不中呢？设或又派了他作起主考来，那就是坑死人了。太太，你将我来比你，若论上半世呢，我也将就，论下半世，只怕就差得远了！』华夫人与刘少奶奶听他这一口清而且脆的话，听得甚有趣；又见他卷起大袖子，手上金钏、金镯，碰得叮叮咣咣，那一种精明爽辣的样子，倒也可爱。那边徐夫人笑道：『伯母倒也不必自谦。我看你们两位，一位是东华圣母，一位是南岳夫人，正是敌体！』

新人坐了一坐，早已告退。这边太太们讲得好不投机。底下是许三姐张罗，徐家的红雪、红莲、红香、红玉、红梅、红月、红露、红英八个，并华家六珠与那些家人、媳妇、丫环们，整整坐了八桌。这八桌里头，有会说会笑的，有会喝会吃的，有抿着嘴不开口的，有缩着手不动箸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模样。三姐八面张罗，满场飞舞。

正席上听了几出戏，放过了赏，散了席。太太奶奶们都到新房中坐。华夫人与他妹子说了好一会话，然后告辞。徐夫人要留他逛园，华夫人说：『晚了，改日再来奉拜罢。』遂事了群珠登舆而去。徐夫人也即告辞，陆夫人同了女媳回去，刘少奶奶也回。田老夫人一一相送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

话说前回书中，华公子将自己扇子与素兰换了，后被华夫人问起来，方知将夫人写画的桃花扇子与了他，甚是懊悔。一日，即命家人去叫素兰，说明叫他带了前日的扇子来。

那日素兰正在蕙芳处，商议开那古董铺的事。苏、陆之外，尚有袁宝珠、金漱芳、王兰保、李玉林要来。大家商议：『那古董书画等物，公凑些起来也就不少，况且怡园花木极多，尽可分些来应用。我们何不先开起来？再到南边置办也未尝不可。若要等买齐了，就有两三月耽搁去了。』蕙芳道：『如今我们几个人凑起那古玩来，能有几样？而且也没有很好的东西，奇书名画更少，开张起来空空的什么样子！若尽靠些花木，不成个花局子了么？』宝珠道：『要凑东西其实也不难；若说书画，前日我见度香园中晾晒，也数不清有多少，一种书有十几部的，他要这许多作什么？法帖重的更多。若画，那似假似真的也有几十箱，横竖将来总饱蠹鱼的了，分些来，他岂有不肯的？至于古玩，好的自然不好去要他，他那不爱的东西，要几件来也就搁不下了。就怕什么香料、针黹，顾绣的东西倒少，又要新鲜，卖不得旧的，后来再添也可以的。这房子也不用收拾，一切俱好，器皿、什物皆有，我们一班人全进去，也住不满他。只要作些橱柜等物，一完备就可开张，中秋前后尽来得及了。』漱芳、兰保同声说好，又说：『就这么着，我们大家去找度香商量。』

正商议间，忽见素兰的人进来，说：『华公子打发人叫，立等进城。』素兰道：『他叫几个人？』那人道：『就叫你一个，说叫带了扇子去。』素兰道：『我道他叫我作什么，原来是为这把扇子。』蕙芳道：『这扇子一定是他

夫人写的了，所以来要回去。』素兰就辞了众人，到家换了衣服，带了人上车，一径到华府来。

先到门房应酬了几句话。再到珊枝处问了缘故。珊枝道：『我不知道，或者要你写什么。』素兰在珊枝房里略坐了一会，珊枝道：『公子在园中，就去见见罢，省得他等。』于是珊枝领着素兰一径入园来。只见秋色斑斓，灿然可爱。问了园童，方知在潭水房山。二人登高涉下，过竹穿林的走了好些地方，到了门口。珊枝先回明了，素兰进来见了公子。公子正在那里画扇子，旁边站着个小丫环，还有两个小书童。素兰请过安，站在一边，华公子命他坐了，素兰见公子所画的扇子，也是两枝红白桃花，设色鲜明，甚是可爱。华公子知他爱看，便递给他道：『你看看有什么毛病么？』素兰接了过去看了，道：『兼工带写，得意得神，钱舜举、徐熙合为一手！』公子道：『前日那把扇子带来没有？那是人家的，那一天我没有理会，带在身边。昨日那人来取时，我才想起给了你，这扇子却要还他。』素兰从扇袋里取出来，双手奉上。公子看了一看，搁过一边，便道：『你的书法我是请教过了，你的诗词我尚未见。何不将那《梁州序》也作一首，赏赏这扇上桃花。』素兰笑道：『字已是勉强的，诗词上没有功夫，不敢献丑。』公子笑道：『太拘泥了，你这样灵慧人，怕不是绣口锦心，作出来还要比人好。不要谦，今日在这里逛半天。既要制曲，自然不可无酒。』叫香儿到小厨房要几样果品，并要那莲心酒来。

公子道：『你们这班人，为什么从前定要学戏？既学了戏，倒又不专于戏，学成了多少本事！我想从前戏且中，也没有你们这一派，就有几个小聪明的，也拿不出手，况且他们的品行，我就不好说了。』素兰道：『我们这样本事算得什么？因是我们这等人是不应会的，所以会写几个字，会画几笔画，人就另眼相待，先把个好字

放在心里。若将我们的笔墨换了人的名氏，直怕非但没有说好，尽是笑不好的了。」公子笑道：「这话也有些理，但真好真歹，人也看得出来。若你们的笔墨真是那小孩写的仿格，小丫头描的花样，难道也说好不成？况且我又奉承你作什么？好歹自然要分得清，岂可没人之善？但是你们后来这个行业倒难，这碗饭也不是终于好吃的。」

素兰道：「如今我们几个人，现在想出一条道路。」就将蕙芳、宝珠等要开书画古董，并些针线、香料、花卉、绸缎等物，合成一个大铺子的话说了。公子点头道：「这倒罢了。你们这几个人，也只好老是乡。这个铺子几时开呢？」素兰道：「此时货物都不全，所有东西皆要到苏杭去置买。先想凑些书画等件，布置起来，原不当买卖作，不过这几个人没有事，在那里坐了，作个公局的意思。至于要等置齐物件，必要到十月才能完备。」华公子道：「要些什么东西？定要到苏杭去，京里置不出来？」素兰道：「那里便宜。至于花绣、刻丝等物，皆是苏杭来的。」公子道：「定要那些东西么？依我倒不要，若卖那些东西倒俗了。」素兰笑道：「不过有这些东西搭配着热闹些，不然也与那些书画铺一样。且既作买卖，那伙计的辛俸饭食也须出在里头。」公子道：「自然，既开铺子，就要打算盘了。设或将来我来买把扇子，你也必得开个虚价儿。」说得素兰笑了。公子道：「你要些刻丝、顾绣的东西，只怕我倒有，若用得用不得，就不可必了。前日听说库房里蛀坏了几个箱子，糟蹋了多少东西！大约有七、八十年没有用着他，还是我老老太遗下来的，只怕用不得，颜色黯淡，花样古老了。如果用得，我每样给你些，教你开成这个铺子。至于古董、书画，也有，要好的不能，不过中等的。」素兰请安谢了，道：

『府上中等的，就是外头上等的了。』

正说间，香儿领着两个书童，拿了酒盒来。珊枝见素兰喝酒，想没有什么差使，便走开了。华公子道：『喝一杯润润诗肠，好得佳句。』素兰道：『今日真要出丑，恐石子里榨不出油来。』公子道：『不用谦，况且是曲，一发熟极生巧。』素兰接过酒壶，与公子斟了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心中好不思索。且看那潭水房山的景致，屋是一统五间，东半临水，象怡园练秋阁光景。西边叠叠层层的危石，盘着藤萝、薛荔，陪着松柏桐杉。池内荷叶半凋，尚有几朵残荷，余香犹馥。其余草花满地，五彩缤纷。后面玻璃窗内，望见绿竹萧疏，清凉爽目。素兰饮了几杯，公子道：『你看过后面那块石头没有？』素兰道：『没有。』公子领他从屋西到后面竹林中，素兰见有个石台，上面竖着一石，如春云出岫模样，顶平根瘦，有八尺多高，浑身是穴。公子向右根边一个小穴，指与素兰道：『你看这个字。』素兰看时，是『洞天一品石』五个字，又一行是『五月十九日米芾记』。素兰道：『这就是米元章的「一品石」么？闻是共有八十一穴。』公子道：『你数数着。』素兰数了一会，那高处及顶上的如何望着，也就不数了。看了一会，问公子道：『我闻米元章拜石，成了佳话，后人便绘他的《拜石图》。听得这块石在安徽无为州衙门里，怎么取来的？』公子道：『米元章拜的石不是这块，那是无为军中一块英石，也生得玲珑，这是他宝晋斋的「洞天一品」，若要考清这块石的来历，一时也说不清。这是我祖太爷在南边作官时，地下刨出来的。从运河运到张家湾，特作了四轮的大车，用十二套的牛才拉进来。』

素兰又到各处逛了一逛，重复进来，要了纸笔，说道：『方才倒想了几句，只是不好。』便写了出来，是：

春光早去，秋光又遍，一片闲情空恋。齐纨皎洁，写他红粉娟妍。恨随流水，人想当时，何处重相见？韶华在眼轻消遣，过后思量总可怜。休负了，金樽浅！

华公子看了，不禁狂叫好道：「你这首真是『黄娟幼妇』，可称绝妙！恰是题画的荷花，何等凄清婉转，动人情味！」连吟了四、五遍，忽将素兰看了一会，素兰低了头。公子凄然动容，叹了一口气，又问素兰道：「你这首词是何寓意？要说得这样。」素兰道：「也没有寓意。公子画的是桃花，况今秋天，似乎不能与春日赏桃花一样题法。」公子道：「这个自然。但你另有寓意，不然何以要说『恨随流水，人想当时，何处重相见』呢？而且又说『韵华在眼轻消遣，过后思量总可怜』。这明明是由前思后，翻悔从前，轻看春光之意。但凭你怎样惜春，而春不肯留，又将如何呢？」素兰被他破词中之意，只得遮饰道：「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寓意，公子这一讲，倒象有意味的了。」公子笑道：「你明明将琴言借题发挥，感讽我，但究竟是他负我，非我负他。我如今一想，在我这里，也终非了局，如今他倒好了。」

素兰见他说明，不能再辩，只得说道：「公子之待琴言，原是没有说的。但琴言用情专一，不善变通。倘使琴言一进京来，就遇公子，有这番恩典，他竟可以杀身相报，至死不怨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他与梅庾香到底是怎样交情？」素兰道：「他与梅庾香的交情，其实也不甚亲密，就是两心相照，悲多欢少。这是人人解不出来的，一见就哭，大约前世有点因果在里头。那日扶乩，说琴言原是屈公前生之女，我想庾香前世又是琴言什么也未可知。」华公子道：「这事渺茫，譬如你作了琴言，当怎样待人呢？」这句话，素兰倒有些难答，支支吾吾起来。华

公子笑道：『你作了琴言，待庾香怎样？我在这里又当怎样？事齐乎？事楚乎？必有一个主意。』素兰面泛桃花，只是不语。公子道：『这有什么不好说？况我们皆是光明正大，无一毫暗昧之心。难道一人只许有一个知己，不准有两个么？』素兰道：『若论知己，自然越多越好，就以蕙芳之与田春航，瑶卿之与金吉甫而论，春航固是蕙芳的知己，吉甫固是瑶卿的知己，就以蕙芳之待春航，瑶卿之待吉甫，也是报知己之报了。事虽不同，情则一也。然而他们待外人也是这样，心里却有权衡。外面若无轩轻，不露出厚薄来，所以人也不能说他们，也不能妒他们。若琴言之心，没有一点曲折，这样就是这样，那样就是那样，所谓孤忠苦节，不避艰险，不顺利害，其实也是他的好处。』

公子点头道：『你说得是，我毕竟不是他的知己，但度香又怎样的待他？算知己不算呢？』素兰道：『若说度香待他，真也是个知己。度香第一能包容，第二能体贴。琴言之待度香，或冷一会，或热一会，哭一会，挺撞一会，度香非但不介意，倒反过意不去，百般的安慰他。所以他视度香也算一个知己。』华公子道：『这么看起来，我还不如度香。这也是各人的性情，勉强不来的。』又问：『那漱芳呢？』素兰道：『漱芳是个和而不同的，外面虽和顺，内里却有把持。』

公子道：『你看我的珊枝如何？你要直说，不许恭维他。』素兰一想：『这个倒定要恭维几句才好，若实说了，是要出乱子来的。』便道：『这个人还有什么议论呢？又忠直又正派，知恩报恩，还有什么说话？公子恩能逾格，珊枝公尔忘私，城外人都这么讲。』公子大笑道：『这句话有些违心之论！我闻珊枝不利于人口。』素

兰见公子口虽如此说，心上觉得很乐，便答道：『没有说他的人。他待人也好，说他怎么办呢？』公子道：『虽然这么说，我看他是个有心胸的人，就取他见事明白。说话透彻，一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，就与人两样，所以我倒喜欢他。就是肚子里甚通，不如你们。我也曾教他念念诗、学学字，总弄不上来。今年稍明白些，寻常通候的书信也可以写写了。就这一样，别无他能。』素兰道：『他自小没有人教过他，但他这等聪明，也没有学不来的。』当下喝了些酒，又吃了些点心之类，又领了他逛了逛各处地方。

天色将晚，素兰告辞。公子道：『你若没有事，你今天住在这里，不必出城了。』素兰一怔，尚未答应，公子笑道：『这有何妨？难道是瓜田李下么？』素兰不语。公子又笑道：『我教你住在这里，也有个意思。先不是说那刻丝、顾绣的东西？你若住在此，我晚上就教他们翻出来，明日你看看可用得，捡些去，省得又费第二回手。不过是这个意思。』素兰起初当是戏言，及听了这话，甚是感激，便道：『果然天也晚了，也恐赶不出城，我也要与珊枝谈谈，就在他那里住罢。』公子道：『很好，我就去看那些东西。』说罢，带了小丫环进去了，一径到夫人房里，将素兰的和词给他瞧。

夫人看了，赞好道：『是今天题的么？字不是你写的，是珊枝写的吗？比往日好多了。』华公子笑道：『正是。』又道：『前日库房楼上那几箱的花绣片子，听得说都坏了，还有好的在里面么？』夫人道：『那六个箱子，坏的算起来也不过三分，有七分好的，而且倒是顶好的材料，如今新的还不及他。我已将好的挑了出来，分给十珠了。此刻还有三箱存着，要挑还可挑得出两箱。问他怎么？』公子道：『我想留着这些东西也无用，霉烂

了也可惜，不如赏人。如今有几个人相公要开个铺子，正要到南边买些东西，又没有人去买。我想起，何不把这些赏了他们？我们自己也用不着的。』夫人道：『明日再挑些看看，如有好的，就给他们。』当夜无话。

素兰在珊枝房内歇了。珊枝听得素兰在公子面前赞他好，十分欢喜，就与素兰谈心，又要与他换帖。素兰虽不满珊枝，但见他这番相待，也乐得送情，应许了与他结盟。二人谈了半夜，方各安睡。

明日，华公子吩咐将那三个箱子抬下楼来，再叫十珠婢挑选，选出两箱即可用，都是些绣蟒以及刻丝、顾绣的裙料、褂料，还有枕罩、桌围、椅帔，各色铺垫料，并零件、荷囊、扇袋的花片子，共装了两大箱。算起时价来，也值数千金。叫人抬出去放在珊枝屋里。公子又问宝珠要出那文房什物以及玩器、书画闲放着不用的那本帐来。

宝珠找了出来，公子看了，把笔点出了几十样，是新坑大端砚四方，中瑞砚六方，歙石砚十方，假铜雀砚二方，徽墨二十匣，印色一斤，田黄石图章两匣，青田石图章两匣，寿山石图章十匣，昌化石图章十匣，嘉兴刻花竹笔筒十个，大铜炉两座，小铜炉四座，大瓷瓶一个，大瓷瓿一个，宜兴茶壶二十把，云南玉碗一对，玉盘一个，围棋子两副，象牙象棋子两副，宝晋斋帖两部，阁帖两部，绛帖两部，其余杂帖数十种，南扇五十把，团扇四十把，绣花宫扇二十把，宣张二百张，高丽笺纸一百张，蓝绢红绢笺共四十张，白矾绢四匹，冷金捶金笺对纸共六十张，虚白笺一大捆，湖笔大小二百枝，香珠三十挂，香料十斤，英德石四座，玉烟壶四个，玛瑙烟壶八个，水晶烟壶十二个，玉如意四匣，宋元名款贗笔字画四十轴，手卷十二个，册页二十本。把十珠婢忙个半天才找全了，堆

了几张桌子。

公子吃过饭，点清了，也一样一样的搬到外边，叫素兰点了。珊枝与他开了一篇帐单，素兰见了喜不可言。这也再想不到的事情，竟有了半个古董铺了！在珊枝处吃了饭，珊枝帮他一样样装好，装了几木箱，用棉花碎纸塞了空处，免得车上碰坏，也收拾到下午时候。华公子出来，素兰谢了，说了多少感恩的话。公子道：『我昨日与你讲明的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在里头，这个比不得自己留下的。若铺子里卖的东西，也不过如此。若拿真古董出来，人也未必认得。』素兰道：『这已好极了！一刻时候要找这些东西，哪里去找？』就谢了公子出城。珊枝已预备了一个大车，拉了这几个箱子，与素兰送出城去不题。

且说蕙芳等，昨日早上见华公子叫了素兰进城，后来打听得一夜未归，今日又将一日尚未见他回来，心里猜疑，为什么事耽搁两日？再着人到素兰处打听，恰好素兰已回。少顷素兰到蕙芳处来，将华公子要他题那《桃花曲》，并待他一番光景，赏他好些东西，这铺子竟可开成了。蕙芳也甚欢喜，即同到素兰处，点了两支蜡，开了箱子，一件一件的看了，对素兰道：『这些东西若全买起来，也要好几千银子，而且未必有这好材料。再到度香处添几样，就可添可不添了。我明日就把橱柜置办起来，叫花儿匠来收拾花草，八月中秋竟可以开了！』素兰道：『题个什么名字呢？』蕙芳道：『我想题为「九香楼」，可好么？』素兰道：『好个「九香楼」！妙极，妙极！』又请了宝珠、漱芳、玉林、兰保等来，大家看了都极喜欢，同赞素兰能干，叫华公子这般倾倒起来，又赞他题的曲子，素兰颇为得意。

明日，宝珠等到子云处，将华公子赏给素兰的东西一一说了，并要子云回去也把帐单看了，点出花玻璃灯二十对，大小玻璃杂器四十件，料珠灯八盏，各色洋呢十板，各色纱衣料一百匹，各色贡缎二十四匹，各色湖绉一百匹、各色绸绉一百匹、座钟四架、持钟四架、洋表二十个、真古铜器一件、贗古铜器七件、碧霞玺带板两副、宝石大小六件、零星玉器一包、贗书画一箱、各色郭绒衣料十四、沉香半斤、檀香四斤、各种香料四十斤、各种丸散二十瓶、香牛皮十张、佳纹席十张、湘妃竹扇料一捆、桄榔木对联两副、描金红花瓷碗四桶，其余玩意物件数十件，花木随时搬取不入数内。开了一个单子给与宝珠，宝珠大乐，谢了谢，道：『这几日不必搬出，到开市那几天搬到那边去罢。』

春航知道他们要开铺子，又闻得华公子、徐度香帮了许多物件，也要与蕙芳些东西。但系苏小姐过门未久，虽然鱼水情深，但将蕙芳之事骤然说起，恐他疑心，要吃醋起来，只得托辞要了二百两赤金，送与蕙芳添买货物。蕙芳本想不受，但恐春航心上过不去，又见宝珠、素兰得了多少东西，自己又有好胜之心，只得收了，托子云着人到苏杭添置一切。子云封了金子，开了一个清单，写了一封书，着人到他乃兄署中，叫管总的徐福亲自置办。

一日，子云正与静宜、南湘、高品闲话，只见书童拿了一包书信进来。子云一看，封面是屈道翁在南京途中寄来的，心中一喜。拆了总封，里头有十几封信，与各相好，却都是琴言笔迹，说自己跌坏了膀子不能写，无非是些道谢等语。内有《怀怡园诸同人》五古一篇，并沿途七律八首。又见琴言另有一封信，子云拆开，内里是三

封，一封是诸名士同启，一封是众弟兄同启，一封庾香才子手启。子云一一拆看，与他们及与诸名旦的，写得已
经沉痛，及看与子玉的信，是和的《金缕曲》，只见写着是：

岂料真如此！又朝朝泪珠盈把，袖痕凝紫。烟水孤村何处也，回首迷离难视。又雨细斜风不止。若
果梦魂飞到，望长天早趁江云驶。须一刻，走千里。报君近事心先喜。纵生离只身还在，自应胜死。勉强
加餐期日后，要使形骸尚似。居两地从今伊始，自古多情成积恨，恨东流不接西流水。肠断矣，写此纸！

子云等看了大奇道：『不料玉依竟能与庾香那首功力悉敌，一样沉痛！』高品道：『玉依学问几时长的。
我去年没有见他能如此。』次贤道：『这是新进长的，不料受乃翁陶镕了几天，就这些进境，若过两年，不知要好
到怎样呢！』南湘道：『我只道庾香这首词是绝唱，不能和的，谁又想和出这一首来！我看到非玉依不能。』又
见另写着一纸道：

本要依韵，因原唱『烂』字韵不能再，勉强拾取反失性情，故另换韵。六月初九日阻风燕子矶，见铁
索链孤身，俗称乃陈妙常妆楼下，即《秋江》送别处。回想从前置身优孟曾演此事，不料今履其地矣！触目
伤心，愁多于水。犹幸南风打头，吹我北向。夜梦偏左，言与心违。村鸡一鸣，揽衣起坐。伤哉，伤哉，何
可言也！勉力加餐，愿期后会。请自宽解，以待晨昏。夏秋多厉，千万珍重！琴言百拜。

子云等看了，叹息一会。子云道：『怎样呢？将庾香请来罢。』次贤道：『不可，这首词他若见了，必有一悉
伤心痛哭，那时在这里，倒叫他难为情。不如送去与他，索性使他哭个尽性罢。』子云即着人将琴言并道生的信

送与子玉。

却说子玉自前日春航处见了诸名旦，单少了琴言一人，又感伤了数日。一夜在睡梦中，忽见云儿走来道：『少爷，琴言回来了！』子玉听了大喜，即问道：『在哪里？』云儿道：『就在门外。』子玉忙到大门外一望，只见烟水茫茫，杳无涯涘，失惊道：『这是什么地方？』迷迷离离，心无主意，沿着江堤走去，唯见白浪滔天，帆樯来往。走了一箭远路，忽又见云儿赶来道：『琴言在船上呢，闻说在燕子矶下守风。』子玉道：『此地到燕子矶有多远？』云儿道：『这是观音门，燕子矶就在前面了，但须得个船渡去。』二人在江边站了一会，见有一个小艇来，兰桨咿哑，极其干净。到了岸边仔细一看，那荡桨的可不就是琴言！

子玉叫道：『玉依从哪里来？』只见琴言拭一拭泪，将船拢了岸。子玉上了船，却又不见了云儿。子玉模模糊糊的问道：『云儿呢？』琴言道：『他又到前面去了。』子玉听琴言讲道：『一月之别，令人想死，你看我的眼睛都哭肿了。你倒绝不想着我。你那首词，我将他烧了灰吞在肚里，变了一肚子眼睛，哭也哭不出来。』子玉道：『可不是，你那上车时，我眼前一阵乌黑，倒象坐在你的车沿上同了你去。后来你把我推下来，我象跌醒似的，回去了病了十几天，怎么说我不想着你呢？』琴言道：『你怎么能到此地来？隔了一千五、六百里路呢！』子玉道：『方才云儿同我来的，我觉也不甚远，一出大门便到这里。』琴言一面荡桨，一手搭在子玉膝上，说道：『我如今恨你，我作了东流水，你作了西流水，接不到一处来。』

子玉尚未回言，只见琴言袅袅婷婷的站起来，坐在子玉怀里，一手勾了子玉的肩。子玉甚觉不同，要扶他

起来。忽然不是琴言，变了一个十七、八岁女郎，高鬟滴翠，秋水无尘，面粉口脂，芬芳竞体。子玉大惊，要推他起来，却两手无力，一身瘫软，只好怔怔的看着他。听得那女郎低低说道：『良宵风月，千里姻缘。妾家不远，长板桥头青楼第二门便是。君如不弃，愿订绸缪。』子玉大骇，心跳了一会，说：『桑中陌上，素所未经，此言何其轻出？一入人耳，力不能拔。知卿虽是戏言，但仆不愿闻此！』急欲起身离座，被那女郎挽住，嗤嗤的笑道：『世间有此呆郎，是何腐见！踽踽凉凉，一至于此。但君拳拳于杜玉依，非为色耶？男女取悦，天经地义。君何以胶柱之性，作刻舟之想？且两人凿枘，情何以生？你若非好色之心，你且将爱玉依的心说出来，君虽口具雌黄，想难文饰。若以貌论，你看杜玉依及我么？如今是泪眼将枯，面黄于蜡，憔悴欲死。劝你不必假惺惺，弃了他罢！』把子玉一把搂紧了。子玉大窘，只得叫道：『云儿快来！』那女郎又道：『呆郎，你叫什么！难道天下有女子调戏人的么？』子玉道：『你将何为？』那女郎道：『我也不过怜才爱貌的心，君固男子，岂无能办事耶？』子玉越急，正在无法，只见一个船拢将过来，船窗相对，却见琴言坐在舱里，吟他的《金缕曲》，凄惋欲泣。子玉叫道：『玉依救我！』那女郎发起怒来，将他一推，狠狠的骂了一句道：『世间有此措大，令人气忿欲死！』

子玉见两船相并，便从船舱里跨了过去。一见琴言，喜不可言。但仔细看他，果然是泪眼将枯，面黄于蜡，见了子玉，惟有掩面悲啼，子玉便觉心如刀割。琴言说道：『谁叫你老远的来？怎么忘了我的话？我是叫你不要来的。你看这一派长江，太太心上不惦记你么？适或受了些惊险，叫我如何当得起？』便呜呜的哭起来。子玉好不伤心，极意宽慰。琴言道：『我今和了你的词。』即取出来给与子玉。子玉好不伤心，极意宽慰。琴言

道：『我今和了你的词。』即取出来给与子玉。子玉接了过来一看，不见有什么词，就是从前到华府去时寄他那块帕子，唯觉血泪斑斑可数。子玉此时心中如万箭攒心，停了一会，问道：『为何你一人在此？你那义父道翁先生呢？哪里去了？』琴言道：『你问我那义父么？』叹了一口气，又泪如雨下，停了半晌，说道：『我也为要见你一面，不然这个地方就是我葬身之地了。』子玉不解所言，尚要问他，只听得后船舱有人出来，不见犹可，一见吓得魂不附体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他父亲梅学士，满面怒容，见了他大喝道：『无耻的东西！在家作得好事，如今又背了你母亲跑出来，这还了得！』子玉这一唬，口中不觉『哎呀』一声，要想往那个船上躲时，一脚踏了空，『扑通』的一响，落在江里。将身一挣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原来是场梦境。只听得虫声唧唧，月照纱窗，倚枕自思，唯有黯然神伤而已。

明日，子云处送了琴言的和词来，子玉看了一恸欲绝。过了半天，将这信与这词足足念了有百余遍。又喜琴言学问大进，竟成了名作。便缝了个古锦囊，置了此词，佩在身上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

话说子玉得了琴言和词之后，悲楚了好几日；又想起那个梦，见琴言十分憔悴，不知是何吉凶。只是郁闷不解，终日精神涣散，涕泪沾巾。

一日，梅学士的家书回来，与颜夫人说在任上很好，也取了多少真才实学的士子；现今有个进士，保荐博学宏词进京，托他带了三千金回来。说子玉年已十九，可以完婚，若要等我任满回来，要到明年冬天，适或又有调动，更觉迟了。况王质夫又系至亲至好，一切可托仲清料理，不丰不俭，叫颜夫人办了这件亲事。又与子玉一个谕帖。说近日寄来诗文，颇有些进境。今秋有宏词之试，你要自己明白，如可以自信去得，即求人保荐；如果不能自信，也不必好此虚名。颜夫人问子玉道：『你父亲问你信得过再去，信不过就不用去。你是怎样？』子玉道：『自信呢，也拿不稳必定可取，但如我这样的也多，就考不上，也没有不是什么不是处。』

颜夫人请文辉来商量，将家信与他看了。文辉道：『方才亲家与我的信，也是这些话。我去年就来问过的，我那里是早已预备停妥，不论迟早，总在八、九两月之内罢。至于考是必要去的，这有什么自信不自信？这事也在我，表妹不必费心。剑潭、恂哥也都要去的，一同求人保荐就是了。』颜夫人道：『至于子玉的婚事，妹子实在不在行，也没有一个料理的人，总求表兄事事说明，应该怎样，我们这里就遵着办，倒不要含糊才好。』文辉道：『这事也没有一定的办法。我们这样局面，太省也省不来，外面的排场是必要的。剑潭倒还明白，表妹一切吩咐他就是了。』坐一坐，别了颜夫人回去。将子玉、仲清、王恂托了刘尚书保了。

考期三日前，就忙乱起来，各士子投印结、买卷子，海内文人纷纷拥挤，自致仕先达以及布衣，共有七、八百人。子云托人保了次贤，次贤忽然的抱病起来，不能赴试，子云甚为太息。初九日，派了几位阅卷大臣，苏侯又做了总裁。华公子派了搜检官，徐子云派了收卷官，刘文泽派了弥封官，张仲雨派了巡逻官。

初十日一早，入场扁试，题目是《拟汉诏》、《拟唐疏》、《五经条解》、《五代南北朝年号考》、《治河策》、《问酌六科则例》、《增损盐法利弊》、《正本清源论》八题；二试是《大礼赋》、《大乐赋》、《大蒐赋》；三试《拟杜少陵北征诗》、《韩昌黎南山诗》，皆依元韵。这三场，子玉甚是得意。第一试共有八百人，就贴去了五百；第二场只三百名了；第三场出榜时，只取了六十名。王恂已被落，高品取在四十九，仲清取在二十七，子玉取在第二。另期殿试，子玉文星照命，也占鳌头。共取了三十二名，仲清、高品才高运蹇，皆被落。此科最年轻者，就是子玉一人，授了编修之职。颜夫人好不欢喜，正是身经三试，压倒群英，比中状元难得多了。子玉见仲清、高品、王恂等落第，心甚不安，并不以此自得，反谦逊了许多。拜了保荐老师，刘尚书是熟极的。及谒阅卷老师，苏侯见了子玉，就想起子云之言，真是日星鸾凤，喜不可言。王文辉与陆夫人心中半喜半闷；喜的是子玉考中；闷的是王恂、仲清不中。但接着要办女儿的喜事，也就喜多闷少。

一日，王恂的妻子孙佩秋与仲清的妻子蓉华，到琼华房里来贺喜。蓉华道：『妹夫恭喜，压倒了天下英才！如今是玉堂金马，才子神仙，比今科鼎甲还要体面了好些。这是妹妹的福气，我如何比得上来！』佩秋讲道：『二姑爷真是天下第一个才子！我听这些赴考鸿词，从前中过鼎甲、点过翰林的也有在内，也考不过二姑

爷。二姑爷不是名闻天下么？状元三年出一个，这宏词科是几十年考一回。不比中状元强得多了？』你一句我一言，把个琼华说得脸红，又不好回答，心上虽是喜欢，但未过门，如何可以公然领谢，只得手拈衣带，低头不语，姑嫂二人见他不好意思，就不说了。

蓉华见他妆台上摆设得甚是精雅，见桌上有一本诗集，蓉华翻看时，是南海杜军门浣白夫人的诗草。蓉华道：『这浣白夫人诗怎样？』琼华道：『诗也做得好，就是不脱闺门气，无甚体裁。』蓉华道：『你看那些题词呢，要算谁的好？』琼华道：『那瑶因女史，十首七绝就做得好。还有那浣香、浣兰这几首七律，真上绣口锦心，香因慧果，这两人不知是哪里人？』蓉华道：『这两人我七月内都已会过。有他们的诗么？我前日倒没有细看。』琼华翻了出来，蓉华看了道：『果然！这浣香、浣兰是苏年伯苏侯的女儿。浣香嫁与华家，浣兰就是田春帆新娶的夫人。这两姊妹真是才貌双全，世间少有的。』琼华道：『就是他们么？怪不得母亲回来，这么夸奖他们。』佩秋道：『他们姊妹倒象双生似的，一模一样，比二位姑娘生得还要象些。』

蓉华道：『我们虽是亲姊妹，其实不很象。你看二姑娘的秀艳风韵，倒象隐在肌肤眉目里面，象个碧纱笼罩着牡丹花，那花情花韵，隐隐的要透在外面，然却不露出来。我近来已是老干横斜，绝无姿态。你不见我面上颧骨也要显出来了。』佩秋道：『这是你近来瘦了些，终是有个外甥，自然累得慌了。我看苏氏姊妹，浣香华妍，象朵白牡丹，浣兰清艳，象是粉芍药；袁绮香象莲花，香能及远，觉有潇洒出尘之致。』蓉华道：『刘大嫂呢？』佩秋道：『刘大嫂倒象碧桃花儿似的。』琼华笑道：『刘大嫂小小巧巧，绝象樱桃花；他又会笑，又象含笑』

花，这个人最有趣的。」又问蓉华道：「那浣白夫人诗，你题没有？我打算也要题一首。」

蓉华道：「我实在心绪不佳，做出来也是不好，不如藏拙为妙。你是题的什么？你的歌行最好，自然是长古了。」琼华笑道：「我昨日胡乱做了一篇，要哥哥改改。他倒说好，就这么样。我细看实在不好，要重做了，还得姐姐润色润色。」蓉华笑道：「要我润色，那就请着了铁匠，点金成铁了。」佩秋道：「我看学做诗也不容易，人说『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』。若说唐诗三百首，我就很熟的，就是不会做诗。」蓉华道：「你是不肯做，做了又不肯给人看。前日你的《七夕》诗我就看得很好，为何有这样诗才要秘不示人呢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我何曾做什么《七夕》诗？你从何处看来？」蓉华道：「我听哥哥念的，还赞得了不得，这是谁做的呢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或者就是你哥哥做的，做得不好就说是我做的了。」

琼华笑道：「嫂嫂你说三百首很熟，你得意是那几首？」佩秋道：「我最爱念的是七绝，杜牧之的几首：

「折戟沉沙铁未销」，「烟笼寒水月笼沙」，「青山隐隐水迢迢」，「落魄江湖载酒行」，「银烛秋光冷画屏」；李义山之

「君问归期未有期」，温飞卿之「冰簟银床梦不成」。七律是李义山的《无题》六首，与沈佺期的「卢家少妇郁金香」，元微之的「谢公最小偏怜女」。五律喜欢的甚多。七古我只爱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。五古我只爱李太白之

「长安一片月」与「妾发初覆额」两首。」蓉华道：「你喜欢，我也喜欢些。五古如孟郊之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

衣」，杜工部之「侍婢卖珠回，牵萝补茅屋」，写得这般沉痛。七古如李太白之《长相思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金陵酒肆》、

岑参之《走马行》，杜少陵之《古柏行》、《公孙大娘舞剑器》，韩昌黎之《石鼓歌》，李义山之《韩碑》。五律如「山中

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」，「星随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」，「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春水香」，「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」。七律如崔颢之「苕霏太华俯咸京」，崔曙之「汉文皇帝有高台」，李白之「凤凰台上凤凰游」，你倒不得意么？」『佩秋道：『我也有得意的，譬如那大家的诗力量大，我就不能学他。若小巧些的，意远情长，还容易领略些。』』

琼华道：『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真是《全唐诗》中的精液！而温、李七古，止载义山《韩碑》一篇，便于初学津梁。若以我看去，一诗有一诗的好处，亦不可以优劣论。但我看时人多好做七律，以其格局工整，可以写景，又可以传情；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他，我倒怕做，只好做七古。唐诗中的七古，佳者亦难尽述，即如《三百首》中，如岑参之《白雪歌》，内云：

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散入珠帘湿罗幕，狐裘不暖锦衾薄。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犹著。

写塞外胡天，偏用「梨花」、「珠帘」、「罗幕」、「狐裘」、「锦衾」、「角弓」、「铁衣」等字相间成文，便成了清冷冷的世界，妙在言语之外。高适《燕歌行》云：「战士穷边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」，写得军中苦者自苦，乐者自乐。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云：

画阁珠楼尽相望，红桃绿柳垂檐向。罗帏送上七香车，宝扇迎归九华帐。春窗曙灭九微火，九微片片飞花琐。戏罢曾无理曲时，妆成只是薰香坐。

写女儿之娇艳自然，不同年年金线、代人作嫁的光景。若沉痛悲凉，则莫如老杜之《兵车行》、《哀江头》、

《哀王孙》等篇。人说李、杜诗格不同，我说杜诗也有似太白处，其《寄韩谏议》云：

今我不乐思岳阳，身欲奋飞病在床。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鸿飞冥冥日月白，青枫叶赤天雨霜。玉京群帝集北斗，或骑麒麟翳凤凰。芙蓉旌旗烟雾乐，影动倒景摇潇湘。星官之君醉琼浆，羽人稀少不在旁。似问昨日赤松子，恐是汉代韩张良。

不绝似太白么？还有韩昌黎《谒衡岳庙》与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诗，绝似少陵。不知二公当日有意摹仿，还是无心相象的。『蓉华道：『你真论诗真切！将这些议论倒可以做一本《诗话》出来。』佩秋道：『我也看得出，却论不出来。说不真，说不透，倒教人驳起来。』琼华道：『五律自然以真挚为贵，其余写景写情，总也容易。如杜少陵之：』
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
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

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

四十字至情至语，为五律之冠！七律格律甚多，似以浩气流转为上。以我的见解，首举一首为格，我想如祖咏《望蓟门》云：

燕台一去客心惊，笳鼓喧喧汉将营。

万里寒光生积雪，三边曙色动危旌。

沙场烽火侵胡月，海畔云山拥蓟城。

少小虽非投笔吏，论功还欲请长缨。

这个格律最妙，后来仿者甚多。如杜工部之「风急天高猿啸哀」，「花近楼台高伤客心」，「岁暮天涯催短景」，「群山万壑赴荆门」，柳子厚之「城上楼高接大荒」，刘禹锡之「王濬楼船下益州」，李义山之「猿鸟犹疑畏简书」，皆是此格。此数首为一律，亦象一手。七律中亦有最真切者，如白香山之《望月有感》云：

时难年荒世业空，弟兄羁旅各西东。

田园寥落干戈后，骨肉流离道路中。

吊影分为千里雁，辞根散作九秋蓬。

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

这纯是血性语，几于天籁。香山诗当以此为第一。『蓉华道：『此是遭遇使然，所以人说穷而后工。』琼华道：『穷而后工也是有的。然而人未尝无此流离之苦，他却不能如此写，倒不写真情，要写虚景，将些凄风苦雨和在里面，虽也动人，究竟是虚话，何能如此篇，字字真切！』佩秋笑道：『我就不喜欢这等诗，若学了他不是成了白话么？』琼华道：『诗只要好，就是白话也一样好看。若极意雕琢，不能稳当，也不好看，倒反不如那白话呢。你看岑参《逢入京使》那一首：

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

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

再如王维的：
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何尝不是白话？却比雕琢的还要好。不然就要造意深远，措词香艳，字字是露光花气，方能醒眼。如王昌

龄《春宫曲》、《闺怨》，是人人说好的。其余如温飞卿之：

冰簟银床梦不成，碧天如水夜云轻。

雁声远过潇湘去，十二楼中月自明。

顾况的：

玉楼天半起笙歌，风送宫嫔笑语和。

月殿影开闻夜漏，水晶帘卷近秋河。

字字如花瓣露珠一样，你说可爱不可爱？『蓉华道：『被你批了出来，真觉得醒眼些。你看那些诗首首是

好的，也有可议处没有呢？』琼华道：『那我不敢。我是什么人，敢议唐贤？不要教人笑我骂我么！』蓉华道：

『这是我们的私见，有谁知道？』琼华道：『若说可议处，也有呢，我就要议那诗祖宗那一首少陵《梦太白》，诗

云：

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。

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

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

恐非平生魂，路远不可测。

此写得绝妙，并恐梦的不是真太白。以下接那「魂来枫林青，魂去关塞黑」这两句，梦的是死太白，不象是活太白了。何不删了这两句，直接「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？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。」如此径住。那「水深波浪阔，无使蛟龙得」也不要，倒觉含意不尽。『蓉华、佩秋都笑道：「真的，删了倒好，那个「枫林青」、「关塞黑」真有些鬼气。这是你的卓见！还有什么可以议的么？」』琼华道：「还有僧皎然《访陆鸿渐》那一首，古不象古，律不象律，不知选家何意？其诗云：

移家虽带郭，野径入桑麻。

近种篱边菊，秋来未着花。

扣门无犬吠，欲去问西家。

报道山中去，归来每日斜。

毫无意味。若讲律，现重了「来去」两字，真已失律之至。此种诗似是而非，断不可以学！至于五绝小诗，

另有別意，可入乐府。然尤难及者，如金昌绪之：

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

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

白香山之：

绿虵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此皆信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』

佩秋道：『姑娘论诗深得三昧，若去考博学宏词，怕不是状元？又是当初的黄崇嘏了。』琼华笑道：『单靠几句诗，中用么？』佩秋道：『二姑娘从前那些诗，我见你还要叫你哥哥改。不是我说，你哥哥倒未必做得出来；若做得出来，不至三场就被贴了。』蓉华笑道：『这句话给哥哥听见，他是要不依你的。』佩秋笑道：『我是没有学过做诗，但我前日听他们说杜少陵的《北征》，韩昌黎的《南山》，我将他翻出来看时，用的都是险韵。二位姑娘我倒考你一考罢，你们说《北征》多少韵？』蓉华笑道：『这倒被你考倒了。你是数了来难人的，我却没有数过，而且我也记不全。』琼华道：『《北征》好象七十韵。』佩秋道：『你记得他有几个重韵在里头？』

琼华道：『若说重韵，也只有一个「日」字。第三韵「朝野少暇日」与二十七韵「呕泄卧数日」，这是的确确是重的。』佩秋道：『还有「往者散何卒」与「几日休练卒」，与后「佳气上金阙」，下又是「洒扫数不阙」，虽是一字

两用，也要算重的。』琼华道：『这不好算重。一个是阙门的阙，一个是阙略的阙，不过是音同罢了，如何算得重韵？至于「卒」字更不是重。』至尊尚蒙尘，几日休练卒」之卒，乃是兵卒；「潼关百万帅，往者散何卒」，此「卒」字读「促」音，乃散何卒然之速也。韵本两收。』

蓉华道：『妹妹实在好记性！我只记得几句最佳的：是「瘦妻面复光，痴女发自栉」，还有「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」，归美明皇，其意正大，不高于刘禹锡之「官军诛佞幸，天子舍妖姬」，白乐天之「六师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」么？至于《南山》诗我虽看过，但一句也不记得，佶屈聱牙的，如何念得？且字又难认。嫂嫂你倒记得清么？』佩秋道：『我原是查了来，故意考你们的。若要念熟他，如何念得熟呢？且有一百韵之多，且字又难认。』琼华道：『你数错了。《南山》诗一百零二韵，内中一个重韵也没有，真与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一样，非大力量不能！』佩秋道：『你说没有重韵，我说也有一韵：「常升棠堦望，戢戢见相凑」，又云「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辐凑」，不是两个「凑」字？』琼华笑道：『你又论错了。「或赴若辐凑」的「凑」字虽刻的是三点水，其意是辐辏之「辏」，是「车」字旁。我要请问嫂嫂，鸟兽的「獸」字去了「犬」旁，是读什么字？』佩秋笑道：『有这个字？想还是「獸」字。』琼华笑道：『不是，是「畜」字，音「嗅」字。你不记得「因缘窥其湫，凝湛闷阴獸」注「獸，畜产也。」大约也是蛟龙所生的子，如虫的子为虾一样的光景。』

蓉华道：『可惜你不能去考！你若去考时，倒是必取的。这些诗都能这么烂熟，真是亏你！』琼华笑道：『我却倒是因出了这两个题目，新近才看熟的。』蓉华道：『你拿那《南山》诗来给我瞧瞧。』琼华找了出来。蓉华

看了两句，数了一数，问琼华道：『第七韵是什么字？』琼华笑道：『哪里有这种问法！就算熟极的，也不能记得第几韵是什么字。等我数下去。』即一韵一韵的念出来，笑道：『是「瘦」字。』佩秋道：『这实在难为他了，背得这么熟。想姑娘和韵是必定和得出来的。』琼华道：『这一百二韵，字虽难些，倒容易用。那《北征》诗，方才姐姐说的「不闻殷夏衰，中自诛褒妲」，这个「妲」字就难用得很，不知他们考上的是怎样用？妹夫、哥哥的也是用妲姬的「妲」字，大概除了这个也无二用了。』佩秋笑道：『只要问二姑爷就知用法了！』琼华脸上一红，不言语。

佩秋道：『将来二姑爷过门，第一天就叫二姑爷要背清了诗韵进房。不然关了房门，叫他跪在门外，别要理他，好叫他知道咱们女人中也有个博学的呢！』蓉华笑起来。琼华更觉含羞，停了一停，说道：『想是我哥哥跪过的。』佩秋笑道：『可惜我不配。若配时，你哥哥自然也要跪了。』蓉华道：『日子快了，我们姐妹也不能常在一处了。妹妹是个有福气的，不比我们。』又说道：『看看你外甥再来。』便出去了，佩秋也同了出去。琼华暗想道：『姐姐一肚子的牢骚，这也难怪他。但姐夫这样才学，终要高发的，不过迟早些罢了。』又想自己的郎君才得十九岁，已能如此，真是难得。但听得从前有个什么琴言，害他病了几场，如今不知这琴言又怎样了？

却说王文辉定了九月十九日吉期。颜夫人写了家信，说子玉已中宏词，又即完姻，一切交与仲清办理。仲清打起精神，幸他本来旷达，也不将这些得失放在心里，便照常一样。过了几日，吉期已到，两边各请喜酒，还有那些名旦夹在里头，送戏送席的闹了好几天。洞房花烛之夜，子玉一见，颇觉心花开放。说也奇怪，倒不是

做书人说谎，也是前定姻缘，皇天可怜子玉这一片苦心：因琴言是个男子，虽与子玉有些情分，究竟不能配偶，故将此模样，又生个琼华小姐出来，与琴言上妆时一样，岂不是个奇事？此事颜夫人久知，当日见了琴言，即说象他媳妇。这么看起来，就是两家的像貌，也是五百年前就定下的了。一见之后，又未免有些感触起来。忽又暗暗的解释，遂成就了良缘爱果，自然也不象那梦中措大的光景。若象那梦中的光景，岂不要将个琼华小姐气死了么！

明日，也请了袁琦香、苏浣香、浣兰、吴紫烟、王蓉华、孙佩秋来陪新人。群仙高会，又叙了一日。华夫人因是父亲得意门生，又是年伯母来请他，所以欣然而来。至排场热闹，与田家一样，不能细述。以后子玉闺房之乐，真是乐不可言。一个仕女班头，一个才人魁首。或早起看花，或迟眠玩月，或分题拈韵，或论古辨疑，成了个闺房良友，自然想念琴言之心也减了几分。

一日，子玉在房中与琼华谈心，值馆中有事请他，即便穿衣出门，不意将个小锦囊落在地下。琼华拾起解开时，见折着两张字，一张认得是子玉笔迹，一首《金缕曲》，反复吟哦，甚觉悲楚，知是送别词。再看那一张，也是《金缕曲》，想是那人和的，又看了信笺，写着琴言的名字，不觉心中甚喜，想道：『我几次问他那琴言，他总不肯告诉我实话，倒取笑我，说与我他生得一样。如今叫我拿着了凭据，看他回来怎样抵赖？原来他们有这样深情，彼此魂梦相唤，又说肠已断了几回，这个情倒是人间少有的。』又想：『我在家时，常听得哥哥与姐夫议论这个琴言，说他这段情来得很奇，令人想不出来的。今看了这两首词，果然非有情有恨人说不出去。』便将那词稿

收起，将那锦囊挂在一边。

少顷子玉回来，一时倒想不起锦囊。忽见挂在那边，便吃了一惊。琼华故作不见，只见子玉欲取不取，如有所思，颇为可笑。子玉忍不住把锦囊取了下来，捏了一捏，空空的，心甚着忙，知道琼华取了去了。别样倒可以辩，惟有那信上有琴言的名字，如何辨得来？欲要问时，又不好径问，只时时偷望琼华一眼。琼华忍不住笑了一笑，子玉藉此进言，便问：『为何好笑？』琼华道：『我笑么？我其实也不要笑，偏无故的笑起来。』子玉也笑道：『哪里有既不愿笑，而偏要笑的？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。』琼华又笑说：『人生有几断肠时？』子玉听了这句已打到心坎里来，便不敢再问，心上想：『走开了就算了，省得讲这一番糊涂帐。』琼华已瞧出他要走，若走了，这话就说不成，便要话兜住他，对子玉道：『我今日见了两首好词，我念给你听。』便念将出来。子玉笑道：『你不必论什么，单论这两首词好不好？』琼华道：『好！若不好，我还念熟他？但我不甚懂得词中之意，你讲给我听。』子玉笑道：『但凡诗词的意也不能讲的，一时要凑成那一句，随便什么都会拉上来。只可说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以马喻马之非马。若要认真讲起来，那《离骚》美人，香草之言，也去凿凿的指明他吗？』琼华笑道：『寓言是寓言，实话是实话，我也会讲。』

子玉听了想走，琼华拉他坐下，便念那词道：『何事云轻散，问今番，果然真到海枯石烂。』第一句就讲得这样沉痛，若叫我要接一句，就接不下了。好在一句推开，说「离别寻常随处有，偏我魂消无算。」人说「黯然而魂消者，惟别而已矣」。你便说魂消还不算，也不晓得消了多少回了。「又过了几回肠断」，这肠也断了几回。」

说到此，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『只道今生常厮守，盼银塘不隔秋河汉。谁又想，境更换。』又是一开一合。这上半阙已转了三层，这片情谁人道得出来？若算常常厮守，毫无间隔，成了一家眷属不好吗？偏偏的又要分离起来。』又念道：『明朝送别长亭畔，忍牵衣道声珍重，此心更乱。』我读到此也觉心酸，况身亲其际，不知要怎样呢！以后就去得远了，望又望他不见，也不知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所以说「门外天涯何处是，但见江湖浩漫」。然江湖虽只浩漫，要说我的愁肠，只怕一半还浣不尽呢！所以说「也难浣愁肠一半」。底下真是奇想，难道身虽离开了，不许我们魂梦相会么？但隔得老远，魂梦又未必能来。或者心动神知，且呼他的名字或者倒呼唤得来。于是非但我这边唤他，他那里也呼唤我，两边凑合，竟能凑着也未可知。所以又说「若虑魂梦飞不到，试宵宵彼此将名唤。墨和泪，请君玩。」这句也不消解，不过和墨和泪请你看就是了。是这么解的不是？」

子玉笑道：『解得一点不错。』琼华道：『我且问你，这人与你常相厮守，你却怎样位置他？』子玉道：『不过侍书捧研。』琼华道：『侍书捧研，何用魂梦相唤？』子玉着了一分急，说道：『我说你是我的知己了，自然是洞见肺腑，难道你也不能知我，何况他人！』琼华笑道：『我讲得这么透彻，怎说还不能知你呢？』子玉道：『别人讲些糊涂话也由他，你是不应该讲的。现在相貌还有些……』便住了口。琼华道：『噫！那你就应该住了口，不说下去？』子玉看了琼华，琼华也看了子玉，子玉只得赔笑道：『这事也不用讲他，横竖久后自知，也不须分辩的。我今日见着度香，说他夫人要请你去赏菊花，还请庸庵与剑潭的夫人，并众相好的夫人。你去不去呢？』

琼华道：『我不去罢。』子玉道：『为什么不愿去？』琼华道：『一来我也才过来，还没有满月；二来也要等太太吩咐，如太太去我就跟了去。』子玉道：『他们不请太太，单请你们一辈人。度香并说他夫人讲的，日子还没有定，要一家一家去问明了，都高兴来，要全到，不准少一个。还要没有大风的日子。若有一个不高兴，再改期，所以预先要问定了。』琼华道：『且看我们姐姐、嫂嫂怎样，他们若都去，我也去，如有不去的，我也就不去了。』子玉恐他再问琴言的事，尽找些闲话与他讲。琼华明知子玉心事，他不忍再问，叫他难为情了。正是：鱼水深情，凤凰良匹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愿作鸳鸯不羨仙。

下卷要详叙琴言在路景况，且俟细细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

话说琴仙出京之后，一路相思，涕零不已。十八站旱路到了王家营，渡了黄河，在清江浦南河赁店住了。写了江船，做了旗子，制了衔牌，耽搁了三日。道翁于漕、河两院都是相好，一概不惊动了，没有往拜。道翁有个长随叫刘喜，为人老实忠厚，四十多岁，跟随了五、六年，跟过江宁侯石翁太史，善于烹调，如今叫他伺候琴仙。这刘喜正是个老婆子一样，饥则问食，寒则问衣，琴仙甚得其力。

开船之后三天，到了扬州。道翁怕那些商人缠扰，要来求诗求画，请吃酒，请听曲，便不上岸。但要等过关，只得在关口等候。

是日一早，想着平山堂，要带琴仙去逛逛，便在船上吃了早饭，叫刘喜去雇了一个小船，从小南门沿河绕西门而去。此日幸喜凉爽，天阴阴的没有太阳。琴仙看那一弯绿水，萍叶参差两岸，习习清风，吹得罗衫晃漾，甚是有趣。行了数里，见一个花园，围墙半倒，楼屋全斜，古木鸦啼，繁阴蝉噪，正是『朱楼青琐声歌地，蔓草荒榛瓦砾场。』道翁道：『这是小虹园，我当日在此与诸名士虹桥修禊，眼见琳宫梵宇，瑶草琪花，此刻成了这个模样，令人可感！前面还有大虹园，也差不多，略还好些。』琴仙道：『若论这个园，当年只怕也与怡园仿佛。』道翁道：『那本来不及怡园，若能两园相并，再连到平山堂，就比得上怡园了。』过了一会，又见满地的灵石，尚有堆得好好的几座，其余坍的坍，倒的倒，滚满一地。又见几处楼阁，有倒了一角的，有只剩几根柱竖着的，看了好不凄凉。过了一座石桥，上面题着『虹桥』两字。那边岸上又有个花园，虽然略好些，尚未倒败，但那些洞房、曲

栏，当年涂泽的想必是些青绿朱丹，如今都成了一样颜色，是个白惨惨的死灰色。园中高处也望得见楼上的窗子，十二扇的只有七、八扇，还有脱了半边斜挂在上面。惟有树木茂盛，密层层一望不见天，那些鸣蝉嘶得聒耳可厌。倒过了好一会，才过完。便又过了一座石桥，三面皆通，署名为『莲花桥』，甚是完整。河面略宽了些，两岸绿柳阴中，露出几处红墙梵刹来，俨然图画。又见有几处酒帘飘漾，曲经通幽，琴仙游览不尽。

忽见前面有两个游船来，琴仙举眼望时，只见有两个人光了脊梁，都是皤皤大腹。那一个船坐着两个妇人，浓妆艳饰，粉黛霏霏。琴仙忽见他义父低着头看水，把扇子擦了脸，不知何意。琴仙又见那两个妇人，都眼瞪瞪望着他，一个还对他笑盈盈的。两船紧挨他的船身过去，两个妇人越看得认真，倒象要与他说话一般。琴仙不好意思，低了头望着别处。船过去时，琴仙身上忽然打来一样东西，吃了一惊，掉在船板上，看时，是一方白绢包着些果子。道翁一笑，拾起来解开，是些枇杷、杨梅、菱藕、桃梨之类。琴仙还不知从何处打来，问道翁：『这包是哪里掉下来的？』道翁道：『是那船上抛过来与你的，这倒成了安仁掷果了。』琴仙方明白是两个妇人送给他的，脸便红起来。道翁道：『这也不必管他，他既送来，也是他的好意，扰了他便了。』自己倒先吃了一个枇杷，琴仙终不肯吃。道翁道：『方才这两人是盐商家的伙计，认得我，我怕他们见了回去讲，又要来缠扰，幸他们没有见着。』

船到了一处，道翁同了琴仙上去逛了。琴仙见是个庙，进了山门，有个小小的园，也有栏杆、亭子。中间三间厅屋，写着『平湖草堂』。逛了一逛，也没有甚么意思，便又下了船。到了平山堂，景致就好了。山脚下就是

青松夹道，清风谡谡，凉浸衣衿。一磴一磴的走到山门，进去瞻谒。宝殿巍峨，曲廊缭绕，一层高似一层。四处灵石层叠，花木繁重。瑶房珠户，不计其数。不过也是旧旧的了，还不见得很荒凉。

过了御书楼，才穿到平山堂上来，见了欧文忠公的亲笔。见有个和尚出来，见了道翁，忙笑嘻嘻的上前施礼，问道：『屈老爷几时到的？』僧人眼也望穿了。道翁一看，那和尚有五十来岁，白白净净，高颧骨，颐下有三寸长的黑须。记得是个知客，忘了他的名氏，便也拱一拱手，道：『才到，现等过关，今日晚上就要开船的。』那和尚道：『哪里有这样要紧？』自然盘桓几天。』便骨碌碌两眼在琴仙面上转了几转。看琴仙穿着件白罗衫子，脚下一双小皂靴，便知道是他的少爷，便也两手和南，琴仙也还了一揖。和尚连忙让坐，问了道翁去向，即叫人拿出茶来，笑嘻嘻的对着琴仙道：『少爷是头一回，不晓得我们这里有个第二泉，请尝尝这个第二泉。』又吩咐人快将泉水泡那龙井茶来：『明日你们到镇江，就尝第一泉也不能胜似这个。』道翁道：『那第一泉也实在费力，往往取了出来，也不见得甚好。』和尚道：『你要把索子量准了尺寸，潮长时二丈四尺五寸，潮落时一丈六尺就够了，放到了数，才把桶盖扯起。若没有到泉出的地方，扯开了盖子，江水灌满了，泉不得进去，所以往往取出来不见好，就是没有量准尺寸。』道翁道：『是了，我只晓得金山脚下为第一泉，却不晓得潮长潮落时的尺寸，故取出来仍是江水，倒辜负了这个第一泉了！』和尚道：『容易，明日我们摆过江去取来，吊桶是现成的。』道翁道：『也罢了，这第二泉尝了，也不输似第一泉。』

那和尚道：『屈老爷，我们想杀你了。你去年说三月内就转来的，四月里包七太爷，鱼三老爷在这里赏芍

药、看罌粟，说起你来，说：「三月十五盐台大人的寿旦，盐务里干礼之外，还要做架屏，一时扬州城里竞选不出一个作家来。」其实翰林、进士不少在这里，他们说做得不好，只得找到江宁去找侯石翁老爷，送了十二色礼，六百银子；又请王大老爷王蒙山写了，又是三百两。他们说那时你老人家若来了，只消一桌酒，又快又好，连写带做不消两天工夫，岂不省事！等你来，叫他们东找人、西请人，好不为难。」道翁笑道：「这些商家就多花几个钱也不要紧。」和尚对琴仙道：「少爷，那边还有个花园，请去逛逛罢。」琴仙也想逛园，不敢说，看着道翁。道翁道：「也好，索性逛一逛。」和尚叫人开了门，引进了园，可惜是夏天，虽然今日没有太阳，也是热烘烘的，有那树木丛杂，翳障了不透风。各处逛了一逛，和尚又指那口井说：「就是第二泉。」

平山堂是江南胜地，凡各处过客到此无不游览。那和尚眼中男男女女也见过几千万了，却没有见过琴仙这样美貌。倒也不是邪心，不过那一双滑油油的眼睛，又生在一个光头之上，分外觉得不好些。只管参前错后，挨来挨去，殷殷勤勤，借着指点景致，若遇见石径难走地方，他便搀一把、扶一扶，琴仙的纤手倒被他握了好几次。琴仙心上好不恨他，脸上已有了怒容，便对着道翁道：「回去罢，恐天要下雨。」和尚道：「不妨，就下雨难回，敝山房屋颇多，尽可下榻。」道翁也恐下雨，且闻隐隐的起雷，便也要回去了。那和尚尚要挽留，道翁决意要走。琴仙见那开园门的几个人，问他刘喜要钱，刘喜给了一百大钱，尚还嫌少。和尚喝退了，直送出山门。

道翁与琴仙下了船，仍坐船而回。只见往来游船甚多，一去一来也有大半天，回来船已过关。等道翁、琴仙上了大船，即打了三回锣，抽了跳，开起船。趁着微风，到了瓜州，又要过关。这瓜州地方没有什么逛处，道

翁也无相好。明日又耽搁了半天，过了关。一日半到了江宁，在龙江关泊下。道翁忆着侯石翁，要在此与他盘桓几日。一早带了琴仙并刘喜，雇了个凉篷子，由护城河摇到了旱西门，进城雇了肩舆，到凤凰山来访侯石翁。

这个侯石翁是个陆地神仙，今年已七十四岁。二十岁点了翰林，到如今已成了二十三科的老前辈，朝内已没有他的同年。此人从三十余岁就致仕而归，遨游天下三十余年。在凤凰山造了个花园，极为精雅。生平无书不读，喜作诗文，有千秋传世之想。当时推为天下第一才子。但此翁年虽七十以外，而性尚风流，多情好色，粉白黛绿，姬妾满堂。执经问字者，非但青年俊士，兼多红粉佳人。石翁游戏诙谐，无不备至。其平生著作，当以古文为最，而世人反重其诗名，凡得其一语褒奖，无不以为荣于华袞。盖此翁论诗专主性灵，虽妇人孺子，偶有一、二佳句，便极力揄扬。故时人皆称之为『诗佛』，亦广大法门之意，而好谈格调者，亦以此轻之。

道翁与琴仙到了园，叫刘喜先将名帖送进。琴仙见这个园四面尽编槿竹为篱，种些杂树。望着里头疏疏落落，有几处亭台、院宇，甚是清旷，却无围墙。不一会，刘喜同了一人出来，说『请』，就将肩舆抬进。琴仙在轿窗里看时，高高下下，弯弯曲曲，有长松夹道，有修竹成林，有飞瀑如帘，有清泉作带，有三两处楼台接连，有几抱树木交格，鹤羽皑皑于栏中，鹿鸣呦呦于栅内。

到了一处，下了轿。走上前去，只见松石边迎出一位老翁来，飘飘然有凌云之气，不衫不履的，上前一把拉了道翁的手，把琴仙看了一眼，也一把拉了他的手，拉进了三间书屋。道翁与他叙礼，命琴仙拜见。石翁问道：『这位郎君与你是何瓜葛？』道翁道：『此是小儿。』石翁呵呵大笑道：『俭腹人要充饱学，寒乞儿要装富道。』

翁，再蘸妇还想学新嫁娘！你是个秃尾猢猻，怎么忽然有个小儿？难道这位玉郎是你口里吐出来的？」道翁笑道：「胡说！这原是我过寄的螟蛉。」石翁又笑道：「原来是螟蛉！」便拉住琴仙，两目注定，说道：「请起请起！好个玉郎！何物老妪，得此宁馨儿？难得，难得！」两人叙了叙契阔，就高谈起来。琴仙在旁，听那侯石翁声如洪钟，明炯炯两只三角眼睛，疏疏两撇白髭须。纵横舌辩，口似悬河。听得他将此疑难的经典，来问道翁说：「经书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？史书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？子书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？《汉书》上什么什么怎样解？却见道翁一一的回答出来，石翁不住点头。后来见道翁也问了他几种书，石翁也答得明明白白。两人又对驳了一会，各自抚掌大笑。

石翁即吩咐家人备出饭来。石翁是不饮酒的，拿出来陪道翁。琴仙不肯喝酒，道翁善饮，便一人自酌。石翁道：「我劝你也不必做官了。虽然得了别驾，究也难展骥足。你的相知也尽多，难道舍了这六品前程，竟没有饭吃么？」道翁叹道：「我并非老马恋栈，但也有个难处。你晓得我数十年来非特依然故我，反成个子身，还是立锥无地。我若有你这样仙才浓福，自然也会安享了。正是命宫磨蝎，无可如何！」石翁道：「仗文章也尽可自豪，何必手板在身，浮沉宦海？依我殊可不必。或身依莲幕，或遨游名山，岂不自由自在！」道翁道：「你不见汤临川与梅国桢的回书，说：『少与诸公比肩事主，老而为客，所不能也。仆少未立朝，老屈下位，岂能再作依人之想？况彩笔已还，枯肠难索，虚名有限，大敌恒多，养由基如一矢不中，毁者交集，我甚畏之。自今以后，将焚弃笔砚，善刀而藏，不作身后虚名之想，浮沉于半刺间，以终老是身足矣！』」

石翁也叹息了几声，又问道：『王质夫、刘敬之都好么？』道翁道：『甚好。我见他们一班的后人，个个都是佳品。』石翁道：『都好么？』道翁道：『第一是梅铁庵的令郎，名子玉号庾香，竟是人中鸾凤。今年若考宏词，是必中的。』石翁笑道：『宏词科也没有什么稀奇，熟读事、类、赋三部，就取得中宏词。』道翁道：『这是你老先生没有考上，所以提起你的牢骚来。』石翁道：『这也不然，我倒是公论。那梅铁庵的令郎怎么好呢？』道翁道：『第一相貌就好，温然如玉，学问各样全的，』石翁笑道：『相貌好了，自然心地灵慧，这是一定的。还有好的呢？』道翁把那几个名士一一说了，石翁道：『今年点状元的那个田君，他的父亲也算我的门生，中了进士就不在了。他的母舅张桐孙，也与我相好。这徐公子自然不用讲了，晓山相公可为善人裕后！』

道翁将怡园诸人分题的对子念与石翁，也赞了几联，说道：『倒不料一班小孩子居然能这样！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我辈老头儿倒要退避三舍了。』道翁又将那篇序又念了，石翁赞了两声道：『竟是一篇唐文，宋人四六无此谨严。但其中有两句还要斟酌斟酌。』道翁道：『就请教那两句呢？』石翁道：『「琉璃研匣，翡翠笔床，」是用《玉台序》，但他一浓一浓，相间成文，便入古格。他是「琉璃研匣，终日随身，翡翠笔床，无时离手」。此等句倒好。你换了「置鸂眼之端溪，卧鼠须之湘管」，此调便入时格。篇中虽有两句，却带古艳，惟此二语稍时，不称通篇。也只要点去「鸂眼」、「鼠须」四字，就救转来了。「琉璃研匣，常置端溪；翡翠笔床，时安湘管」，便是六朝句法。老弟以为何如？』道翁道：『真一字之师，敢不拜服！』

道翁又饮了几杯酒，道：『老兄近来诗力益肆，正如浔阳九派，泛滥横溢，弟倾心已久。但阁下之诗无论游

戏之言，也入全稿，似乎不可。何不分为「内集」、「外集」？」石翁道：「游戏之言，颇得天趣。《三百篇》不废《桑中》《溱洧》，何以圣人当日删《诗》，也不另编一集呢？」道翁道：「此是存本国土风，且寓惩创读诗者之逸志。若以吾兄现身说法，似以逸志为正音，以游戏为风雅。譬如群仙齐集于王母瑶池，而曲巷青楼之妖婢连袂而来，且得与彩鸾双成，并坐其间。无目者以为同一丽姝，而识者则既灌而往，已不欲观。且有妨于名教之作，尤宜割爱。兄如赵飞燕、卓文君风流太过，固不肯为小节所拘。但身后之名，权在人口，吾兄岂不自知？特以才华倜傥，厌作绳墨中生计耳！」石翁道：「敬佩良箴，自后必为留心，以赎前咎！」忽然看看琴仙，说道：「琼枝太艳。」又笑道：「无踰我园，无折我树檀。」琴仙听了说他「琼枝太艳」，便有些不悦。道翁望着园中道：「你这园真好清静，正是合着「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」两句。」石翁听了，始不为异，忽然悟了，说道：「可恶，可恶！」道翁也笑。

石翁道：「你送我副对子，要说得真切，不要那隔靴搔痒的话。」道翁念道：「天下词人皆后辈，」石翁大笑道：「当不起！但马齿加长也还说得去。」道翁笑道：「下联倒难对呢。」又说道：「此地有个卢莫愁，借他对一对罢。」卢家少妇是乡亲。」石翁狂笑起来道：「这个不可！这一句倒可用作印章，作对子不好。再想副大方些的。」道翁道：「我又想了一副，但你又要疑心的。」石翁道：「你且说来，就骂我也只要骂得恰当。」道翁道：「腹不负我，我不负腹；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」石翁想了一想道：「对子虽非是你的好心，但于我颇合。文章俱在，也是共见其闻的。千秋位置，自有一定。就用这一副罢。」

石翁见琴仙玉笋尖尖的拿了把扇子，便要他的扇子看，顺便拉他的手看了一眼，赞道：『此子有文在手，是有夙慧的。』便将他的手翻来翻去，迷离老眼看了两回。又将自己扇子递与琴仙。琴仙见这扇上画得甚好，不忍释手的看。石翁将琴仙的扇子看了一眼，原来是道翁画的《梅妻鹤子图》，就拿手搨着，又谈了一回。道翁要回船，石翁约他明日一早去游玩诸名胜，道翁应了。同了琴仙，辞了石翁，仍旧坐了肩舆，由旧路出了旱西门，坐船而回。

天已晚了，琴仙在路上始知换了扇子，心中甚悔。回船告知道翁，道翁道：『明日我还去，与你换了来就是了。』

过了一夜，明早石翁打发人来请道翁并琴仙，琴仙执意不去，道翁亦不强他。来人送上扇子说：『昨日拿错了。』道翁接了过来，也没有看，将昨日琴仙带回的扇子与了他，即带了一个家人，坐了木船，同了去了。

琴仙出来，取过自己扇子一看，见上面题了一首诗，是

谁咏枝高出手寒，云郎捧研想应难。

羡他野外孤飞鹤，日傍瑶林偷眼看。

琴仙看了，有些疑心，恍记得有个『云郎捧研』的故事。细细一想，心上恼起来，欲将这扇子撕了，忽又想等义父回来看看。『这种人何必与他相好！』便气忿忿的将扇子撂过一边，自己倒在床上发闷。忽又想起京中事来，更加凄楚。除了怡园一班名士之外，每见一个生人，必遭戏侮，甚为可恨！越想越气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刘喜送早饭进来，琴仙也不肯吃。刘喜见他烦闷，便撺掇他去游玩，说道：『大爷坐在船上，也闷得慌，不如进城逛逛。最好逛的是莫愁湖、秦淮河、报恩寺、雨花台、鸡鸣埭、玄武湖、燕子矶。小的同大爷进城散散闷。大爷总要晚上才回。』琴仙道：『我不高兴，怪热的天气，也不能走路。』刘喜道：『若别处还要走几步，若到莫愁湖、秦淮河、燕子矶，一直水路，坐了船去，不用走的。燕子矶我们前日走风，没有靠船，可惜明日就过了，开船再逛罢。今日去逛逛秦淮河，两边珠围翠绕，好不有趣呢！』琴仙道：『莫愁湖此去多远？』刘喜道：『也不多路，就在水西门一带。』琴仙心上想起怡园扶乩，有『后日莫愁湖上望，莲花香护女郎坟』之句，说他前生坟墓在此，心上便感触起来，十分伤感。便对刘喜道：『我有个亲戚的坟墓在莫愁湖，若去逛湖，我想去祭奠一番。』刘喜道：『这也不难，但是没有预备祭菜。』琴仙道：『不用菜，只要一杯酒，一炷香就够了。』刘喜道：『那更容易了。』便去叫了凉篷子，装了一个果盒，带了香、酒，交代了伙计们小心看船，扶了琴仙过了小船，双桨如飞的去了。

琴仙见是昨日所过的那条河，也有十余里，才到了莫愁湖。刘喜道：『我们且先逛逛，再去寻坟。』便引琴仙进了观音庵。到了里面，见两进重门，四面皆通，铺设精雅，满壁图书，尽是名人题咏。内中见有侯石翁的诗文，又见有江西学使梅士燮一副对子。琴仙见往来游玩的，也有士人，也有商贾，也有乡农，也有妇女们，摆着几张茶桌子，栏外就是满湖的荷花。和尚便泡了两碗茶来。刘喜请琴仙坐了，他拿了茶碗，又到一处去坐。琴仙见那些人走来走去，只管的看着他，有几个村里的妇人，瓦盆大的脸，鳊鱼宽脚，凸着肚子，一件复布衫子浆

得铁硬，两肩上架得空空的，口里嚼着大甜瓜，黄瞪瞪的眼珠，也看琴仙，当是戏台上的张生跑下来。把个琴仙看得好不耐烦，便叫刘喜还了茶钱，一径走出。只见摇船的提了酒盒上前，刘喜问道：『这个坟地在什么地方呢？』琴仙道：『我如何知道？要去找呢。』刘喜道：『是哪一家的？问了姓名方可去找。』琴仙一想，乱上并未判出姓名，便呆呆的想了一会，便说道：『我也不晓得姓什么。』刘喜笑道：『怎么亲戚的姓都忘了，那只好罢了。从何处找起？』琴仙道：『实不瞒你说，我从前请仙，乱上判出来，说我前世的坟墓在这莫愁湖上，却没有判出姓氏来。』刘喜道：『这话渺茫得很，哪知真与假呢？』琴仙道：『真得很，他各样事都判出来。』刘喜不好驳他。

琴仙走到湖边，只见一湖的荷花，红的似杨玉妃初酣御酒，白的似赵昭仪新浴兰汤。中间有些采莲船，也有几个小女郎在船里，还有些小孩子光着身在湖里嬉水。琴仙暗暗的默祷道：『上仙，上仙！承你指示了我的前身，又没有判出姓来，叫我亲身其地，无从寻觅，殊为恨事。怎样显个灵验出来，指点迷途！』琴仙一面祷告间，望四面空地虽多，并无坟墓。

忽见莲花丛中荡出个小艇来，有一穿红衣垂髻女郎，年可十四五，长眉秀颊，皓齿明眸，妙容都丽。荡将过来，琴仙谛视，以为天仙游戏，尘寰中安得有此丽妹！自觉形神俱俗，肃然而立。见那女郎船上放了几朵荷花，船头上集着一群翠雀，啾啾唧唧，展翅刷翎，毫无畏人之态，琴仙心中甚异。只见那女郎双目瞪瞪的望着琴仙，琴仙也望着他。不刻拢到岸来，那一群翠雀便刷的一声都飞向北去了。刘喜还拍一拍手赶他。刘喜问

那女郎道：『湖那边有什么玩的地方没有？』女郎道：『那边是城墙，只有个杜仙女墓。看兰苔花、翡翠雀，最好玩的。方才那一群翠雀，就是杜仙女墓上的，他懒得飞，搭我的船过来。』

琴仙听了有个杜仙女墓，触动了心事，即问道：『这个杜仙女是几时人？』那女郎道：『我却不知，只听说有七、八十年，也是个官家的女儿，死了葬在这里的。』琴仙问道：『何以要称他仙女呢？』那女郎道：『他看这个地方，也数得清的人家，如何有那样华妍妙丽的女郎？见他常常的荡个小船，在莲花丛里或隐或现的，人若去赶他，就不见了。后来见那边有个小坟，坟周围有许多斑竹，坟后一般凌霄花，那盖盘得有一间屋子大了，有无数的翠雀在里面作窠。又有许多兰花，奇奇怪怪，一年开到头。人若来了，回去就要生病。所以地方上人见有些灵验，便不敢作践，倒时常去修葺修葺，也没有牛羊去践踏他。到初一月半，还有人过湖烧香呢。』琴仙道：『我也过湖看看，你肯渡我过去么？』女郎道：『你就下船来。』

琴仙即叫刘喜拿了酒盒并香，叫船家先回船去。下了船，那女郎荡动了桨，刘喜也拿了一支桨帮着他荡。女郎问琴仙道：『你是哪里人？』琴仙道：『我本人苏州人，如今从京里来。』女郎又问道：『如今要到哪里去？』琴仙道：『到江西去。』女郎问一句，琴仙答一句，已到了湖岸，女郎道：『我领你去罢。』琴仙道：『很好。』

女郎拿了一张荷叶，一朵荷花，领了琴仙穿过树林。那城墙是因山为城的。走入斑竹丛中，见两树马樱花开满，还有几棵紫薇、木槿，果然有个小小坟墓，幽香扑鼻，开满了无数的惠兰。山脚下有一盘凌霄缠在石上，结了一个圆顶，绿荫荫如伞盖一般，里头啾啾唧唧，翠鸟乱鸣。清风一吹，香入心骨。琴仙先倒伤心，及走到了

这个地方，翻觉尘心涤尽，栩栩欲仙。若能结庐在此，便比什么所在都好。扞苔剔藓的，将那坟垅看了许久，便叫刘喜从火镰内取了火，点了香，烧了酒，将那带来几样果子也摆在坟前。

那女郎道：『我来帮你。』于是将荷花剥下一瓣，放在坟前，满满斟了一花瓣酒，将那些果子放在荷叶里，叫刘喜将那盒子拿开，问琴仙道：『你为什么什么不拜两拜？』琴仙道：『我即是他，他即是我。』那女郎笑道：『这是怎么讲？好呆话！既有了你，就没有他；既还有他，就没有你。』琴仙听这话有些灵机，便看着女郎，女郎也看着琴仙。琴仙道：『你不知道我，只知道他，』女郎道：『我倒没见着他，倒见着你。无缘无故的祭他作甚？』琴仙道：『有个缘故，对你讲你也不明白。』那女郎道：『既不明白，也不消讲了。』琴仙就坐在地下，那女郎也坐在一旁。琴仙颇为留恋，不肯就走，倒是那女郎催他道：『可以回去了。』琴仙只得起身，将那些果子送与那女郎。女郎笑道：『我不吃这些东西。既然你送我，我不受你的又不好，与你种在此处，等你将来再来看罢。』在头上拔下根簪子，在坟前掘了几个小坑，将那桃、李、苹、梨四样种了，其余的还装在他盒子里，给刘喜带回。琴仙看了甚是诧异。女郎催促起身，遂下了船，渡过湖来。刘喜要给他的船钱，女郎笑道：『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是撑渡船的。』琴仙见了更是不解，只得作谢而别。那女郎嫣然一笑，仍荡入莲花丛里去了。琴仙留心望他，只见花光湖水，一片迷离，望不清楚。不知那女郎去处，只得惆怅回船。

天色尚早，刘喜又要去逛秦淮河，把船荡进了水西关。到了秦淮河，果见两边画楼绣幙，香气氤氲。只见那楼上有好些妓女，或一人凭栏的，或两三人倚肩的，或轻摇歌扇，露出那纤纤玉手的。或啾啾唧唧的轻启朱

唇讲话的，有妍有媸，不是一样。那些妓女见了琴仙这个美貌，便唤姐姐、呼妹妹的大家出来，俯着首看他。又把琴仙看得好不害羞，只得埋怨刘喜不该来，急要倒转船身回去。那两头又来些游船，有些妓女们陪着些客挤将拢来，个个挤眉擦眼的看他，琴仙真成了『看杀卫玠』好容易把船挤了过去，听得前面窗子一响，又有一个老妓出来，见了琴仙，目不转睛的看，又听得他叫一声：『张老保，你荡到哪里住？何不同到我们这里来？』张老保看着刘喜，把嘴往上扭扭，刘喜摇头道：『回去罢，我们大爷不肯去的。』那老妓还在上面招呼，张老保摇摇手，一径荡了过去。

出了水西关好半天，才到大船。天已黑了，上了船。只见两个家人慌慌张张的道：『大爷怎么此刻才回？了不得了，老爷在山上跌了一跤，晕了过去，救转来，现在还哼声不止呢！』琴仙听了，唬得一身冷汗，连忙进舱来。不知屈道翁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

话说琴仙上船，闻道翁跌坏，连忙进舱看视。道翁道：『此刻略清爽些，就是半个身子动不来，想也就好的。我已服了好些药。你今日到何处去？』琴仙便说去逛莫愁湖：『有个杜仙女墓，与仙龕上说的相对。』道翁也觉诧异道：『果然有这个坟？有碑记没有呢？』琴仙道：『没有碑记。』也将红衣女子的光景述了一遍。道翁猜是莲花神指点。父子两个说了一会话，琴仙又将石翁所赠的诗与道翁看了。道翁不觉动气，因说道：『此老游戏散漫，习与性成，老来还是这样！我就素鄙其人，不过爱其才耳。将这扇子撕了罢。』琴仙即将扇子撕得粉碎。一夜无话。

明早将要过关，忽然起了大顶风，走了锚。白浪滔天。把船倒打上去，一直打到了燕子矶方才收住。连忙抛锚打橛，加缆守风。道翁叫过琴仙来，吩咐道：『京中诸好友，也应写封信去道谢道谢。我膀子疼，你替我写，我念给你。写行书就是了，不必尽要楷书。』一面靠在靠枕上，一面念给琴仙。大同小异写了十几封，又写了好些诗，足足写了大半天。傍晚风小了些，道翁知他写乏了，便叫刘喜同他上岸去散散。刘喜同了琴仙，到燕子矶上逛了一逛，又到宏济寺，看了『悬崖撒手』处，再到了『铁索缆孤舟』，名胜不一而足，直到天黑而回。琴仙想和子玉的词，便卧在床想了半夜才妥。明日依然大风，不能开船，即写了这首词，又写了一封信，于外又写了两封，一与众名士，一与众弟兄，与道翁的信一处封了。道翁命家人进城，交城守营加封递寄。

道翁一生于笔墨一事，耗费心血，又伤于酒，前日这一跌已中了心，有时清楚，有时昏愤，若痰涌上来，便迷

了心，连话也说不出来。兼之老年人了，大小便也不甚便，这些下人如何肯来服伺？就只刘喜一人，又兼买办、料理饮食，是以琴仙彻夜无眠，在中舱伺候。偏遇了日日顶风，江中船来来往往坏了多少。道翁自想：『此病未必能好，就好了也是半身不遂之症。虽道路不多，但这个瘫痪人到省去，怎样见得上司？不如在此医好了，再去也不迟。』主意定了，叫人进城去租公馆，遂租了旱西门内一个护国寺养病。即搬运行李，开发船价，道翁与琴仙乘舆进了城。到了寓所，倒也干干净净的一所客房，每月房租银三两。道翁与琴仙对面做房，中间空了两间。

琴仙见这四间屋子甚是干净，院子里有两株大槐树遮住了，不见天日，后面也是个大院子，却是草深一尺。楼下有口棺木放着，却是空的。一边是四、五间厢房，一间做了厨房，那几间与下人住了。一边是墙，墙上有重门通着外面。初搬进来，尚未布置妥当，箱笼堆满一处。刘喜等先将道翁并琴仙的床帐铺设好了，琴仙自将笔研玩意布置，也挂了些字画，自此住在庙里，请医调治。

谁知道翁命逢阳九，岁数将终，非特不能好，倒添出别样病来。因他一生心血用枯，素有李长吉呕血之病，近来好了几年，此时重又大发，一日呕吐数次，神昏色丧，卧床不起。过了二十余日，更加沉重。琴仙见此光景，心如油沸，日夜在神前焚香祷告，愿以身代。道翁自知不免，见琴仙如此孝心，更增伤感，设或中道弃捐，教他如何归着，依靠谁人？想到此泪流不已。正在悲伤之际，琴仙捧了药碗进来，见了道翁不敢仰视，惟泪盈盈的站在一边。道翁叫他上来，琴仙放下药碗在床沿坐了。道翁执了他的手，叫了声『琴儿』，便觉喉间噎住，说

不出来。琴仙泪似穿珠，滴个不住，只得把袖子掩了面。道翁又一丝半气的接了一句说：『我害了你了，你好端端……』琴仙忍住了哭，叫声：『爹爹，且请保重！这年灾月晦，也是人人常有的。』道翁又叹了一口气，琴仙道：『药已煎好了，请服罢。』道翁道：『病已至此，还服什么药！可不必了。但我死后，你仍旧……』又歇了一会，说道：『仍旧到京去。我看你心气已定，我可放心。但我生无以为家，死无以为墓，照伍大夫以鸱夷裹尸，沉我于燕子矶下罢，切勿殡葬！』琴仙听了，肝肠寸断，双膝跪在床前，泪流满面，惟双手捧着药碗。道翁勉强吃了一口，咳嗽一声，又吐出许多血来。

时日将暮，琴仙方寸已乱，不知怎样。只听柏树上那几个老鸦『呀呀呀』的叫个不住，又有一个枭鸟在破楼上鼓唇弄舌，叫得琴仙毛发森竖。时已新秋天气，昼热夜凉，琴仙身上发冷，到自己房里去穿衣，走到中堂，一灯如豆，那盏小琉璃也是昏昏欲灭。窗外新月模糊，见树边有个人影，一闪即不见了，琴仙唬得打颤，连忙叫人。刘喜偏有事去了，那三个不见个影儿，也不知在哪里。琴仙战兢兢的走到房中，不防床前一个大乌黑的东西，冲将出来，把琴仙一撞，『哎呀』一声，栽倒在地，那东西一溜烟走了。唬得琴仙浑身发抖，停了好一回，爬起来，灯又灭了。再到外头来点了灯，重到房来，见地下有个小木盖子，将灯一照，床前一个大碗翻在那里。原来刘喜见琴仙天天不能吃饭，今日将莲子薏苡，蒸了一只一百天的大肥笋鸭子与琴仙，也只吃了几块。刘喜又怕那几个同伴要偷吃，便将盖子盖了，放在床下，不防哪里来了一个大狮毛狗，闻见了香味，倒来打扫一空，还把琴仙撞了一跤。

琴仙穿了个半臂，坐了一会，听得后头有响声，便又叫声『张贵』，不听得答应，琴仙又不敢去看。刘喜是请大夫没有回来。又问了一声：『是谁？』也没有答应。再听得一声很响。象似棺材爆起来，又象鬼叫了几声。琴仙好不害怕，想到佛前去求告，却又心惊肉跳的，不敢前去，要不去心又不安。重到道翁房里去看时，见昏昏沉沉的睡着了，便放大了胆，烧了一炉香，就在院子里跪下，叩头默祷，祷了三刻工夫，方才起来。树上落下一个虫，在发顶上蠕蠕的动。琴仙心慌，将袖子拂了下来，拿了香炉走进了房。方才坐下，心上还『突突』的跳，忽见自己肩上有三寸来长的一条蝎虎，爬到胸前来。琴仙魂不附体，不敢用手去撵他，将半臂一抖，蝎虎又倒走了回去，那尾还在他颈上一捎。琴仙骨节酥麻，不知怎样，只得将半臂脱了，扔在地下。那蝎虎又从颈上爬在头上，琴仙唬得哭叫起来。

却说刘喜回来了，进来见了，拿扇子打下来，一脚踏死。琴仙已唬得满身汗毛直竖，眼泪汪汪，且遍体发烧，眼睛冒火。刘喜与他赶了蚊帐，看他床下只有一个空碗，便问道：『那鸭子呢？』琴仙道：『我不在房，一个大黑狗进来吃了。』刘喜骂了一声：『哪里来这个害瘟疫的狗！我还不放在厨房里，恐伙计们嘴馋，来撕了几块去，倒请了这只狗了。』琴仙道：『你为何去了这半天才回？』刘喜道：『那王大夫今日到仪徵县去了，要耽搁三四天才回。我只得去请了李大夫，也是个名医，住的远，来回有二十里路呢。』又问道：『老爷此刻怎样？』琴仙道：『还是这样。』刘喜道：『如果老爷有些长短，便怎样呢？』琴仙又哭道：『如果有什么不好，我也是死。』刘喜叹了一口气，到道翁房里来看了一看，就到后头去了。

琴仙又到道翁的房来，只听得刘喜嚷道：『不好了！这些箱子到哪里去了？』琴仙听了，慌忙出来，走到后面厢房里看时，就剩了几个书画箱，其余搬运一空。见张贵、汪升、钱德的行李都没有了，便急得发怔，目定口呆。刘喜道：『奇怪，他们这三个人哪里去了？此刻还不回来，这门开着，岂没有人进来的？如何是好呢？况且盘费银子也都在箱内，老爷房内一个小扁箱，只有几件单纱衣服。大爷你的东西也全偷去了。你房里那小箱子，也是几件纱衣。现在我身边存不到二十两银子，适或有起事来，这怎么样呢？』琴仙急得没有主意，只得说道：『这事断不可对老爷讲，别急坏了他。且等张贵等回来，再作商量。』琴仙与刘喜等到天明，绝无影响，方知三人偷了东西走了。琴仙却不是心疼东西，见道翁如此模样，设有不测，则殓殓之费皆无，如何是好？便哭了半日，又剩一个刘喜，又不能分身寻觅。

忽听得道翁叫人，琴仙急忙过去。见他歪转半身，当他要解手，问了他，摇摇头，心上要坐起来。琴仙叫刘喜来帮着扶起，把两个大靠枕靠了背。道翁道：『你们去找我那些诗文集来。』琴仙忙去开了箱，一部一部的搬过来。道翁问了书名，又过了目，叫留下一本近作诗文稿子，一本书画册，其余都叫烧了。琴仙哭道：『这些诗文著作，一生的心血在内，正可以留以传世，为何要烧了呢？』道翁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没有这些东西，我也不至今日这个模样。总是他误了我，若留了他，将来是要害人的。叫人学了我，也与我一样偃蹇一生，为造物所忌！断断留不得，快拿去尽行烧了！』琴仙万种伤心，十分无奈，只得得到外面烧了几种，又自藏了几种。道翁将方才留的诗文、字画付与琴仙道：『这个给你作个纪念。』琴仙见此光景，就要忍住哭也忍不住了，只是掩面呜咽。

道翁又叫取笔砚来，琴仙磨了墨送上，道翁要纸，琴仙又送上纸，扶正了他。刘喜搬过一张小桌放在床前，琴仙在旁照应。道翁喘了一会，刘喜拧了毛巾与他擦了脸，漱了口。道翁执着笔，颤巍巍的一大一小写了一篇放下。又喘了一会，眼中掉下泪来，叫一声『琴儿，我有句话吩咐你。』琴仙含泪听训。道翁道：『你虽幼年失路，但看你立志不凡，我不须多嘱。你回京后自然旧业是不理的了，徐度香处尽可寄身。』琴仙听到此，便哭起来，不能答应。道翁又道：『这个遗言你收好了，将来到京之后与度香，他必有个道理。』琴仙接了过来，看是：

六月八日，偕侯石翁游清凉山登绝岩，为罡风吹落堕地，致伤腰足，卧卧不起，呕血数斗，现寓白下萧寺中。弥留之际，旦夕间事也。伤哉，伤哉！素车无闻，青蝇谁吊；骸轻蝉脱，魂咽江湖。一抔之土何方，六尺之孤谁托？琴儿素蒙青眼，令其来依。呜呼！度香知我，自能慰我于九泉也。残魂不馁，当为报德之蛇；稚子有知，亦作感恩之雀。肝胆素照，神魂可通。不尽之言，伏惟矜察。七月七日屈本立绝笔。

琴仙看了，不觉恻倒在地，刘喜也哭了。道翁命刘喜扶起琴仙，琴仙独自倚床而哭。道翁道：『不必哭了。我累了你，殒殒之后，即埋我于江岸，也不必等过百日，你速速进京罢。你将我的文凭，送到石翁处，托他在制台前缴了，要他与我做篇传。人虽不足传，但我一生之困苦艰难，也就少有的。』琴仙只自掩面哭泣，不能答应。刘喜也泪落不止。满屋中忽觉微风拂拂，道翁叫刘喜与他擦了身子，换了衣裳，桌上焚了一炉香，道翁趺而坐。琴仙偷眼看他，象个不吉的光景。只见又提起笔来，在纸上写了四句道：

一世牢骚到白头，文章误我不封侯。

江山故国空文藻，重过南朝感旧游。

题罢，掷笔而逝。琴仙一见，又昏晕倒了，慌得刘喜神魂失措，一面哭，一面拍醒琴仙。琴仙跪在床前，抱了道翁双足，哭得昏而醒，醒而昏，足足哭了半天。刘喜连连解劝道：『大爷，事已如此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料理后事要紧！这么个热天，也不宜耽搁。』琴仙哪里肯听，又哭了好一会，直到泪枯声尽，人也起不来了。刘喜扶了他起来，又拿水来与他净了脸，琴仙才敢仰视。

只见道翁容颜带笑，玉柱双垂，室中余香未散。琴仙对刘喜道：『你看大爷是成了仙了。』刘喜道：『大爷一生正直，岂有不成仙之理！』刘喜与琴仙商议道：『前日扣下船价二十两，已用了四两，还有十六两。我的箱子，他们算有良心，没有拿去，内中破破烂烂也可当得二、三十千，共凑起来五十吊钱是有的。大爷的后事，也只得将就办。或者报丧之后，有些分子下来也未可定。但这件事怎样的办呢？』琴仙道：『这些事我都不知道，尽要仗你费点心的了。』刘喜道：『这个不消吩咐。』于是先将道翁扶下，易箒之后，点了香烛，焚了纸钱。昨日请的李大夫方来，闻得死了，即忙回转。刘喜出去料理，一个人又没有帮手，棺材买不对，只得向和尚买了那一口停放在后楼的，就去了二十二千大钱。其余做孝衣，叫吹鼓手，请僧念经，雇了一个厨子，忙得不得了。琴仙诸事不能，惟在床上穿尸痛哭，水浆不入口者两日。刘喜又疼他，也无空劝他。入殓之后，停放中堂。琴仙穿了麻衣，在灵帏伴宿，刘喜也开铺在一边。

此时正是中元时候，是孟兰盆鬼节。南京风俗，处处给孤鬼施食，烧纸念经，并用油纸扎了灯彩，点了放在河中，要照见九泉之意。一日之内，断风零雨，白日乌云，一刻一变，古寺中已见落叶满阶，萧萧瑟瑟。夜间月映纸窗，秋虫乱叫，就是欢乐人到此也要感慨，况多愁善哭如琴仙，再当此茕茕顾影，前路茫茫，岂不寸心如割！正是死无死法，活无活法。若死了，道翁这个灵柩怎样？岂不做了负恩人？若活了，请教又怎样熬这伤心日子？数日之间，将个如花如玉的容颜，也就变得十分憔悴了。饮食也减了，一个来月，日间惟喝粥两碗，不是哭就是睡，也似成了病的光景。

那时晚上，酸风动魄，微雨打窗，琴仙反复不寐，百感交并起来。在房里走了几步，脚下又虚飘飘的。听得刘喜鼻息如雷，琴仙走去看时，见枕头推在一边，仰着面，开着口，鼻孔朝天，鼾声大振，一手摸着心坎。又见一个耗子在他铺上走去，闻他的鼻子。琴仙恐怕咬他，喝了一声，耗子跳了过去。琴仙也转身回铺，听得刘喜鼻子『哼哼』的叫了几声，便骂起来，忽然一抢出来，往外就跑，唬得琴仙毛骨耸然，不知何故，忙出来拉他。刘喜撞开长窗，望着大树直奔上去，两手抱住不放。琴仙不解其故，倒唬得呆了。停了一会，不见响动，才大着胆走上前，见刘喜抱着树，又在那里打鼾。琴仙见他尚是睡着，便叫了几声，推了几推。刘喜方醒过来，问道：『做什么？』琴仙道：『你是什么缘故？睡梦中跑出来抱住了树？』刘喜方揉揉眼，停了一停，道：『原来是梦！我方才见张贵来扯我的被窝，我正要捉他，问他的箱子，一赶出来，抱住了他，不想抱着了树，又睡着了。』自己也笑了一笑。琴仙又害怕又好笑，同了进来，关了窗子。刘喜倒身复睡，琴仙也只得睡下。

恍恍惚惚的一会，觉得自己走出寺来，见对面有个书铺，招牌写着『华正昌』三字。有个老年掌柜的照应了他，琴仙即进铺内。忽听锣声铿锵，又接着作乐之声。回头看时，见一对对的旌旗幡盖，仪从纷纭。还有那金盔金甲，执刀列道，香烟成字，宝盖幡云，玉女金童，华妆妙像。过了有半个时辰，末后见一座七香宝辇，坐着一位女神，正大华容，珠璎蔽面。看这些仪仗并那尊神，都进寺里去了。琴仙也跟了进去，却不是那个寺，宝殿巍峨，是个极大所在。只见那些仪从人，唱名参见后，两班排立，弓衣刀鞘，俨似军中，威严可畏。琴仙躲在一棵树后，偷望见那尊神后站着许多侍女，宫妆艳服，手中有捧如意的，有捧巾栉的，有捧书册的，有执扇的。

只见那尊神说了几句话，却听不明白。见人丛里走出一个童子来，约十二、三岁，虽然见他清眉秀目，却已头角峥嵘，英姿飒爽，走上阶去，长揖不拜。又见那尊神似有怒容，连连的拍案，骂那童子。见那童子口里也象分辩，两人似说了好一会话。然后见那尊神颜色稍和，那童子也就俯首而立。又见那尊神向右手站的一个侍女，说了一句什么，那侍女便入后殿。少顷捧着一个古锦囊出来，走近童子身边。那童子欲接不接似的，双手将衣衿拽起，侍女把锦囊一抖，见大大小小、新新旧旧、五颜六色共有百十来支笔，一齐倒入那童子衣兜里。见那童子谢了一声，站了一会，尊神又与他讲了好些话，那童子方徐行退下。

琴仙看他一直出了庙门，心上想道：『这不知是什么地方？那个童子好不兀傲，到了此处，还是那样凛凛的神色，怎么跪也不跪的？想是个有根气的人，来历不小。』琴仙将要出去，只见一个戴金幞头，穿红袍的神人进来。仔细一看，就是他义父屈道翁！琴仙吃了一惊，心上却不当他是死的。因为这个地方，不敢上前相见，

仍躲在树后。见他义父上阶打了一躬，那尊神也不回礼，略把手举了一举。见他义父恭恭敬敬站在一旁，那尊神问了几句话，便听得一声云板，两边鼓乐起来，尊神退入后殿去了，仪从亦纷纷各散。见他义父独在阶下徘徊，仰瞻殿宇。琴仙此时忽想他已身死，一阵伤心，上前牵住了衣哭起来。见他义父也觉凄然，便安慰他道：『琴儿你受苦了！也是你命里注定的。不过百日困苦，耐烦等候，自有个好人来带你回去。』

琴仙想要问他几件事情，却一件也想不起，就记得方才那个童子，问道：『方才有个童子进来，那尊神给他许多笔，始而又骂他。这童子是什么人？』道翁道：『这童子前身却不小，从六朝时转劫到此刻，想还骂他从前的罪孽。后来是个大作家，名传不朽的。三十年后见他一部小小的著作，四十年后还有大著作出来。』琴仙又问道：『这位尊神是何名号？』道翁道：『低声！』便左右顾盼了一会，他指头在琴仙掌中写了两字，琴仙看是『殿娥』二字，也不甚明白。再要问时，道翁已往外走。琴仙随在后头，见他出了庙门，上了马，也有两个皂隶跟着。道翁把鞭梢一指道：『那边梅翰林来了！』琴仙回头一看，只见江山如画，是燕子矶边，自己仍在船上，道翁也不知去向。

忽见一个船靠拢来，见子玉坐在舱里，长吁短叹。琴仙又触起心事，欲要叫他，那船已与他的船相并。琴仙又见他舱里走出一个美人来，艳妆华服，与子玉并坐。琴仙细看，却又大骇，分明就是他扮戏的装束，面貌一毫不错。自己又看看自己，想不出缘故来。见他二人香肩相并，啾啾唧唧，好不情深意密，心上看出气来。忽见那美人拿了一面镜子，他们两人同照。听得那美人笑吟吟的说道：『一镜分照两人，心事不分明。』听得子玉

笑道：『有甚不分明？』琴仙心上忍耐不住，便叫了一声：『庾香好么？』那子玉毫不听见。琴仙又叫了一声，只听子玉说道：『今日好耳热，不知有谁骂我』那美人忽然望见琴仙，便说道：『什么人在这里偷看人？』便将镜子往琴仙脸上掷来，琴仙一躲，落在舱里，那边的船也不见了。

琴仙拾起镜子来一照，见自己变了那莫愁湖里采莲船上的红衣女子，心中大奇。忽又见许多人影从镜子里过去，就是那一班名士与一班名旦。自己忽将镜子反过来，隐隐的有好些人映在里面，好象是魏聘才、奚十、鳞甲等。正着时，那镜子忽转旋起来，光明如月，成了一颗大珠，颇觉有趣。忽然船舱外伸进一只蓝手，满臂的鳞甲，伸开五个大爪，把这面镜子抢去了。琴仙『哎哟』一声，原来是梦！

睁眼看时，已是日高三丈，刘喜早已起身了。琴仙起来，刘喜伺候洗脸。琴仙呆呆的想那梦，件件都记得逼清。将两头藏过，单将中间的梦与刘喜说了：『老爷象成了神，但是位份也不甚大。』刘喜道：『只要成了神就是了，想必天上也会升转的。』刘喜一会儿就送上饭来，就要到侯老爷那里去，告诉老爷这件事情，要他将文凭找出来。琴仙道：『文凭也在那个中箱子里，也偷了去了，怎样好呢？』刘喜道：『偷去了么？那只好求侯老爷与制台讲明，想人已死了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。』刘喜伺候了饭，脱了孝衫，便到凤凰山侯石翁处来。

那侯石翁自从见道翁跌了这一跤，甚不放心，隔了一日来找，道翁的船已不见了，当是开了船，直道他已经到任，再不料他已经身故。心上又想起琴仙见了那首诗，不知是喜是恼，想来经我品题，自然欣喜。但看他生得这般妙丽，却冷冰冰的，少些风趣。可惜如此美男，若能收他作个门生，足以娱此暮年！正在胡思乱想，只见刘喜进来，

在地下叩头。石翁问道：『怎么你又回来了？不曾跟去么？』刘喜将道翁归天之事细细说了，又将遗言嘱托并张贵等偷去衣箱、银钱等物，并文凭也偷去了之事也说了。『如今少爷在寺里守灵，连衣食将要不给起来。』石翁听了大惊道：『有这等事！我道是已经到任去了，哪知道这个光景！』便也洒了几点泪。刘喜道：『此时总要求老爷想个法子才好。』石翁道：『屈老爷相好呢尽多，但皆不在这里。我只好写几封信，你去刻了讣闻，拿来我这里发，也有些分子来，就可以办丧事了。我与屈老爷多年相好，况且他还有个孤儿在此，我自然要尽力照应的。官事我明日去见制台说，就着江上两县缉拿张贵等，并要行文到江西，恐他们将这文凭到江西去撞骗，也不可不防的。这些事都在我。明日还到寺里吊奠，面见你们少爷，再商量别的事。』刘喜叩谢了回来，对琴仙讲了，琴仙也没有什么感激。

明日，石翁去见了制台，说知此事。又到上元县与刘喜补了呈子，知县通详了，一面缉拿逃奴，一面行文到江西去了。

石翁过了一日，备了一桌祭筵，一副联额，亲到寺里来上香奠酒，痛哭了一场，倒哭得老泪盈盈，甚为伤感。琴仙在孝帏里也痛哭，心上想道：『此老倒也有些义气，听他这哭倒也不是假的。』石翁收了泪，叫自己带来的人挂了匾额，看了一眼，叹口气，走进孝帏。琴仙忙叩头道谢，石翁蹲下身子，一把挽住，也就盘腿坐下，挨近了琴仙，握了琴仙的手，迷离了老眼。此时石翁如坐香草丛中，觉得一阵阵幽香随风钻入鼻孔，此心不醉而自醉。见他梨花似的，虽然容光减了好些，那一种叫人怜惜疼爱的光景也增了许多。琴仙心上不悦，身子移远些，石

翁倒要凑近些，说道：『不料贤侄遭此大故！昨日刘喜来说了方知，不然我还当往江西去了。前月初十日我到江边，见你们已开了船，谁知道有这此事！如今你心上打算怎样？』

琴仙心里很烦，但不得不回答几句，便说道：『承老伯的厚意，与先父张罗一切，甚是感激不尽！小侄的意思，且守过了百天，觅块地将先人安葬了，那时再作主意。』石翁道：『这是什么主意？你令先尊是湖北人，汨罗江是他的祖居，他数代单传，并无本家亲戚，你若到那里去，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得的，况如今又是孑然一身，东西都偷光了，回湖北这个念头可不必起了。京里人情势利，况你令尊也没有什么至交在京里。从来说「人在人情在」，不是我说，贤侄你太生得娇柔，又在妙龄，如何受得苦？那奔走求食好不难呢！就我与你令尊，是三十年文章道义之交，我不提拔你，教谁提拔你！轮也轮到我，我是义不容辞的。歇天我来接你回去。这灵柩且寄停在这里，一两月后，找着了地再安葬不迟。你且放宽了心，有我在，决不教你无依无靠。你天姿想是极好，将来成了名，也与你令尊争口气，我也于脸有光的。就此定了主意，不必三心二意。』

琴仙见他这个样子，两只生花老眼看定了他，口中虽说得正大光明，那神色之间总不象个好人。心上又气又怕，脸已涨红，低了头不肯答应。石翁把琴仙的手握在掌中，两手轻轻的搓了几搓，笑咪咪的又问道：『前日扇上那首诗，看了可懂得么？』琴仙心中更气，把手缩进，将要哭了，便要站起来走开。石翁拉住道：『且慢！还有话说。你在京里时认得些什么人？』琴仙想不理他，又不好，只得忍住了气道：『人也认得几个。』石翁道：『是些什么人？』琴仙道：『都是一班正正经经的，倒也没有那种假好人。徐度香、梅庾香之外还有几个』

人，也是名士。』石翁笑道：『徐度香么，是晓山相国的公子，他与你相好么？』琴仙道：『是。现在先君还有一封遗书与他，托他照应的。』石翁笑道：『了不得了！快不要去。这些纨绔公子，你如何同得来的？他外面虽与你相好，心上却不把你当作朋友。你倒不要多心，不是我说，你的年纪太小，又生得这好模样，京城的风气极坏，嘴贫舌薄，断断去不得，你去了也要懊悔的。自然在我这里，你令尊九泉之下也放心。你拜我作义父也好，拜我作老师也好，我又是七十多岁的人，人家还有什么议论？且我家里姬妾也有好几个，疼你的人也多，娘儿们一样，自然有个照应。你若要到京，这路途遥遥的，路上我就不放心。而且人要议论我不是：「怎么把个至交的遗孤，撇在脑后也不照应，让他独自去了？」你想这句话我如何当得起？』

琴仙只当没有听见，撒脱了手，站得远远的。石翁没趣，睁大了三角眼，瞅了他一会，又道：『我是一片好心，你倒不要错了主意。』便起身要走。琴仙只得又叩了两个头，道：『小侄不认得外边，就算谢过孝了。』石翁要扶他，琴仙已站了起来，离远了。石翁走出窗外，当着琴仙送他，尚可说两句，谁知琴仙竟已入帟。石翁无奈，只得走了回去。想了半日，明日着人送了一担米，一担炭，四两银来，试试琴仙的心受不受，若受了，自然慢慢的还肯到他家里去。谁知琴仙执意不肯受，刘喜也不敢作主，只得原物璧还。石翁甚怒，骂他不受抬举，以后也就无颜再来。但心里一分恨，一分爱，一分怜，终日之间，方寸交战，作了许多诗。幸苏州巡抚请了他去，勾留两月始归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

话说前回书讲琴仙在江宁落难，受尽悲苦；这回又要说些京中事了。此时已到了十月初旬，小春天气，晴光和蔼，百卉发荣，怡园又要热闹起来。

且说徐子云的夫人袁绮香，生得婉娴柔静，贤淑无双，又且绣口锦心，才能咏絮。于十月初十日，请了华公子的夫人苏浣香，田春航的夫人浣兰，刘文泽的夫人吴紫烟，颜仲清的夫人王蓉华，梅子玉的夫人琼华，王恂的夫人孙佩秋。此时园子菊花开满，五色斑斓，是日晴光和蔼，风不扬尘，小毛衣服都用不着，绵的足够了。袁绮香一早带了十二红婢，还有几个家人媳妇，先到园里候客。那日次贤、高品、南湖皆回避了。那十二红都是十五、六岁，有的已是云鬓堆鸦，有的还是垂髻刷翠，却一样的盈盈秋水，窄窄弓鞋。绮香夫人带了群婢在宝香堂伺候。今日宝香堂另是一番铺设，一色的锦裯绣褥，翠幙银屏，中间堆了七层菊花。

到巳初一刻，刘文泽的夫人吴紫烟先到，车进了园门即换肩舆，抬到宝香堂前下轿，珠围翠绕的带了四个丫环。绮香迎接上堂，彼此见了礼。绮香笑道：『今日算你早，我是辰刻过来的。』紫烟道：『我今天卯正就起来。昨日姐姐说要辰正毕集的，已经到了巳初了，谁知这些姐姐们还没有一个来。』绮香道：『也差不多了。大约浣香来得迟些，自然先到浣兰处同来的。』家人媳妇报道：『王大姑奶奶与少奶奶、梅家少奶奶齐来了！』说罢，轿子已齐到堂前。姑嫂三位下了轿，一群仆妇丫环随在后头。绮香一一迎接。见琼

华打扮今日分外娇艳，比陪新那一日更添了几分娇娆妩媚。众姊妹序齿坐上，蓉华道：『我等二妹来就等了多时，只道客已到齐了，谁知苏家二位还没有来。』绮香道：『蓉妹、佩妹为什么不把侄儿带了来？』蓉华道：『孩子们怕见生人，一见就哭，所以没有带来。』因问道：『怎么也不把侄儿侄女带过来玩玩？』绮香道：『你侄儿感冒才好，恐过来又冒了风。侄女我倒要带他过来，他不肯过来。』

正说话间，报道：『华夫人、田夫人到！』只见一群蝴蝶拥着两朵花王，出轿来莲步未移，香风已到。袁绮香接下台阶，苏氏姊妹笑盈盈的上前见礼，然后与佩秋、紫烟、蓉华、琼华都见了。各人挽着手，喜笑颜开，叙了一番。苏氏姊妹见了琼华分外亲爱，琼华见了浣香、浣兰也十分亲热。这一班姊妹，大约同是瑶池会上人，都有夙契。绮香道：『今日我们众姊妹都是通家世好，苏家二浣、王氏双华本是同胞不用说了，我们一共七人，今日仿他竹林七贤、做个桃园结义，大家团拜一拜，以后遇着就不许谦让。愚姐痴长，不识众位妹妹意下如何？』众佳人都应道：『甚妙！』浣香道：『妹子前日就有这心，今日正打算商议这事，不料姐姐先得我心。我们今日序齿之后，以后称呼就照这里的排行可好么？』紫烟道：『更好了！我与绮香姐姐都没有亲姊妹，我从前就厌人称我为大姑娘。如今好了，要改排行了。』绮香笑道：『你要改什么行？大姑娘已改了大奶奶，你如今就想改太太么？』说得众人笑了。

序齿袁绮香二十五岁，吴紫烟二十三岁，孙佩秋、王蓉华皆二十一岁，苏浣香二十一岁，浣兰十九，王琼华十八居末。绮香命丫环们焚了一炉百合香，铺了一条大锦毯，七美顺着年次，团团的拜了一拜，珠

路垂肩，云裳贴地，甚好看。嗣后七美中称呼绮香为大姐，琼华为七妹，紫烟行二，佩秋行三，蓉华行四，浣香行五，浣兰行六，依次而坐。

琼华对绮香道：「大姐姐，我们今日之来，非为哺啜，原为游园。若这一坐，天又短，只怕就逛不成了。列位姐姐心里怎样？」绮香笑道：「我不过借逛园之名，约妹妹们叙叙，若真要逛园，这五、六里一片大地方，山石犖角又难行走，况你那金莲三寸还不满，如何走得来？」浣兰道：「据我想，要逛尽这个园，一天也逛不到，不如到一个极高的所在望一望罢。」浣香道：「极高的所在，除非上山不可，但恐难走。」紫烟道：「我听说这园里有个缥缈亭，是最高的，我们就到那缥缈亭上去罢。」蓉华道：「我想登山不如临水，且闻得路路走得通的。不如坐个船游他一转，望着那些景致似乎比岸上还好些。」佩秋道：「说得是，又省力。若上山去，只怕也走乏了，还能游么？」绮香道：「既是这样，我们到吟秋榭顶上去，也望得个全景，就在那里坐罢。」于是一群粉黛都出了宝香堂后院，到了风露清吟馆那边下了船。主人只有七个，那七家的丫环，仆妇共有四十余人，用了十几个小船，一齐荡到吟秋榭来。

众佳人望着芙蓉如锦，空水澄鲜，岩岫如屏，寒林错落，就是绮香也记不清那些地方。那十二红婢是常过来折花摘果的，便指点此处是什么所在，那处是什么所在，众佳人目不暇给。到了吟秋榭，将三层游览过了，在第二层设了筵宴。众佳人酒量虽不算好，却也能饮几杯，最大者为吴紫烟、王蓉华。绮香命红雪、红云、红玉调丝品竹，小拍清歌。绮香道：「可惜我们酒量都是有限。我新年无事，与我们老爷编了

一个酒令，行起来颇为热闹，不论多少人都放得进去。」浣香笑道：「这么说来，竟不是个酒令，是个阵图了。」绮香道：「却也有阵图在内。」蓉华道：「你且说这个令是怎样的？若要人多也不难，我们带着这些女兵，都叫过来也就不少了。」绮香道：「要行这个令，只好如此。我这个令叫做「秦灭六国」，又叫做「六国伐秦」。今天好在七人，正合秦、楚、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七国。有七根筹，掣谁是谁，六国并力伐这秦国。还有小筹数十根，是七国的人物，掣着哪一国的就归那一国。」话未说完，喜得众佳人眉欢眼笑，都要试这个酒令。

绮香道：「我们且先点起将来，设有不合使唤的便不中用，出去战败了，倒累主人罚酒。」就先点自己的丫环，点了金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雯、红薇、红莲、红霓、红娟，其余那四个不能饮酒。浣香的十珠都可使唤，全点了。浣兰的四个丫环只点了一个小翠，才十三岁，生得很好，且又灵变；又点了许三姐。琼华的四个丫头点了一个青琴。蓉华两个丫头，点了一个秋莲。紫烟两个丫头，点了一个侍香。佩秋两个丫头，点了一个金凤。共二十四人，其余都命他们代酒。

绮香即命拿过筹来，先是七人掣了。顺着年齿掣去，绮香掣着秦，紫烟掣着楚，佩秋掣着燕，蓉华掣着赵，浣香掣着魏，浣兰掣着齐，琼华掣着韩。浣香道：「姐姐，你今日受了大敌了，我们六国今番并力，定要杀你个片甲不留！」绮香道：「慢说大话，少顷叫你这国投降，那国纳贡，好看罢！」蓉华道：「我若再掣着廉颇、蔺相如，就教你不敢出崤函之外了。」琼华道：「我若掣了张子房，这博浪一椎，断不教他

中个副车。』佩秋道：『我掣荆轲，也不至中铜柱的。』浣兰道：『我把田单的火车驱过来，看你有什么御敌的妙计！』紫烟道：『就是我国没有勇将，若能掣着了项重瞳就好了。』绮香道：『且慢高兴，我秦国是兵强将勇，没有一个弱兵。待我且先派定了人数再说。他们共二十四人，我用六个，你们一家用三个。』即叫浣香的爱珠、花珠过来道：『你两人到我大国来立些功业，不要在你那个小国埋没。』爱珠、花珠笑了，站了过来。绮香自己点了爱珠、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霓。浣香自己留了宝珠、明珠、掌珠。浣兰留了许三姐、小翠，要了荷珠。紫烟留了侍香，要了红薇、赠珠。佩秋留了金凤，要了红莲、红娟。蓉华留了秋莲，要了红雯、画珠。琼华留了青琴，要了珍珠、蕊珠。

分派定了，绮香叫拿七个小筹来，先掣秦国的：爱珠掣了是白起，花珠掣的是商君，红香掣的是韩非子，红玉掣的是吕不韦，红雪掣的是李斯，红霓掣的是赵高。绮香笑道：『如何？你看我们文武皆全。』收过了筒，取紫烟楚国的筹来：侍香掣的是令尹子兰，红薇掣的是高唐神女，赠珠掣的是宋玉。紫烟笑道：『完了！一个佞人，一个梦神，一个风流鬼，这如何打得仗来？』众人皆笑，也收过了。再掣佩秋的燕国小筹：金凤掣了荆轲，红莲掣了田光，红娟掣了骏马。佩秋道：『也不好，究竟是个不祥之兆。』蓉华笑道：『尚未出兵，倒已先砍了两个脑袋。』众人皆笑，又收过了。取蓉华的赵国来：秋莲掣了廉颇，画珠掣了蔺相如，红雯掣了平原君。蓉华道：『我这三根掣得好，大可折秦国的锐气！』再掣浣香的魏国：宝珠掣了信陵君，明珠掣了侯生，掌珠掣了醇酒妇人。大家又笑起来，绮香道：『这倒难，又算酒，又算妇人，

横竖一出马就叫人开心的！』掌珠道：『换一根罢。』红香道：『好便宜事！』忙将筹拿开了。掌珠无奈，也只得捏了那根筹，脸上甚是羞愧。再掣浣兰的齐国，浣兰道：『我这国就掣得平常，只怕没有什么好筹在里头，再不能如蓉华姐姐的廉颇、蔺相如的。』看小翠掣一根已经失笑，再看三姐掣出来，大家笑得如花枝乱颤，挣扎不住。原来小翠一根是鸡鸣，三姐一根是狗盗，幸亏荷珠掣了孟尝君，稍可解嘲。再掣琼华的韩国：蕊珠掣了张子房，青琴掣了博浪椎，珍珠掣了圯上老人。琼华笑道：『我早说的，绮香姐姐，你仔细博浪椎，荆轲匕首好不利害！就是高唐神女，醇酒妇人，教你受用罢。』红薇道：『奶奶，且慢喜欢，只怕奶奶手下也有个笑话出来呢。』绮香道：『不用讲。』拿出谱来大家看时，见写道：

六国伐秦，无论秦胜秦败，六国皆要出马。起手以出鼓传花，花到谁国，即谁国先出。国君不出战，遣将出战。如三胜秦，秦王领群臣纳降，跪献酒三樽，与某国君臣贺。如某国为秦所败，亦君臣跪献秦国三樽，余皆仿此。一国如有三人，三人出马后，无论胜败，即退让他国出战。七国群臣各有故事可按，但系随手掣来，前后不同。如两人对敌，胜负后各运化本人故事饮酒。俱有详注，查对便明。如六国先后，以传花为次；一国诸将出马，以掷骰为次。数到谁则谁先出马。

众佳人看了笑道：『今日这个笑话必定闹得不少。不知谁国谁人先出，且把他们这些谱看看，是怎样，可有些丑态在里头。』绮香道：『都有些，且不要看，若看了，必惹得他们这个喜欢，那个发气，莫如定了人再看。』

于是折了枝菊花来，命小丫环点鼓，到了蓉华鼓已住了。蓉华笑道：『我这三员勇将，正好出这个头阵，试试手段。』秋莲、画珠、红雯三个就上来，旁边又摆了一桌酒肴。秋莲把两个骰子一掷，掷了四点，是自己出马。秦国的爱珠、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雯也过来，爱珠把骰子一掷，掷了二点，是花珠出马。花珠是商君，秋莲是廉颇。绮香翻出谱来，查到廉颇名下，内有一条：『廉颇如遇商君，俱系勇将，皆以豁拳为令。如廉颇败了，必系老年无用，一败带上假白须，再败罚酒一大觥，三败罚饭一碗。』众人看了，不禁又笑。秋莲道：『姑奶奶，这廉颇也不见得好。』蓉华笑道：『你只要赢了，就不带胡子了。』

再看商殃的谱：『商君足智多谋，能开阡陌。如败后，手中藏一物，叫「胜家猜」。猜不着平过，猜着了商君即以本物飞诗一句，不能或不合本题者罚一杯。』花珠道：『这还好，不甚累坠。』两人对垒起来。秋莲看了谱，心已怯了，输了三次。蓉华道：『好个廉颇，头一阵就打了败仗！』秋莲想跑开，被爱珠、花珠赶上，提了过来，戴上假须，飘飘漾漾的，众婢女把他形容个淋漓尽致，罚了一杯酒，又盛了一碗饭要他吃。秋莲笑道：『你们也有良心！戴上这个东西怎样吃得饭来？除非要用金钩挂胡子法子。』红雪道：『有钩子，早就预备的。』便在匣子里找出两个银钩来，挂在秋莲耳上，两边分开。佩秋想着他丈夫说的笑话，不留心说了出来道：『倒象个蝇拂子。』蓉华瞅了他一眼道：『请问这蝇拂子是谁家的？』一句话说得佩秋两颊微红，幸众人不解，也过去了。秋莲只得央求旁人代了这碗饭，便除下胡子，指着花珠道：『我看你的笑话。』骰子掷子，是画珠，画珠是蔺相如。蓉华道：『廉颇无用，要见这相如了。』

绮香看藺相如的谱：『如败了，三杯俱系赵王代饮。』蓉华笑道：『画姑娘，你须仔细些，不要丧师辱国，反累我喝酒！』画珠道：『奶奶放心，看我赢他！』无奈行的是猜枚令，画珠藏了三个瓜子，三次都被花珠猜着。画珠好不惭愧，只得说道：『这酒我自喝罢。』绮香道：『那不能！你若徇私，是要罚三十杯的。』蓉华笑道：『我喝，我喝！』一口气就喝了三杯。

轮到了红雯，是平原君谱上：平原君用丝绣平原，作交线之戏。平原输了，叫人打了手，还要喝十大杯，说『有酒惟浇赵州土』，要他吐了才歇。这红雯是酒量最小的，又兼胆小，见了这个令，先害怕起来，两手匡了一条线，那十个指头就不住的发颤，惹得众佳人又笑。他自己也笑起来，越笑越颤。绮香道：『看来这个鸡爪风更不济事！蓉妹，不如带了他们来跪献三杯罢。』蓉华笑：『尚可背城一战。』两人将线交了一回，红雯也赢了一次，只打了两下手，喝了两小杯，余请旁人代了。花珠手中藏了一颗莲子，叫红雯猜。画珠看见了，把脚踢一踢红雯的脚，红雯不解，看着画珠。画珠又指着桌上一盘的莲子，红雯又看到隔壁去了，道是鸭掌，便说道：『鸭掌！』画珠听了大笑起来。红雯害臊说道：『你故意玩我！』画珠道：『我玩你？』花珠道：『他倒不是玩你，你倒是骂我。』便摊开手说道：『露冷莲房坠粉红。』红雯对画珠道：『既是莲子，怎么踢我的脚，叫我如何想得出来？』画珠道：『难道你裙下的不是金莲，定要算鸭掌么？』众佳人都笑。

绮香笑向蓉华道：『你三将出马，败了八阵，虽不算全军覆没，也不过一息尚存。你看谱上，如九阵

中只胜一阵者，虽免跪献之辱，也须领队前来纳降。」蓉华笑道：「这也不难。」便斟了一杯酒，走到绮香面前福了一福，绮香也还了一礼，笑而受了。那画珠、秋莲、红雯只得也向花珠万福。花珠笑道：「我是甲冑在身，不能还礼。」画珠骂道：「你威风不要使尽了，只怕这回就要对人磕头呢！」

于是又击起鼓来，花到了紫烟住了。侍香、红薇、赠珠上来。赠珠把骰子一掷，数到红薇是高唐神女，众人皆笑。紫烟笑道：「好个红姑娘，高鬟大袖的真象个神女！」红薇脸已红了。那边爱珠、红玉、红香、红雯、红雪也过来。掷到爱珠，是白起。绮香道：「这叫做无情遇！」看谱：「如神女遇见白起，神女如何能敌？须起倾国之兵尽出助战。如系文臣者，行藏阉令，手中各藏一物，国君点戏一出。如白起为净，神女为旦，其余助战者各肖其人定色。再查令尹子兰为丑，宋玉为生。」绮香命他们四人手中各藏一粒榛子，又道：「你们手里有也使得，没有也使得。你们伸过一手来，我说的戏内中查点角色，应到的不到罚，不应到的到也要罚。」绮香点了一出《刘唐》，是单是净角戏。看各人手中，个个都有。绮香笑道：「生旦不应到，各罚一杯。」绮香又点一出《闹庄》，也是净角戏，生旦俱不应到，红薇又到了，又罚一杯。红薇不服，说道：「这出戏也要让我们国王点了。」紫烟道：「不错，我们上了他的当了！」紫烟点了一出生旦戏，想罚爱珠一杯，谁知爱珠是个空手，倒将侍香罚了一杯。

又击鼓传花到了浣香，数宝珠出马。浣香笑道：「这是我们的福将，四公子中的魁首，看你们什么人来抵敌罢。」那边数到了红雪，是李斯。绮香道：「好个对手！」看谱：「信陵君是运筹点将令。」就拿来

一个酒筹来，宝珠掣了一支，看时是『蜡照半笼金翡翠。』注：『席中带金条脱玉钏者，饮一杯。』绮香道：『这一句只怕都要喝一杯。』六位佳人都喝了，独浣兰不喝。绮香问他，浣兰道：『这杯没有我的酒。』绮香不信，拉他手看时，是一对碧霞玺做成的镯子。众佳人道：『这真便宜了他！』那二十四个婢女，不是金的就是玉的，满堂都喝了一杯。佩秋道：『五妹好个福将！一出来叫满堂喝酒。』

红雪掣了一支，是『玉搔头袅凤双飞』。注：『插金丝软凤钗者，饮一杯。』红雪四下留心，戴此钗的却亦不少。只见爱珠与红雯在那里交线玩耍，爱珠交错了，被红雯打了一下，爱珠格格的笑，把个金丝双凤钗颤得乱飞。红雪斟了一杯酒上前道：『在这里了！』爱珠道：『怎么你要消酒消到外国来了？』红雪道：『你不见你头上么？方才这句诗是戴双凤钗的酒。』爱珠摸一摸钗，又看看众人道：『呸！你瞧谁不戴，你偏来缠我。』说罢又笑。浣香笑道：『爱珠，你喝了罢，难逃公道。』爱珠看看主人，只得喝了一口。红雪还要他喝酒，爱珠把红雪一推，半杯酒也翻去了。绮香笑道：『这爱儿真是可爱，不枉这个爱字！』宝珠又掣了一根筹，是『轻敛翠蛾呈皓齿。』宝珠四下一望道：『有了，我来敬我们侍香妹妹。你看双蛾颦蹙，皓齿微呈，不是西子捧心的模样么？』侍香不肯，被宝珠捏着鼻子一灌，侍得一笑，喷了宝珠一身，众佳人皆笑。绮香道：『宝丫头了不得，真是个好勇将！』

红雪又掣了一支，是『暗中惟觉睡鞋香』，说道：『这句倒难。』绮香道：『你一个个闻去，是谁香的就叫他喝酒。』红雪笑道：『若要闻，那就……』便笑了不说，又说道：『我知道了，我来敬个人。』便斟

了一杯来敬红薇。红薇道：『难道你真闻过我的脚么？这奇不奇，无缘无故的来缠人！』红雪道：『我虽没有闻过你的脚，但常见你用松子粉浆缠足带，不是香的？』红薇被他说着了，两颊通红，只得喝了一杯。宝珠又掣了一支，是『十指纤纤玉笋红。』看来看去，就是个小翠指甲尚是红的，要他喝了一杯。红雪掣了一支，是『天赐胭脂一抹腮。』看红雪喝了两杯酒，两颊尚是红的，也逼他喝了一杯。

重掷骰子，数到明珠，是侯生，是个顶针续麻令，李斯输了喝酒，侯生输了要喝酱油。明珠道：『这个酱油倒有些难喝呢。』花珠低低说道：『吃杯醋罢，比酱油还好些。』众佳人听了忍不住笑。明珠也不理他，说道：『十月之交。』红雪道：『交交黄鸟。』明珠道：『鸟鸣嚶嚶。』红雪道：『嚶其鸣矣。』明珠道：『请教，这个「矣」字怎样接？这不是难人？』罚了红雪一杯，喝了说道：『我换一个「已」字罢。』即道：『已焉哉。』明珠道：『又要罚。』红雪道：『你单念过一部《诗经》，没有念过别的经书，就说没有「哉」字的起头。』明珠不服，红雪道：『你喝一杯酱油，我说给你。』明珠如何肯服，只是嘴强。红雪道：『你接不上来，怎么不要喝这酱油呢？』惹得众人皆笑。明珠道：『你若造一句，我就听不出，还有奶奶们听得出来。你如哄我喝了酱油，若说不出来，你要吃我的唾沫的。』红雪道：『是了，你喝罢。』明珠赌着气，真吃了一口酱油。红雪笑道：『《书经》上「惟二月，哉生魄哉生明」，「哉」字可作起句，怎么说没有「哉」字起句呢？』众佳人笑道：『这却说得是。』绮香笑道：『这唾沫可以免了。』后又换字顶了几句，红雪输了一杯。轮到掌珠是醇酒妇人，令是掷色，若输了，跪请本国王与敌国王出令。掌珠掷了么二三，红

雪擲了四五六。掌珠跪在浣香面前，求救出令，把个华夫人笑得不止，便道：『出什么令呢？』便对绮香道：『我有一个集词牌成韵的，两句三字，一句七字，要凑拍。』便念道：

宴清都，清平乐，八声甘州金缕曲。

『姐姐也照样说一个。』绮香道：『这个倒难，词牌我也不甚熟，比不得你是长填词的。这倒被你难倒了，我喝一杯罢。』浣香道：『姐姐不要谦，请说来。』绮香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

高阳台，尉迟杯，貂裘换酒醉蓬莱。

浣香道：『拜服，拜服！姐姐说得这样凑拍，还说不熟呢。』那五位佳人都赞道：『两人都说得好，我们公贺一杯，为两盟主寿。再请多说几个，大家听听。』浣香道：『就是七个字的难凑些，只怕也没有多少呢。』又念道：

长相思，十二时，烛影摇红玉漏迟。

绮香道：『这个更好。』便也念道：

带人娇，系裙腰，凤凰台上忆吹箫。

众佳人赞道：『妙极！这两副比前更好了。词牌中七字的就这一句，被绮香姐姐说着了。』浣香道：『实在绣口锦心，令人拜倒！』又念道：

少年游，过秦楼，西江月明月棹孤舟。

下句换了八个字。绮香又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

红娘子，锦帐春，如梦令巫山一段云。

众佳人称赞不已，叫满堂都贺一杯。

于是又击鼓传花，传到佩秋的燕国，数骰子是金凤出马，为荆轲。那边数到了红玉，是吕不韦。荆轲行的是投壶令。浣兰道：『这令大约没有笑话了。』金凤投了一支『苏秦背剑』，红玉投了一支『姜公钓鱼』，那两支都没有中，各人饮了两杯。转到红莲的田光出来，是个哑口令：各出一指，如大指为金，食指为木，中指为土，无名指为水，小指为火。譬如一个出大指，一个出食指，便是金克木，大指赢，食指输了。一个出大指，一个出小指，是火克金，小指赢，大指输了。这三婢出得甚快，有输有赢。再换红娟的骏马上来，看谱是『马吊谱』：大指为赏，中指为肩，小指为极，食指为百子，无名指不用。可用两手杀出，如此出二指，彼出一指，成了色样，是归出二指家，出一指者照贺例贺酒。如彼出两手三指，此出一手二指，成了色样，是归出两手家，总以少数凑成多数，余皆仿此。所贺之酒，数多则通场分喝。

蓉华道：『这个酒了不得！若照贺例喝酒，譬如要一百贺的，难道也贺一百杯不成？』绮香道：『一百杯也不多，我们现在有三十余人，一家不过分得三杯酒，怕什么？』红娟道：『这个马吊色样我记不清楚，奶奶须与我记着。』浣香应了。红娟出了一个食指、一个小指，红玉偏偏出了一个食指，刚刚凑成一百极，是个双尾蝎。浣香道：『这个就六十贺。』绮香道：『这倒好，叫通场伺候的都喝一杯。』红玉两手

齐出，是一个食指、两个小指；红娟出了一个小指，是一百三极，凑成了『玉鲫鱼背』，又是一百贺。佩秋道：『这酒实在消得多，不论多少，总通场一杯罢。』于是又通贺了一杯。红娟出了两个大指、一个食指，红玉出了一个大大指，又凑成了三赏一百，是个『花兜肚』，是十二贺。绮香等各饮一杯，红玉饮了两杯，红娟饮了三杯。这一回通计喝了一百七十二杯酒。

于是传花又传到浣兰，点将出马，是荷珠孟尝君；那边点了红霏的赵高。浣兰笑道：『赵高如何是孟尝君的对手？』且看谱来：『孟尝君是食客三千，令两人用骰子六颗对掷。如遇红遇么者，出钱投于盆内，六红即投六钱，两红两么即投四钱，无红无么即赢此钱。如孟尝君赢了，问那人『你有的是什么？没有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什么？不要的是什么？』那人每件说一句唐诗，说得好免饮，说得不好与不能说者罚酒。如孟尝君输了，人也照样问他。』红霏与荷珠掷了一会，红霏输了，荷珠问道：『你有的是什么？』红霏道：『我有的是一『绣檀回枕玉雕鍍。』』荷珠又问道：『你没有的是什么？』红霏道：『我没有的是『珍簪新铺翡翠楼。』』荷珠又问道：『你要的是什么？』红霏道：『我要的是『红珠斗帐樱桃熟。』』荷珠道：『你不要的呢？』红霏道：『我不要的是『春入眉心两点愁。』』众佳人都赞道：『说得好！』

浣香对绮香道：『姐姐，足见你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你的婢女都是这样绣口锦心，真令人羡慕之至！』

绮香道：『他们虽然记得几句诗，然哪里及得尊婢们的般般皆会。』荷珠听他主人称赞红霏，心中有些不服，便说道：『这四句却说得好，但忘了你是赵高，一个老公也配用这些东西？』即笑说道：『你有的的是

「细草春香小洞幽」，你没有的是「娇娆意绪不胜羞」，你要的是「鸳鸯帐下香犹暖」，你不要的是「嫁得萧郎爱远游」！」浣香听了，笑骂荷珠道：「荷儿怎么这般轻薄？」绮香正笑着，尚未开口，红霏气极，要打起荷珠来。荷珠再四的赔礼，群珠又与他央求，红霏方才饶他。众佳人笑道：「荷姑娘这几句太刻薄，幸遇着人多，不然是挨定霏姑娘的打。」

到了小翠的鸡鸣来了。小翠上来，就有些发怯，看谱是「接牌令」：两人将骨牌对接，么头对么，二头接二，接死了罚酒。小翠暗喜，两人就在地下接起来。小翠接死了三次，便发急起来，不知道要怎样奈何他，绮香道：「今番有好令来了。」把谱一翻，是「鸡鸣出关」，三杯酒都要装着鸡啼，从板凳下钻过去，钻过来三次。众佳人掩口葫芦。小翠听了这个，倒投其所好，毫不为难，便咪咪州州的学起鸡叫来。学了几声，即从凳下钻了三次，惹得众人大笑。浣兰道：「姐姐你好心，故意点他来作笑话！」绮香笑道：「这是他自己掣着的。你倒别笑他，若不是他，别人也不能钻得这么灵便。」小翠钻完了，头上歪着个偏髻，嘻嘻的对着浣兰笑。浣兰视了他一个白眼道：「你还乐得很呢！」酒是三姐代喝了。

到了三姐上前，红霏口里作呼狗声。三姐道：「你运气好，别要赢我；你若赢了我，我真咬你一口！」翻出谱来，是「五毒令」：大指为蛤蟆，食指为蛇，中指为蜈蚣，无名指为蝎虎，小指为蜘蛛。分胜负是蜘蛛吃蝎虎，蝎虎吃蜈蚣，蜈蚣吃蛇，蛇吃蛤蟆，蛤蟆吃蜘蛛。两人就猜起来。三姐想道：「他若料我出蜘蛛，他就出蛤蟆，我不如也蛇。」谁知红霏出了蜈蚣，三姐输了，便道：「我倒想喝酒。」红霏笑道：「你

看看谱来喝。』绮香笑对浣兰道：『妹妹，你手下那些鸡鸣、狗盗怎么好？又要作出好模样来了。』浣兰气忿忿的道：『罢了，罢了！今日教姐姐的威风施尽，我只好慢慢的报仇。将来掣着了西楚霸王，钜鹿一战，才消得这口气呢！』众佳人笑道：『还有一个韩国在那里，兵书尚未出来，只好盼他打胜仗了。』

看三姐的令谱：头一杯要装狗叫三声，第二、三杯要伏在地下爬两步，作狗叫三声。三姐笑道：『呸！这个令如何来得？我当狗盗是什么东西，原来要装狗的。我不来！』说着就跑。众佳人听了，都笑得不得了。只见花珠、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霓一齐赶上，围住了三姐，说道：『凭你怎样利害，今天在我们园里，你想走到哪里去？好好的叫了饶你。不然我们就按倒了你，剥你的皮！』便七手八脚，你一捏。三姐身上最怕捏的，被他们缠住了，便笑作一团，身似紫薇花的乱颤起来，连连求告道：『不要闹！不要闹！我叫！我叫！』那六个人还不肯信，五人围住了他，一个拿了一杯酒，要他叫了再喝。三姐寡不敌众，只得『汪汪』的叫了三声，闹得哄然大笑，倒象百鸟齐鸣。三姐脸也红了，红霓还要他猜，三姐也想翻本，又猜，仍旧是输。三姐道：『这回姐妹们可饶了我罢。』二珠、四红如何肯依。浣兰笑对绮香道：『你这个无道强秦，倒底要怎样？五国已给你吞食尽了，还要纵容这些豺狼虎豹去吃人！』绮香笑得伏桌难应。

三姐被他们围住，毫不容情，心生一计，想道：『这些骚货，实在可恶！我今也顾不得作笑话，也叫他们作些笑话出来。』又想：『顶坏是爱珠、红雪两个，待我玩他们一玩。』便装着笑盈盈的说道：『姐妹

们不要这样，你们让开些，我就伏在地下就是了。』诸人还不信，红雪道：『我们就站开些，谅你也不能跑。』三姐故意慢慢的曲着腰，伏将下去，见红雪与爱珠都是三寸金莲，裙边下微露一线的镶边花裤。叫了一声，众人又笑。三姐乘其不备，一转身把爱珠两脚一抱，把他的裤腿往上一捋，露出雪霜似的一节小腿。三姐就学作狗叫一声，一口咬定，两手在腿上乱抓，把个爱珠唬得神号鬼叫，浑身一麻，已栽倒在地。那五个人上来救爱珠，三姐又将红雪腿上一口，再手也是乱抓。四个人见了，没命的跑开，笑得弯着了腰。这红雪也笑得麻倒在地，跌在爱珠身上。爱珠还当是三姐伏在他身上要咬他，极嚷极笑的，已带着哭声，将要哭了，三姐掩着嘴走开。那众佳人与众婢女都笑得粉黛霏霏，秋波搵泪。有堕钗的，有翻酒的，不一而足。爱珠与红雪在地上坐了好一会，才爬得起来，三姐还格格的笑。爱珠指着骂道：『你这个短命鬼！你将来总教疯狗咬一口，肚里生出小狗子来！』红雪道：『不要将来，只怕出门就教狗咬的。』三姐笑道：『谁教你们太作恶了。我还容情，他们四个跑得快，不然叫你一窝子六个滚在一堆。』那六个人我一句，你一句，把三姐骂了好一会。众佳人方才笑完。紫烟一人尚有余笑。绮香对浣兰道：『妹妹，你这个三姐真好，我拿个丫鬟与你换了罢。』浣兰道：『姐姐要他作什么？他是只会装狗的。』紫烟笑道：『姐姐，你招集这些亡命作甚？你真作秦始皇么？』大家又笑起来。

琼华道：『我来灭秦了。他们也只有一个韩非子，只懂刑名，不懂兵法的。』数到蕊珠出马，是张良，是『金门射策令』：自己先出一句成语为题，将三个骰子摆出句中之意，将杯子盖了，叫那人也摆，摆出来

相同的不论，如摆出来不同，请中人评论优劣，劣者罚酒。蕊珠将三个骰子摆了，将茶杯盖好，又将三个骰子递与红香道：『你摆「九重春色醉仙桃」这一句。』红香想了一想，摆了一个三，一个六，一个四，说道：『三六是九重，四即算仙桃，不知对不对？』蕊珠揭开杯子，是对的，蕊珠又摆了一句是『十三竿柱雁行斜。』红香想了一想，摆了两个五，一个三，蕊珠也说对了。又摆了一句，说道：『词源倒流三峡水。』红香想了一会，想不出个理来，便摆了三个三，问道：『是不是？』蕊珠道：『不是。』揭开杯子是三个四。红香拍手道：『妙极！这才是「倒流」，我竟想不到，我罚酒就是了。』看韩非子罚酒的谱，是『作法自弊，轻则黥面，重则刖足。』蕊珠道：『取笔研来涂脸！』红香道：『姐姐饶了我罢！涂了脸又要擦脸，费事得很，我情愿跪了喝一杯罢。』蕊珠将要容情，倒是珍珠不肯，说道：『我还要与他来呢，一个容了情，个个要容情了。』便把笔在红香脸上画了一个眼镜，惹得满堂又笑起来。

红香好不有气，喝了一杯，忙忙的要水洗了脸。幸他倒是不擦粉的，不然便将脂粉洗去了。气忿忿地抬着手，向珍珠道：『你先来！你先来！你若输了，求人讨饶便不算人，只算是狗。』珍珠笑道：『我怕你？讨饶也算好汉么？』看谱上『圯上老人』的令，是盘象棋谱，名为八阵法，圯上老人下红子。珍珠象棋不得虽好，谱却不熟，偏偏遇着红香是爱打棋谱的。珍珠十分用心，无奈未得其妙，几着变化就被迷住了。看看要输，宝珠要指点他，红香道：『谁教了就算谁输，要照样罚酒。』琼华心甚着急，又不好教，看红香把他一个挂角将，就将死了。红香笑道：『今番得了！』查圯上老人的谱，是『脱鞋置酒，偏敬席

上。』珍珠见了，说道：『这个断断使不得，怪脏的东西，那是什么样儿！』红香道：『不妨的。』便要来脱他的鞋。珍珠一跑，不防红雪在旁，暗中把脚一勾，珍珠跌了一跤，被红香上前按住，脱了他一只鞋下来。珍珠急得满脸飞红，一手拉住红香要夺回，不料红雪把鞋接了过去。正要装酒，不防又被花珠一手抢了，扔与珍珠，惹得大家笑个不住。珍珠着了鞋，捆上带子起来，将红香拧了两把，这一关也就算了。

只剩了一个青琴，是博浪椎，谱上是打擂，有闷雷、劈雷，是打秦国通国中人马。琼华道：『就要看这一将成功了。』蓉华道：『琴儿，你须与主人争个脸。』青琴笑道：『我这椎是要椎椎打中的。』浣兰道：『你若赢了他们，非但与你主人争气，且与我等报仇。』浣香道：『这闷雷劈雷是可以乱打的，你也不必容情，连他们的国王也可打得的。』佩秋道：『你若象了秋莲的廉颇，就不好了。』紫烟道：『也不象要我们荆轲的匕首。』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笑。绮香笑道：『谅此孤军深入重地，焉有生还之理！』使命六人一齐上前与青琴对敌。说也奇怪，被青琴一顿闷雷劈雷，将二珠、四红打得个个心惊胆怯。琼华好不得得意，只管点头微笑，说道：『一将功成万骨枯！』众佳人齐声称贺。绮香笑道：『这还了得，你是个顶小的妹妹，公然欺侮大姐姐来。这般可恶，你敢与我对敌么？』那五个佳人同声说道：『这有什么不敢？如果七妹胆怯，我们一齐相帮。』琼华笑道：『妹子愿避三舍，如必不获命，也只可秣马厉兵，与姐姐周旋。』绮香笑道：『众志成城，坚不可破，我让了你罢。』看青琴这打擂已赢得不少，爱珠、花珠、红香、红玉、红雪、红霁都喝了许多酒。

浣香见天色已晚，便要进城，浣兰要留他，浣香不肯，定要回去。绮香见太阳已落，也不好挽留，只得先送了浣香，便说道：『你们是不是要紧，又不赶城，到三更再散不迟。』十珠婢收拾零星，大家都下船，渡过了河，直送到山下，上了轿出园，众姐妹方携着手，就近到了春风沉醉轩坐下。群婢也都来了，煮茗清谈了一会，已点上灯。紫烟要打马吊，便拉了蓉华、佩秋，三人打起蟾吊来。琼华看见有一匣诗牌，便与绮香、浣兰三人在一桌打了一副，足足打到二更后，琼华方成了一首七律。绮香差了一韵，斗不成；浣兰牌起得不好，尚差了十数字。琼华将牌摊出，那边蓉华等也过来看时，只见斗的是：

饯别春光已半年，小春天气最堪怜。

酒分排闥纵横策，人比瑶池阆苑仙。

任说朝朝依玉树，终应步步让金莲。

彩云明月如相妒，照彻楼台分外鲜。

那五位佳人同声赞道：『这首诗倒象做成的，哪里象斗出来的！真是字字稳当，且切今日之事。』绮香又笑道：『我最爱是「任说朝朝依玉树，终应步步让金莲」这一联，为我辈闺阁吐气，不然这个园，几成了那几个名旦的梨园了。』蓉华道：『姐姐，那几个名旦你见过没有？闻得二哥天天带他们在园里。』绮香道：『若说这几个名旦，倒也生得很好，我也只见过五、六个，到年节下，他们也进来贺节。不是我说，我们今日这一班人，倒有几个象他们。』这句话就只紫烟想不出是谁，其余皆听得人说过，浣兰、琼华恐绮

香说出来，便不约而同的将闲话拦住他。

又看将近三更，也要各散。绮香挽留不住，只得同散，便说道：『残月未尽，妹妹们可高兴？能走到园门口不能？』众佳人情愿都走，一对对的手灯相照，众姊妹你携我，我携你，一路说说笑笑，穿过了好些石门竹径。正是『衣香鬓影留余艳，拾翠寻芳趁此时。』到了园门各自上车，在车里又各相辞谢了几句，方才坐了绣幌，辗动双轮，群婢各登车随后。绮香也与十二红各上车而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惡報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

话说众佳人怡园一叙，正如群花齐放，百鸟争鸣，香留数日。后来彼此唱和了许多诗，传为佳话。这回又有几个下作人，做几件下作事出来。

却说奚十一选了广西一个知州，是个极苦的地方，十分不乐。心上想告病不去，又因近着他家乡，且菊花是广西人，藉此可以回家看看，因此竭力唆成。奚十一近来得了家信，洋行倒了，盐场又为海水冲了，家事不好。又听得老太翁得了腿疾，也要告病。又想：『家内兄弟都已回去，也轮不到他作主，不如且到广西走走，看看局面怎样。』但此时已经盘费全无，而且又欠了潘三四千银子，急于要还，已来催逼，把个挥金如土的奚十一，闹得走头无路起来。潘三是这个大账局，一天之内往来的保家不少，听说奚家的洋行倒了，盐场漂了，人口如风，已传遍了。别的账局，更不用说。奚十一竟至告贷无门，思前想后，不得主意。

此时十月天气，日短夜长，日里在外头张罗，夜间开了灯，惟以吃烟为事，吃迷了睡着不醒，一连几夜，把个菊花熬得清水直流。且自三月内修肾之后，虽然壮观了些，其实不甚中用。一来疙疙瘩瘩，皮肉粗了，而且周围不甚平整，兼之头重脚轻，虽见头脑狰狞，其实根株疲软，只好停顿多而纵送少。菊花才二十几岁，火盆似的，如何能常吃那粗粝东西？

一日，奚十一带了胡八出门去了，与唐和尚商量。一轮晴日，满照明窗。菊花梳了头，好不纳闷，无意之间到外边来散步。走到跟班房门口，见关着门，里面有笑声。菊花轻轻的在门缝里一张，见春兰弯着

腰在炕边，看有四只脚站在一处。菊花一见，即把袖子掩了口。听巴英官说道：『你倒会长，怎么他不会长，总是这样的？』春兰道：『也觉长了些，没有你的长得快就是了。你人虽短，也倒长呢，与老爷的差不多。』英官道：『老爷如今的还不及我了。』说话之间，两人的脚步又翻了转来，在前的此时在后，在后的忽又在前。菊花看得软洋洋的，牙齿咬得扎喇喇的响起来，心中受不得了。欲要骂他们几句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得回房，心里想道：『倒不料这两个小狗崽的也会闹鬼，还嫌我说兔子不起阳的，谁晓得一炉的好烧饼！既然会这样，那样想必也会的了。』想得脸红红的。

老婆子送了饭进来，菊花吃了饭，开了灯，忽然将那支枪看了一会，把双指围了一围，足足有一虎口粗细，放下夹在腿间。把烟挑了一盒出来，剪了灯煤，慢慢的一口一口吹了几口，惺眼朦朦的象要睡着，觉得有人伏在他身上来，亲了一个嘴。慢慢的睁开眼来，见是奚十一回来了。菊花笑了一笑，只见奚十一脸有笑容，就到那边躺下吹烟。菊花问道：『你今日为何回来得快？』奚十一叹口气道：『人情势利！早知如此，我若省俭些，非但不欠账，而且还有余，何必要受人这些气！今日若不是唐和尚、张仲雨做保，这潘三准不肯借钱，还要逼还欠帐。就是潘三他也借过我的钱，我何尝要过利钱？不料此时将对扣的账来借给我，你想这个交情可叹不可叹？我本来零零碎碎使了他三千银子，他如今加上利钱就算四千，再借给我二千两做盘缠，就要我写了一万银子的欠票。到江南太爷任上先还五千，到广东再还五千，他叫两个伙计同了去。我此时无法，只好依他，到了江南就好了，能一齐还了便更好，省得一路供养他们。带着两个

账主回家，也不好看。」菊花道：「那个潘三原不是个东西，怪不得人要扳他的屁股。我就恨他那个讨人嫌的嘴脸。」奚十一嘻嘻的笑，菊花道：「银子呢？拿回来了？」奚十一道：「拿回来了。」菊花道：「我听得有个九香楼，是相公们新开的，卖些花绣东西。你与我买一样东西，我要两双花袖，一双要刻丝的，一双要拉锁的。」奚十一道：「我们此去正在苏州路过，到苏州去买罢，这里也是苏州来的。」菊花道：「我要他们这个。九香楼有的是内造货，什么王府里赏他的，苏州也不及他好。我要买也要不了多少钱。」奚十一也知道这个铺子是袁宝珠、苏蕙芳等开的，却因近日心绪不佳，没有去逛，如今有了盘缠，明日藉此可以逛逛，便答应了。

奚十一忽从怀中摸出个纸包看看，重又揣好了。菊花问：「是什么东西？」奚十一道：「宝贝！」菊花道：「给我瞧瞧。」奚十一道：「停一停，用的时候给你瞧。」菊花笑嘻嘻的一骨碌爬了过来，伏在奚十一身上，在怀里掏了出来，解开一看，是几条白绫带子，便道：「呸！这个宝贝，用也用了几十条了，不见得什么稀奇，现在还有几条存着呢。」奚十一道：「这个另是一种，你不信，少顷试试就知道好了。那个是两吊钱一条，这个是二两四钱银子一条呢。他说用得省可用一月，用得费也可二十天。」菊花笑道：「一月用一回就可一年了。」奚十一笑道：「大约与你用。不过十天也就算了。」菊花道：「稀罕这些东西！这是你用，你怎么说我用呢？」奚十一道：「那人说遇着干的就可多用几回；遇着湿的，几回泡透了，药性也就过了。」菊花把奚十一嘴上拧了一把，道：「你这个倒是干的！」便靠在奚十一身上，把带子理了一

会，将一头扎在指上，擦到奚十一嘴上，格格的笑。

奚十一见他骚极了，便从荷包里取出一样东西往嘴里一放，叫菊花倒半杯烧酒来吃了，又吃了十几口烟。菊花道：『你这烟也足够了。』扑的一声，吹灭了灯，转身关上房门，两人索性脱光了，盖了被，奚十一将绦带扎上，不多一刻发起性来，果然与往常不同。入够了，菊花觉得美满异常，心中大乐，放出本从来，筛糠簸米似的搯了一会，搯得奚十一药性大发，如狗跳一般，呱呱啾啾，淫声如吼，少顷便将菊花檀得难受。将有半个时辰，菊花已过了瘾。奚十一更加勇猛，菊花已觉干涩，便要将他带子解了，偏又扎得紧，被水浸透，再也解不开。奚十一爆涨如裂，只得顶紧了尚觉好些。菊花两眼发红，云鬓颠散，又支持一会，说道：『烧干了，起来吧。』奚十一道：『起不来。』菊花道：『好人，饶了我罢。』奚十一道：『你以后还笑我不笑我呢？』菊花道：『我再不敢笑你了。』奚十一知他难受，便把腰一弓，头到门口，忽然如针刺的一疼，急拔了出来。

菊花起坐，披上衣服，道：『这带子怎么这般厉害？』奚十一道：『你里头怎样的？』菊花道：『起头甚好，后来便如炭火一样，直烧到心里来。方才你吃的什么药？以后不要吃他了。』奚十一道：『太吃多了。那卖药的说只要用一丸，我倒吃了三丸。但不知什么意思，涨得我那龟头上也疼。』菊花揭起被来看，觉比从前大了一倍，与那根烟枪一样粗细，头上亮澄澄的，周围起了一条红线。便把绢子与他抹了，将带解下，尚觉挺然可爱。又把双指在头上围了一围，赞了几声。奚十一道：『你拿半杯凉茶来，解了药』

性罢。』奚十一喝了一口茶，渐渐的收了，穿衣起来。一夕无话。

到了明日早饭后，奚十一即拉了姬亮轩坐了车，巴英官骑了马，到了九香楼。奚十一下了车，见是大门里面竖着一块屏风，两旁放着金字招牌，一块是『收买秦汉唐宋古玩书画』，一块是『发卖苏杭花绣衣料一切洋货俱全』，还有一块是『内看金珠宝玉四时花木』。此时那九个名旦均已出班，内有未满师者，也是宝珠、蕙芳共同帮他们出了师，一齐搬在里头居住。里面有个花园，园里也有几十间房子，九旦就住在园里，将一所正楼名为『九香楼』，园即为『九香园』。

奚十一、姬亮轩走进了大门，见门房两人站起来招呼，一人便引他们进了二门。见上面是五间正屋，两边厢房。到了那东厢，便有个伙计出来招待，衣冠楚楚，相貌文雅，五十余岁年纪，请他们坐了，问了姓名，即有人送上茶来。奚十一四下张望，并不见班里一个人，便问那人道：『这班掌柜的都不住在这里么？』那人道：『都住在这里，后面有个花园，总在园里住。老爷要用些什么东西？若要花绣绸缎，请吩咐要什么颜色花样，就取出来。这东厢房是看花绣绸缎，西厢房是看洋货，正屋看书画，后楼是看珍玩珠宝。若要看花卉并上等的古玩，请到园里去。』奚十一道：『我都要请教请教。』先将菊花的東西点了出来，果然精致，价也不昂。又要了些零碎东西，共花了十金，便要看看古董花木，即同亮轩走到中间正屋来。

从人揭开帘子，见是两面大玻璃窗，屋中摆设精致，名人书画挂了好些。两边是书橱书架，还有些陈设古玩。那个伙计叫了一声：『乌大爷，有客来了！』听得屋后靴声雌雌的，走出一个人，醒不醒、睡不

睡的模样，穿一双旧皂靴，歪着膀子蹋将出来。姬亮轩一看是乌大傻子。乌大傻子作了揖，请二人坐了。奚十一道：『你在这里掌柜么？』大傻笑道：『闲着没有事，他们要我过来帮同照料。』姬亮轩从前打茶围上了大傻的当，后来已经说明，大傻倒说得好：『我回去取钱来，你又走了。』又说他那日晚上，还给了他们十几吊钱。亮轩似信不信的，后来伍麻子即跟了长庆的媳妇回扬州去了，此话绝无对证。

三人讲了些闲话，奚十一便问大傻子：『那些相公在什地方？』大傻道：『今日就只王兰官、苏蕙芳在家，其余都出门去了。』奚十一道：『我要看看花，你同我们去。』大傻便领了奚、姬二人，从东边进了一重门，见是一带游廓，假山层叠，花木扶疏。大大小小盆景有几千盆，有楼有阁，有台有池，甚是有趣。来到一所正楼之下，见有冷金笺写的一匾，为『九香楼』，是殿元公手笔。奚十一与姬亮轩在满园逛了一逛，见池子边尽是些杨柳芙蓉，还有些菊花，中间也有一座小桥，对岸一个座落，闻得里头有欢笑之声。奚十一问道：『那边是谁？』大傻道：『那边就是王兰官的住房。今日田状元与史翰林在这里。』奚十一就不便过去，在池畔站了一会。见那边园门口走进一人来，穿着新衣、新帽、新靴子，提着马鞭子，昂昂的走上了小石桥。见他才二十几岁，好生面善。想了一想，象是从前潘三那个赶车的，如今体面多了。那人一见了奚十一，低着头过去。大傻子道：『你应认得这人。』奚十一道：『好象潘三从前那个赶车的一样。』大傻道：『可不是他！如今他靠着他女人的福，不赶车，做了状元公的家人了。』

奚十一逛了一会，重到九香楼下来。园中有许多灌园的浇灌花木，还有几个扎花匠修剪花树，与那小

使们川流不息。奚十一道：『好地方！可惜他们都不在家的，又遇着有客，不然喝个酒儿很好。』大傻道：『歇天等他们都在家时，我做个小东，请你二人来坐坐。你们也就要出京了，到广西去要见这样脑袋，是沒有的。那里的班子尽些些湖南、贵州人。』亮轩道：『其实有两个在家，也可叫一个过来陪陪。』大傻不言语。

奚十一烟瘾来了，见这楼下头铺设得甚好，想开灯吃烟，就可等他们回来。烟枪是带着的，就少盏灯，问大傻道：『你去点一个灯来，我要吃两口。』大傻想了一想道：『这件东西只怕没有。』便踢到扎花匠处，借了一个旧木盘，油腻灰尘积有半寸，盘里合着个小杯，放着一个瓦灯盏。大傻点着了，捧了过来道：『将就用用罢。』奚十一道：『怎么这样家伙？我用不惯，换了好的来。』大傻道：『要好的却没有。』亮轩道：『你们卖洋货，玻璃灯与那洋磁、洋铁盘子是有的，拿一副新的来用一用就是了。』大傻怔了一会，只得又去问伙计们借了一副干净的来。奚十一躺下便吹，亮轩、大傻也来挤在一堆。

忽听园里有人闹起来，大傻子留神细听，听得骂道：『哪里来的这个小杂种兔崽子，将这金桔摘得干干净净！』又有一人骂道：『不是那个小狗肉的吗？连那佛手也摘了两个！』就听得大闹起来。有个小孩子声音，乱骂乱嚷的。大傻子走了出去。奚十一懒得起身，但听得象巴英官的声音，与人嚷闹，便叫亮轩出去看看。见一丛人围着，走上前，英官揪住了一个人，那人把马鞭子打了他几下，英官号陶哭骂道：『你骂我是兔崽子，你是驴崽子！将老婆的尿去讹钱，讹到了手，如今要充二爷了！』骂得那人气极了，又打

了他几下。乌大傻连声劝解，亮轩也上前说道：『他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动手就打？』那人道：『他先来揪住了我，要打我。我们才买了两盆金桔、两盆佛手，要抬回去，被他摘得干干净净，气人不气人！』问问他，他开口就骂人。』那边蕙芳、兰保都出去看，却不认得英官，也不认得姬亮轩。

奚十一听了许久，忍不住出来，见众人劝开了，但心中甚怒。望见芙蓉花外站着两个玉人，认得是蕙芳、兰保，觉得光辉相映，不觉涎垂起来，便说道：『你们这些相公好不讲理，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打起人来？』蕙芳一看，认的是奚十一，便拉了兰保进去了。奚十一大怒，他也不管有客，便闯过桥去。亮轩跟着大傻子，一想：『这事情有些不好。』便把灯收了，自己躲起来，免得带累他受气。奚十一走到屋子里，见残肴满桌，不见一人，明知他们躲了，心中更怒，拍着桌子嚷道：『走个人出来！』不见答应，奚十一又拍桌子骂道：『好大的相公！见了人都不理么？虽然出了班子，总是小旦，兔子变成狗么？』听得里面有人说道：『你们就出去见他，怕他怎么？这个无耻下作的东西，打了他也不要紧。』奚十一大怒，即将桌子一掀，碗盏砸了好些，大骂起来。里头也大骂，奚十一如何能忍，要赶进去打架，亮轩却劝住。

只见蕙芳、兰保出来，对奚十一点点头道：『尊驾为什么发气？到小店来照顾什么？敢是敝伙计们得罪了？』奚十一听了，火上添油，圆睁两眼，大喝道：『你别支起那屁架子！我照顾你？我要带你到安吉堂吃饭，还要留你过夜呢！』蕙芳气得满面通红，尚未回答，兰保已大怒说道：『这个人真混帐！认也不认得就闹起来，敢是个疯子？』奚十一听了，抢过来就抓兰保。兰保已按住他的手，说道：『你要怎样？』

奚十一也不回言，那只手又飞过一掌来。兰保一闪，就将他肋下一叉，奚十一踉踉跄跄直跌出去。奚十一自知要跌，幸记得后头有张桌子，把左手一扶，腰里使劲，扭转身来。因他身子高大，脚下虚浮，往前一撞，两手支住桌子，不防胯间那个镶嵌狗肾，恰恰的压在那花梨桌子角上。这中间只一压，头上就象裂开了缝的疼起来，两臂软了，扑在桌上不动，话也说不出来。兰保忍不住笑，叫园丁扶他出去。奚十一想要不依他们，无奈阳物已伤，适或再受了磕碰就不好了，嘴里骂了几句，也就出来。姬亮轩见奚十一不闹，自然更不敢闹，重到了九香楼下。英官收拾了烟枪，奚十一坐了一会，也就不大疼了，心中忿恨。来到外边，乌大傻躲得不见影儿，奚十一只得上车而回。

到了家，进了房，见菊花捆了绉纱包头，两太阳贴了两个小红膏药，两眼水汪汪的靠在枕上。奚十一将花袖给他看了，菊花才有笑容，软洋洋的坐不起来。奚十一道：『怎么样？』菊花道：『今日觉得不舒服。』奚十一摸他的手，有些发热，便笑道：『昨日弄伤了？』菊花笑道：『或者脱衣时冒了风，你出去后忽然就疼起来。』奚十一又开灯吃烟，菊花也吃了几口。奚十一越想越气，心上想个法子要收拾他们，又因有些阔人护着他，自己相与的都是些没有势力的；又因出京已近，闹出事来于功名有碍，只得罢了。菊花一连病了几日，奚十一的春药不能发试，心中便闷。

一日，唐和尚送行，约了潘三来。潘三打发人来说，跌坏了鼻子，要避风，不能来。奚十一、唐和尚都疑潘三怪了，是托辞的。那日奚十一见了得月，想与他叙叙，无奈唐和尚在前，只得忍住。酒也多喝了

几杯，烟又多吹了几口，到二更后才回，醉薰薰的，底下那东西甚是作怪，时刻直竖起来，头上痒飕飕的，好不难受。看看菊花口里哼哼唧唧的，身上火炭一般，嘴唇皮结得很厚，鼻子里热气直冲，心里不忍。但可恨那东西不知为什么不肯安静，便想着英官多时没有做这件事了，又想到：『这个兔子与别人不同，真是屁中之精！近来嫌我不好，勉强强的。今日我要收拾这个鬼崽子！』酒醉模模糊糊，吃了四粒丸药，带了绶带，到书房叫英官来开上灯，叫他打烟。英官强头强脑的，打了几口便出去。奚十一叫住了，英官靠着门，望着奚十一道：『有什么事？』奚十一道：『走来。』英官不应，奚十一笑道：『你来，我有样东西给你看看。』英官方慢慢的走来道：『看什么？不是又有了翡翠镯子了！』奚十一坐起，拉了过来，抱了他。英官冷笑道：『闹什么鬼？我又不是得月、卓天香，偷了要烂鸡巴的！我们好好的家伙，为什么要装这个狗鸡巴！』奚十一道：『好屁话！』便拽起长衣，扯开裤子，那物脱颖而出，见了英官怒咩咩的跳突起来。英官一呆，一手擦住了，笑道：『怎么今日改了样儿了？想是得了缺了，所以挺胸凸肚，不似候选时那毡头毡脑的。看将起来，这外官是不可不做的。』奚十一笑道：『放你的屁！你既说我得了缺，我就给你留些别敬，教你吃个脑满肠肥，省得你又挑长挑短的说话。』便将绶带扎上。英官到此便服服帖帖，再不做作，承顺了他。二人这一会大闹，也就少有的。

人说巴英官屁股里头象个皮袋，口边象铁箍。算他十三岁厄，到如今大约着一千人没有，八百人总有多无少，里头长了一层厚膜，就如炉子搪上泥一样，凭你怎样，他也不疼。奚十一驰骤了一回，头上忽又

疼起来，四面的筋暴涨如春筍经雷，参参怒长，一股气往顶上直冒。奚十一不顾死活，一顿乱舂。英官见他如此发狂，便把上脑箍的劲使出来，趁奚十一顶得紧紧的，便在他根子边一箍，箍得那绦带反松了一线。奚十一提不起来，觉内中一阵阵的如热油炸他那龟头，好不有趣，炸得他又痒又麻，便死力往里顶。再不料上头竹篾篷日久糟朽，豁啦一声，塌将下来。这半篷灰土，已有两担。奚十一大吃其惊，恐被压下，便使劲一拔，两人都『啊哟』一声，一同滚倒在地上，发昏去了。

众家人听见这一响，连忙过来看时，见篷塌了半边，并未压人，不知主持人与英官何故躺倒。忙将灯照时，见奚十一的阳物血淋淋的只有半截。再看英官的屁股，也是血淋淋的，脏头拖出三四寸。众人个个失色，便大惊小怪乱闹起来，忙报与菊花知道。菊花听了，急得一身透汗，也顾不得病，穿上衣裳，着了裤子，袜子也穿不及，趿上鞋，把衣衿掩好，只扣了外面钮子，直跌直晃的出来。姬亮轩也睡了，听得闹，便也赶出来，穿上袜子，披上长衣，竟忘记穿裤子，慌慌张张赶到书房里，正与菊花撞个满怀，也不及回避，乱遭遭的闹在一块。菊花见奚十一如此光景，便哭起来。亮轩心慌，便仔细看了，奚十一尚有点气，便说：『不妨，姨奶奶且慢哭。我想老爷这个头，原是接上的，如今脱下来，不过是一时疼痛发晕，不如还请那个医生来商量。』菊花不得主意，一面去请医生，一面扶起奚十一，放在坑上。见奚十一面如纸灰，鼻间只有一丝气了。菊花好不伤心，口对口的与他接气。奚十一渐渐苏醒，把眼一睁，见了菊花落泪满面，心里甚是惭愧。忽又一疼，重又咬紧牙关，重复晕去。好一会才转来，叹了一口气。菊花心如刀割一般。

那个医生还不见来。

这边亮轩看着英官这个模样，也十分心疼。便细细的照了他一会，叫人烧了一盆热水，拿块布泡热了与他揉，揉了一会，英官也醒转来。亮轩把蜡灯放在旁边，揉了一会，恐怕水溅袍子，便将前衿提起些，此时心里痛苦，再想不起自己没有穿裤子。菊花坐在炕上，亮轩蹲在地下，却是对面，中间放了一个蜡灯。菊花一手摸着奚十一心坎，回头看 he 服事英官，只见亮轩两腿中间，垂着一根肉柱，头锐根粗，倒有四寸来长，好个怪样！亮轩身子微动，那物也摆来摆去。菊花看了，心中一动，便扭转了头，又不好意思说他。但门外还有些人，若被他们看见了，也是不便。又看了两眼，心中突突的乱跳，只得说道：『姬师爷，你把巴英官的裤子替他穿上罢。』亮轩听了，便与英官扯上裤子，系好了，见自己衣里露出个膝盖来，才记得没有穿裤子，连忙站起，走了出去。这边春兰与老婆子将英官扶出，放在他自己炕上去了。

少顷医生来，亮轩又同了进来。那医生先将灯照了一照，然后诊了脉。菊花远远的坐着。那医生道：『今番难治了，这个除非神仙才能！』菊花求道：『先生，你行个方便，医好了我们老爷，你要多少谢仪，我一毫也不少你的。』那医生道：『奶奶，医生有割股之心，最肯行方便的，倒是奶奶你不肯行方便。他本是个残疾，修治好了，也只可随意用用，哪里可以当得铜烧铁铸的用法？你不见舂米的铁杵，几年还要换一回呢。』菊花涨红了脸，骂道：『呸！嚼你的舌头。这关我什么事来？他方才肉屁股肉断的，还有一个脏子头托长三四寸的在那里呢。你也不问问缘故，一嘴的屁话混糟蹋人！』

那医生自知话说错了，便陪笑道：『奶奶不要生气，是我不是。我也急了说话，所以没有留心。如今尽我的心，谢仪不谢仪，我倒也不讨论。但要说明：我只能救他这条命，不能再接那条卵子。』亮轩道：『先生说话文气些，奶奶在这里。』那医生道：『我这行业就不文气，说话焉能文气？天天的把那卵放在手里盘弄，觉得这个字顺口得很，没有忌讳了。』便又说道：『杀只鸡来，要一块活鸡皮。』菊花即叫人割了一块活鸡皮来。那阳善修拿些药和鸡皮捣烂了，与他洗净了血，敷上了药，也与从前一样的治法。留了一服药，『煎了与他吃，明日再来看罢。』亮轩又同他去看英官，阳善修也与他几味药吃了，说道：『这个不要紧，明日就缩进去的。』

阳善修去了，菊花就在书房中睡，陪了奚十一。这一唬，倒把个菊花的病唬好了。叫家人把顶蓬支好，扫去了灰土。奚十一上了药，便止了痛。明日阳善修复来。过了十余日，伤痕平复。阳善修说道：『从此你要戒淫才好。若再把根子弄散了，那就有性命之忧。不如吃两剂寒凉药，断了性罢。』奚十一无奈，与菊花商量，菊花也只得由他。遂听了阳善修，吃了十剂凉药，从此春蚕如死，再不起性了。又谢了阳善修五十两。菊花便守了活寡。不知果然是真守还是假守，这也不能查他，外面确做出那从良极正派的样子来，以博虚名。

菊花恨极英官，等他脏头好了，痛打了一顿，撵他出去。姬亮轩馆地要紧，也只可忍心割爱。英官撵出之后，便到卓天香铺里去做了伙计。人爱他脑袋好，这个卯字号倒也生益兴隆。虽然英官脏头上去些，

但屁股里已经受了伤，竟成了内外痔。后又广与人交，不到一年之功，竟是众毒齐发，把个巴英官活活烂死。岂不是件大奇事！这也是他的恶报了。

奚十一病好之后，带了菊花赴任。潘三打发伙计同去讨账。唐和尚倒十分惆怅，又请了几天送行，与得月送出城外，倒算个全始全终的交情了。

潘三因脸上有病，不好见风，这月内总不出门。却说潘三脸上害什么病呢？也有个缘故。潘三今年五十岁。若他的原配在这里，倒也五十三岁，已别过了十余年。潘三四十岁上，又娶了一房，是山西人，姓石，其父在京里开个油盐酱醋的小铺子，发了些财，开了个小账局。这个石氏颇有几分姿色，潘三看中了，娶他已有十年。石氏才二十八岁，情性风骚，起初与潘三尚称恩爱，后来见潘三心不足，鬼头鬼脑，瞒着他外面偷鸡盗狗，因此从醋里生出恨，恨里生出厌来。潘三爱他生得好看，便从爱里生出顺，顺里生出怕来。一边越软，一边越硬，日久相沿，潘三成了箠，石氏成了铁。石氏非但不许潘三在外胡闹，连晚上与他云雨的事，也要潘三求他半天，甚至叩头哀告，才许他上身。若遇石氏兴浓，潘三已经兴尽，便把潘三身上掐得稀烂。这老屁股上两边，劈劈拍拍要打个手酸。这潘三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。

叙起他们一件闲事来：今年六月初六，唐和尚生日，请潘三、奚十一在庙里吃面。又备了两桌，送与白菊花、石氏。石氏处是打发得月送去，这石氏见了得月那个模样，心中甚是爱他，给了他许多东西，便要他做干儿子。得月岂有不肯？便拜了干娘，以后常常叫他来走动。得月若来，必陪着石氏吃饭，或时抹

牌玩耍。又知道潘三爱男风，必想得月，不许他进来窥探。潘三竟不敢进来，只好暗地垂涎。

一日活该闹出事来，得月来看干娘，那日天气很热，见石氏在房中将席子铺在地上，穿件没有领子的白罗布短袖汗衫，却也大镶大滚，只齐到腰间。穿条桃红纱裤，四寸金莲，甚是伶俐。两鬓茉莉花如雪，胸前映出个红纱兜肚。眉目澄清，肌肤白腻，实足动人。叫得月也在席上坐了，又叫小丫环拿了水果儿、冰梅汤、西瓜等类放在一边。叫小丫环走开了，两人将牙牌在席子上抹起来。石氏盘腿不惯，两脚踏地，象个半蹲半坐的模样儿。得月一面抹牌，两眼望着石氏裤裆，迸得紧紧的，中间一缝微凹，见乌影影的湿了一块。又见石氏眉欢眼笑，不觉心中大动，那物直竖起来。得月脸红戏的，不好意思，把腿压住了，心里想道：『这么一样好菜，放在嘴边不尝一尝，真是个呆子。』到发牌时，故意把牌一弹，弹到石氏的凹处。石氏一笑，把腿一动，得月伸过手来拿牌，就把指头一戳，石氏便格格笑起来，骂道：『小驴屁子！你倒会调戏你的娘。』便过来，双手搂住了得月，亲了个嘴，要他送进舌头，即摸他那个东西，倒也伟然，炙手火热。即忙关了门，两人脱得精光。得月见那石氏身上肥不显肉，滑腻如酥，就在席子上玩起来。一个是新硎初试，一个是积闷才消，你贪我爱，各到娇汗霏霏，筋酥骨软，方才云收雨散。自此更加亲爱，不消说三天一小叙，五天一大叙，大约已下了佛种了。

潘其观驮了个小小石牌，尚不知不觉，一心倒想玩那得月。后来也有些疑心，看出石氏待得月的情景。过了两月，心生一计。一日候着得月进来，半路截留，邀他到一间书房内，开了一个灯与他吃烟。潘三睡

在得月后头，摸摸索索，得月不肯。潘三道：『你若不依我，我便不许你进来，你们娘儿两个做的事，当我不知道么？我不过不肯丢你们的脸。你若不依我，我以后见你们进来，我就打你。』那得月虽十七岁了，尚是胆小面嫩，被潘三说破，便脸红起来，不得主意。且他那个后门原与大路一样，什么要紧？只得说道：『倒不是我不肯，只怕干娘知道了，倒要不依你。』潘三道：『不妨，如今谅他也心虚，不敢与我闹了。』得月想着石氏，只得依了潘三。潘三乐极，便关了门，下了卷帘，得月坐在身上，斗了笋，一拍就合，大玩起来。

石氏那日约定得月早饭后来的，等了好一会，还不见来，心里也恐潘三半路打劫。他悄悄的到书房来，见关了门，更加疑心。听了一听，觉两人切切促促的私语，听不明白，便轻轻的走到窗下来。见又下了卷帘，便将舌尖舔破了纸一望，见潘三抱着得月，坐在身上，两脸相偎，索索的动。一看心中大怒，想要骂起来，又想到：『不如在门口，候这老兔子出来，打他几下，方泄此恨！』主意定了，便拿张凳子，门边一坐。只听得得月说道：『放我去罢，恐干娘等我心烦，是要骂我。』又听得潘三哑他的嘴，响了两三响，石氏更气得不可开交。忽见门一开，得月走了出来，一见石氏，满脸即涨得通红，站住了脚。石氏怒容满面，狠狠的瞅了他一眼。潘三一脚跨出来，石氏站起，一把将胡子揪牢。潘三魂不附体，低了头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石氏骂道：『你这不要脸的老王八！老兔子！自己的屁股被人肉出虫来，才花了钱请人挖干净了。你如今又想肉人！你何不弯转你的扇子来肉你自己的？他是我的干儿子，你胆包了身，你敢玩他！』便使

劲一个嘴巴。潘三『啊哟』一声，血流满面，也顾不得胡子，死命的挣脱了，胡子已捋去了半边。石氏怒气未息，把得月光头上凿了几个栗暴，脸上拧了两把，得月战战兢兢，双膝跪下求饶。石氏又可怜他，拧了他的耳朵，同了进去。

且说潘三被石氏这一掌，如何就打得这般厉害，满面流血呢？原来石氏带了两个银指甲，一抓戳在潘三鼻子上，因用力太猛，将那银指甲打断，既薄而尖，竟将潘三鼻子尖刮断，故此流得满面的血。潘三痛不可忍，忙忙跑出，就请了与奚十一修肾的那个阳善修医治，也与他配了个假鼻子。潘三因在家不能医治，又怕他女人再打，竟不敢回家，就在城里他的那个靴铺内住着，日日请那阳善修进城与他诊视。服药两月有余，方见大好。从此各处传说，又有人赠他个美名，叫做『抓三爷』，又叫『大眼三儿』。

奚十一断肾那几天，正是潘三抓鼻那几天，因此不能与奚十一送行，倒也不见怪他。不知为何，他们两人总是同病相怜的：那个烂鸡巴，这个便害臀风；那个接狗肾，这个便掏粪门；那个断龟头，这个又抓鼻子，你说奇不奇？谁也想不出这个理来。只便宜了得月这个小秃厮，害了两人做了残废，他倒好端端的又拜了一个好干娘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

且说琴仙在南京护国寺里守灵，倏忽已经百日。主仆两人，虽日用有限。但天天供饭烧纸，连房租银子，一月也须十金，三月以来，将琴仙所剩衣物，尽行当卖。当时初冬时节，琴仙尚无棉衣，刘喜更不用说了。

一日，刘喜劝道：『大爷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也不可过于古板。我想那侯老爷一片真心待你，自己来请你过去，还送钱米来，这也就难得了。你倒不要小看这位老爷，是王侯将相都敬重他的。他的门生好多呢，现任官、进士、举人不知多少，还有些夫人、小姐们拜他做老师。那一年做起寿来，那些寿屏、寿诗，园内的房子处处都挂满了还挂不下。我看他的交际，比怡园的徐老爷还要阔些。你若去了，倒也可以认得些人，怕不有些好处出来？若长在此，举目无亲，将何度日？不要说别的，就老爷这口灵柩，也须入土为安。天又冷了，身上棉衣出没有。这个光景，须趁早定个主意，不是这样的。』琴仙道：『侯老爷那里，我就饿死也不去的。』刘喜道：『这却为何？真令人不懂。』琴仙道：『你外面留心访问，有进京的便人，我要寄信到京，借些钱来，好安葬老爷。』刘喜道：『要便人是天天有的，摺差、塘报，哪一日没有？你写起来，我去寄就是了。』

琴仙于是哀哀切切，写了几封信与子玉、子云、蕙芳诸人，要他们专人来接他回去；子云信内并封着屈道翁遗言。写了一天，刘喜托便寄了。后来寺中又做起法事来，男女混杂，游人挤满，琴仙屋里常有人

来张张望望的，琴仙好不气闷。刘喜见度日艰难，就算京里有人来接他们，也须两月之久，就到年底去了；便想出个法子，卖了两件衣裳，就借寺门口，摆了一个小摊，卖些水果、干果之类，一天也可趁得百十钱，藉以糊口。琴仙在寓里也安心守着这一粥一饭，闲时写字画画，唯觉身上衣单，不能添制。

一日，侯石翁自苏州回来，闻知琴仙还在寺里，已到衣食不周，心上又念着他。因前次送他米炭等物，倒去碰个钉子，虽然怀恨，但爱根未断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带了二十金，叫小僮拿了，乘轿而来。

到了门口，只见刘喜摆着个小摊子，无非乌菱、荸荠、瓜子、花生之类。又见壁上挂了几张画，倒是生纸画的花卉，颜色鲜明，颇为可观。便问刘喜道：『这是谁画的？』刘喜道：『大爷画的。二十钱一张纸，弃了可惜，我拿来挂在这里。昨日倒有人说好，买了两张去，一张牡丹卖了二百钱，一张梅花卖了一百五十钱。还有人要定画八幅屏，他拿纸来，肯出两千钱呢。这个画画开了，比这摊子就好多了。』石翁只微笑。进来见琴仙在那里调脂弄粉，石翁眯齐了老眼，看他觉比从前胜了几分，从前象个葵心带病，此刻依然梅萼含香，就觉得翠袖寒生，缟衣雪素的光景。琴仙见了石翁，心里老大的一跳，只得上前见礼。石翁忘了前情，又握了他的手，说了几句话，坐了。琴仙勉强陪着，面上却是冷冰的。

石翁先将他的画赞了一番，想了一个赚他的法子来，便道：『老世侄，你心上也不急？这两天各处也应有回信来了。我在苏州时，又将你令尊的事告诉人，人人都肯帮。但你这寺里终究不便，你若搬到我家来，我的相好也就是你令尊的相好，那时遇着人，必有见面之情，就好说了。你若在这里住，老远的

人也不肯来，况且你这个光景，如何可以御冬？虽然梅花可耐冰雪，究这玉骨难受风霜。而且这个十方所在，闲杂人多，见你是个异乡之人，无依无靠的，将来就有人欺侮你。不是我说你，庙门口又挂了几张画卖钱，那些光棍恶少就借看画之名，谁人不好进来？这南京地方，十八省人都有的，有一种人以拐骗为业，叫做拐子，他见那年轻美貌的，他使用迷药弹在人身上，人就迷了性，会跟着他走，诱到别处去，他将这人装做女人去哄人，任人取乐，他待这人也就无所不至。这还是好的，还有把这个人弄残废，变得稀奇古怪的模样，到十字街口敲着锣叫人看，以此骗钱。这是常有的事！所以我天天不放心，惦记着你。难道你这样聪明人，一个吉凶祸福都想不出来？我待你这片情，也应体贴体贴，又焉知我们没有些缘法？不然为什么单把你放在我心里呢？不是老夫夸口，群屣风流，钗钿娟秀，老夫门墙之下，颇不寂寞。因见你有什么郎之美，叔宝之姿，天意钟灵，自应倍惜。萤火不能自照，必借烛龙之光；蝇飞岂能及远，必附骥尾面显！为才人之子弟，即是龙门；居侯氏之园亭，胜于月府。一生佳话，千载风流！玉郎与石叟同游，旁观岂为不雅？海棠与梨花并植，相对亦可无猜。况歌童不乏樱桃，小婢尚多芍药，此中你也不少乐趣。凡事宜三思而行，不可执一！』

琴仙听了这些话，已气得满脸发烧。再看他的神情，那老面皮里紫光光的透出一团邪气。琴仙心里要痛骂他一场，方可泄恨；但又因他是个老辈，只得暂时忍住不理他。石翁见他脸上红红的，当他面嫩不好答应，自然心上有些回心了，便叫小童将银子送过来。石翁亲手送与琴仙，道：『这些须几两银子，先贖

几件衣服穿了，明日我叫轿子来接你。」琴仙道声『多谢』，又说道：『前次所赏之物，尚不敢受，如今更不敢受这赏赐。至于冻馁两字，是命中注定的，譬如先父不死，也受不着人欺侮，何况冻馁！就使沿门乞食，古之英雄尚且不免，我何等之人，敢以为辱？就冻死饿死，也死得光明正大，决不教人笑话，做那些贪生怕死，亡廉丧耻的事来！』一头说，已不顾而走。石翁手里还捏着银包，听了这几句话，犹如钢刀削了他的老牛皮，气得须眉欲竖，真是平生未有之事，羞恼变怒，欲要发作。但看琴仙不知走到何处去了，刘喜看着他的摊子，不能进来。石翁只得收了银包，恨恨而出，便在刘喜面前把琴仙痛斥了一顿，说他不知好歹，不受抬举，将来的事情，他一些不照管了，上轿而去。

刘喜也摸不着头脑，到收摊时进来煮饭，见琴仙尚在房里哭泣，刘喜又劝了他，讲了些懵懂话。琴仙又不能将石翁的歹意告诉他，只好闷在心里，唯有呜咽而已。暂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梅士燮在江西学院任上，取士有方，文风大振，而且扬芳表烈，阐微显幽，奏了十数件要事。九重大悦，即将梅士燮一月三迁，先升了詹事府正詹事，又升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复升吏部左侍郎，现著来京供职。江西学政改放了陆宗沅。梅侍郎近又得了家信，已知子玉取了宏词，授职编修，又知娶了媳妇，心中大乐，即日起身还京。官场应酬无暇细述，自然纷纷的阻道送行。

梅侍郎于十一月初一日起程，正是一帆风顺滕王阁，行了十日，到了南京，要在家耽搁几天，祭扫坟墓，查理田园，周恤亲戚。到了两日，第三日去拜制台，谈了一会，制台讲起江西有个通判屈本立，可认

得么？梅侍郎答以相好。制台就将屈本立死在南京，其行李、盘费为三个长随窃逃，候石翁代他嗣子报了行文到江西，昨接江西巡抚移文，内开吉安府差役拿获窃犯张贵、钱德二名，搜出南昌府通判凭文一角，皮箱两口，内存白银三百七两零，金镯一个，衣服若干件，一并着役赍解前来。但此衣物等须交还他嗣子收领，那二犯现收禁江宁县监，还有从犯一名汪升，已经身故了。但不知他嗣子下落，须问石翁便知。梅侍郎听了，心里颇为恺恻。又想道：翁并无嗣子，想是近来过继的了。便辞了制台，到凤凰山来拜石翁。

石翁连忙接进，先道了喜，叙了契阔，即问宦囊如何。士燮笑道：『晚生靠祖宗的余荫，稍有几亩薄田，尽够饗飧，无须另积囊橐。论江西虽不算富足之邦，也算膏腴之地。若不论公明，任行暧昧，此行原也可腰缠十万，顾盼自豪。不敢瞒老前辈，晚生于各棚内棚规减去三分之一，其实比京官还强几倍呢。』石翁道：『吾兄清正，一乡所知，此行已邀简任，不久移节封疆。且令郎英年得隽，海内人才共皆钦仰，正是德门世庆！』士燮谦让了一番，即说起方才制台所问道生之子安在。石翁闻他提起琴仙，心上很想说他不，叫士燮不必理他；忽又天良不昧，失口说了一句：『此子甚佳，现在旱西门内护国寺，离此不远。』士燮又问了些闲话，便告辞回家。

明日，先着人到护国寺问了，说要亲自过来，又遣人送了道翁一封奠仪，自己备了祭桌，到护国寺来。刘喜手忙脚乱，请个小和尚看了摊子，进来侍候。琴仙穿了孝衣，韩间俯伏，知是子玉的父亲，心里虽喜，然倒有些虚心，恐他风闻前事，问起他的根本来，甚是惶恐。只见梅侍郎进来上了香，奠了酒，行了礼，

请出琴仙来。琴仙上前叩谢了，梅侍郎挽起，先把琴仙一看，点了一点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『道翁可为有子！』便问：『世见尊庚多少？』琴仙答道：『十七岁。』梅侍郎又问道：『怎样病故，及现在他的光景，琴仙细细说了一遍。梅侍郎叹道：『尊公在日，海内知名，到处自有逢迎，就论此地相好也不少。怎么一故之后，没有一个人来问一问？炎凉之态，令人可恨！如今且喜你失去的东西，追了些回来，现在制台处，因不知你的下落，托我访问。明日就可去领回的。』又道：『尊公葬事一切在我，我回去就着人去找地，先安葬了再说别事。』琴仙想道：『与其葬在别处，不如葬在莫愁湖杜仙女坟上，原是父女。』又恐梅侍郎不信，委委曲曲的讲了那底里。梅侍郎半信不信的道：『明日我且去看看，问问地方，可以买得，就是那块。』琴仙一面看那梅侍郎的相貌，却与子玉半点不象，生得身瘦而长，一脸秋霜，凛然可畏，将近五十岁光景。此时琴仙称呼士燮为大人，自以为晚生。梅侍郎道：『你尊公与我二十年交好，祖上还有年谊，你叫我为世叔，自己称侄就是了。方才这个称呼倒觉疏远。』说了些话，也就去了。琴仙心内安稳，且十分感激，意欲求他携带进京，尚有几天耽搁，且慢慢商量罢。

明日，带了刘喜即去拜谢。梅侍郎即命家人代琴仙写了领状，将失物领了出来，送还琴仙。琴仙从此得了生路，见两箱尽是他的衣服，尚余三百七十七两银子，还有个金镯与零星几样玩器，便有恃不恐。与刘喜说：『葬事、盘费都已有了，刘喜也甚喜欢。琴仙因是绸缎细毛衣服不好穿，就拿出几十两银子，只得自己同了刘喜到衣铺里去，买了两套素面羔皮的称身衣服，刘喜也买了一身。』

这两日梅侍郎托人找买坟地，尚无回信，晚间睡了，梦见屈道翁纱帽红袍，欣然而来。士燮见了大奇，便问他为何这样打扮。道翁也不讲明，执着士燮的手道：『明公不忘故旧，仗义恤孤，泉下人衔环难报。小女现寓莫愁湖畔，乞以骸骨付之，死且不朽。小儿流落，无所依栖，想万间广厦，可借一枝，诸祈怜悯！』说罢便拜，慌得士燮也答拜了。道翁起辞而去。忽又进来。手执莲花一枝，对士燮道：『此花出于淤泥而临清波，岂得以淤泥为辱？既往不咎，明公幸勿鄙此花之所自出也。』说毕足起烟云，冉冉凌空而去。士燮醒来，把这梦中的言语，细细详了一会，心里已有几分明白：『出于淤泥而临清波』，与『既往不咎』，想他这个义子，必是个小旦出身，这也不必论他，只要人好总是一样。又想着这道翁象成了神，莫非莫愁湖畔，果有他女儿的坟么？琴仙请仙之说，又见什么杜仙女，竟是真的了。半夜竟不能寐，天一明就起来，着人去请了屈大爷过来，有话商量。

不多一会，琴仙过来，就同他吃了早饭。梅侍郎且不说梦，要他同去逛莫愁湖，琴仙欣然。梅侍郎与琴仙各坐了轿，家人骑马，出了城，沿着城墙走去，约有二里路已到了。此时正是严冬天气，已下过了几场大雪。梅侍郎恐旷野寒冷，轿中披了元狐斗篷，及进了斑竹林中，反觉春风和煦，如二月间天气，绝不寒冷。那些竹树、花草，依然流青扑翠，芳馥如前。最奇的那盘凌霄花，开了数百朵，地下的兰蕙齐芳，那马樱花是盛夏时开的，也复含苞吐萼，一时就开了许多花出来，倒将个梅侍郎看得心惊，唯有肃然起敬。琴仙见墓门间多了四棵小树，已有三四尺高，仔细看时，就是杜仙女种的苹、梨、桃、李，每棵树上开了

一朵花，芳艳无比，心中甚骇，怎么已经开花了？梅侍郎看了，连连称异，叹为『真神仙福地！』便问家人道：『此处大约是官地，没有地主的。』家人道：『凡靠城一带，俱系官基。』

梅侍郎才定了主意，在左右徘徊了一会儿，茗花丛中，飞出许多翠雀来，啁啾啾啾，望着梅侍郎、琴仙鸣个不已，飞来飞去，在他们身边旋绕了无数，然后飞往湖边去了。梅侍郎连连赞叹，对琴仙道：『这里真是个仙地！我素来不信神仙之说，如今眼见，不得不信。我并要与你尊公建一个祠，并供这女仙牌位，你说可好么？』琴仙听了，淌下泪来，就跪下叩谢。梅侍郎一发感慨起来，连忙挽起，说道：『我为这事倒多耽搁几天，虽等不及完工，也须筹划好了方可起身。』便叫琴仙回去，他就到江宁县中，与县尹商量建祠之说。知县一口应承，即传了工房丈量了地，唤了工头鸠工庀材，就在那里搭了厂，动起工来。

士燮择了二十四日下葬，即与他做了墓志，赶紧刻了，又写了神道碑，勒了石。到了二十四日，江宁诸绅士闻了士燮这个义举，来送葬者数百人，或作诗，或作歌行，或作文，或题词中联额。士燮一看了，等祠成之后，一齐刻在祠内。是日，祠已竖了梁柱，头门、二门、正厅三楹，两厢房、后楼三楹，余平厦六间，规模粗定。士燮不能等待，发了二千金与家中老总管梅成督造，又画了杜仙女像，命塑泥身彩画，一一分拨定了。那日就请琴仙过来商量，要带他进京。琴仙喜出望外，又复谢了。即算清房租，一直搬到梅侍郎的船上，并将领回之银，送与梅侍郎，梅侍郎仍叫他收了。此番琴仙感谢真到二十分。梅侍郎因道：『翁梦中之语，绝不查问琴仙根底，因刘喜称呼大爷，便命家下人也称呼为屈大爷。梅侍郎要他叔侄称呼，』

琴仙不敢，仍称大人，自称名字，梅侍郎也只好由他了。

送葬之日，侯石翁被众绅士拉了同去，也来走了一走。见琴仙尚是有气，话也不与他讲，石翁不乐，心里既恨琴仙，又妒士燮，一到就走，拜也没有拜一拜。后来诸绅士又有高兴的，出来倡捐，这个十两，那个二十，集腋成裘，又凑了数千金，把这屈公祠扩充起来，起了好些亭台楼阁，莫愁湖中造了湖心亭、九曲红桥，又造了几个船，以为春夏游湖之乐。屈公墓、杜仙女墓前，都建石牌坊、华表柱、翁仲，余外又围了一个园，种些花木，堆些假山，竟成了一个名胜。这屈公祠竟与孙楚楼、江令宅齐名不朽了。

梅侍郎于二十八日开船，在船上也是寂寞，倒将琴仙当着子玉一样，朝夕相依。又见他稳重灵警，十分契爱。又试他书本上，虽未用过功，而诗词杂艺，颇觉聪明。因想到京后，慢慢的再教他读书，学作文字。唯琴仙绝不敢题起认得子玉，心里还怕问他的出身，如果问他，只好撒两句谎，支吾遮饰，再不知道乃尊梦中已嘱咐了他。船到王家营子起早，已是腊月初八了，计日要到二十六日才能到京。日短夜长，只得昼夜兼程而进，且暂按下。

再说子玉见父亲超升了侍郎，喜出望外。已得了江西所发这信，计日早可到京，为何至今未到？颜夫人盼望更不必说，王文辉也时常来问信。那日已是腊月十五，门上送了一封信来，子玉看信面上是『江西学政梅宅梅庾香少爷手启，屈勤先寄』，心中大喜，知琴仙到了江西任所了。便忙拆开，看见还有与子云、蕙芳、素兰、琪官的信，且搁过一边，拆开自己的信。见一张白纸写着『哀启者』，大为骇然，想道：『难

道道翁有什么缘故了？』遂细细地看下去，不觉泪珠点点地落将下来。及再看到『所有衣物尽为逃奴辈窃去，守棺萧寺，衣食全无，又屡遭侯石翁戏侮，本拟一死，又因旅棹无归，故而暂延残喘，务祈设法着人前来』等语，子玉不觉泪如泉涌，万箭攒心，毫无主意。也不忍再看，便吩咐套车到怡园找子云。谁知次贤、子云、南湘、高品没有一个在园子里，子玉更加着急，跟班们不知何事，又不敢问子玉。便又到九香楼，进去见诸名旦都在园中，南湘、高品、金粟都在这里。子玉不及叙话，一脸悲愁，就将琴仙给众人之信与他们看了。个个洒泪，再不料琴仙一出京就遭此大难，真令人竟想不到。蕙芳道：『如今没有别的，快找度香来商量。』于是打发人找寻子云。找着了子云，到了九香园，见了子玉的光景，急急的拆开信看了，已觉涕泪潸潸；又将道翁的遗言拆读，更加泪落如雨。子玉等与众人看了，个个大哭了一场，哭得九香楼下好不热闹。

众人哭毕，子云道：『此事在我，明日即着人到江南去接玉依回来，并办道翁葬事。但今年不能到了。』子云即回，要告诉次贤商量此事。子玉也无心在九香楼，便即回家。高品、史南湘、金粟与那些名旦，各惆怅无欢。

子云回园与次贤说了，次贤更痛得伤心。一夜之间，便摹了道翁神像。明日邀同众名士，在九香楼为位而哭，设奠三日。华公子得了信，也来哭奠。一个九香园倒成了屈道翁的丧居了，就没有穿孝的人。子云发了一千银子，打发家人星夜下了江南。

子玉连天的悲苦，日间不敢进内，一来怕颜夫人问他，二来怕琼华小姐看出，正是他的苦楚，比人更胜几倍。但心上有这样心事，脸上如何装得过来？颜夫人倒疑心他怕见父亲，想是他父亲就回来，因此着急。唯有那琼华小姐，异样心灵，便料定他另有心事，再三盘诘，子玉只得直说了。琼华小姐也只好宽慰几句，见他这个光景，也不好取笑他。过了几日，又得了梅侍郎家信，头站人已回，说二十三日就到了。便把子玉急上加急，若父亲回来，拘管住他，那就要闷死了。

正是悲尽欢来，到了二十二日，子玉同了仲清接出三十里之外，住了旅店。等到定更时候，头站才到，却是新收的家人，子玉不相认识。店家与他说了，才进来叩见，说老爷的轿子也就到了，今日是破站走的。子玉等到二更，听得门外车马声喧，知是到了，与仲清出外迎接。士燮出轿，仲清、子玉上前叩见了。士燮慰劳了几句，问了仲清好，即同到上房来。士燮昨日半夜起身，也乏极了，即忙坐下靠在枕上，问了子玉家内一番事，又问仲清妻子子都好，兼询文辉近况。爷儿三个谈了一会，士燮惦记琴仙，问家人：『怎么屈大爷的车子还不过来？』家人道：『总也快了。』

不多一时，门外又车声辘辘，仲清、子玉想道：『不知哪个屈大爷？想是任上同回来的。』只见一人照了灯笼，一个美少年走进来。仲清、子玉大奇，灯光之下不甚分明，觉得此少年骨格甚是不凡。琴仙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便一阵心酸，只得竭力忍住，先上前问了安。士燮道：『这个是我的小儿，那个是我的内侄颜剑潭。』又对子玉、仲清道：『这是屈道生先生的令郎，同我进京的。其中缘故也不及细说，你们见

见，将来要在一处的。』子玉始而大骇，继而大乐，竟乐得笑将出来，琴仙见了子玉笑容满面，也觉喜欢，上前与二人见了礼，彼此面面相觑，心里明白，口里却都无话可讲。士燮当着他们初次见面，自然是生的，没什么话说，哪里知道有缘故在内，便道：『今日乏极了，要躺躺。你们都到那边去吧。』

子玉甚喜，便拉了琴仙到那边屋里来。三人怔怔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不敢问，一个不敢说。仲清心上也不知姑父知道琴仙细底不知，也不便问，只好心内细细的默想，竟是三个哑子聚在一处。子玉与琴仙，只好以眉目相与语。一会儿大家想着了苦，都低头蹙眉泪眼的光景；一会儿想到此番聚会，也是梦想不到竟能如此，便又眉欢眼笑起来。倒成了黄梅时节，阴晴不定的景象。少顷送饭进来，琴仙吃了。那边士燮已安歇，琴仙困乏已甚，支持不住，便躺在炕上。子玉、仲清也都在炕上坐了。家人们出去。今日幸喜云儿没跟来，仲清也是新用的人，都不认识琴仙，故此一宵无话。

后来三人都困乏，便都躺下，人静之后，细细的谈起来。此刻子玉、琴仙在一个枕上和衣而卧，竟把嫌疑也忘了。琴仙便啾啾唧唧说，出京时如何想念，在南京如何游玩，到莫愁湖亲见他前生坟墓，杜仙女怎样灵异，道翁临终时怎样伤心，众长随逃窃后怎样受苦，刘喜怎样尽心服侍，侯石翁怎样戏谑，又将梅侍郎来访他，怎样仗义安葬建祠的话，细细述了，说得子玉悲乐相乘。仲清在旁看他们并头而卧，啾啾私语，心上颇替他们快乐，想道：『这两人两年之内伤了无数的心，哭了无数的眼泪，才有今日这一叙，倒成了悲欢离合，真也奇极了！』后来琴仙又讲到他梦见神娥授笔，道翁成神，并舟中彼此照镜，正面反

面，怎样又化了珠，为龙抢去，子玉、仲清也连连称异。子玉也将送行后怎样得病，得信后怎样悲伤，众人怎样祭奠道翁，度香已专人下了江南来接你，并安葬道翁，直说到今日再想不着你来。二人又复悲喜交集，琴仙又复感激子云与众人，不住在枕上与子玉、仲清连连叩头。

仲清问道：『你一路走来，姑父知道你的事不知道呢？』琴仙道：『大约不知道。大人总也没有问我根底，我倒天天的防着问我，教我怎样回答呢？』子玉一想，不得主意。『设或将来问起来，你怎样回呢？』仲清道：『此事倒也瞒不得。明日一到家，家中人岂没有认得你的么？依我想，此事瞒着倒也不便，若叫外人对姑父讲了，倒教你脸上更下不来，不如明日求姑母与姑父婉婉的讲明。姑父既看重他，今日也只好将他从前的倒说明了，彼此相安。况姑母甚说他好，如今转了一劫，也决不再提起已往的了。』子玉道：『甚好。但我不便说，还是你去说。』仲清答应了，以后大家也就睡着了。

到天明时，仲清先醒，只见琴仙枕着子玉的手，尚呼呼睡着，子玉也未睡醒。仲清暗笑，唤醒了他们。琴仙见与子玉一枕，且枕着他的膀子，被仲清见了，甚是羞愧。子玉一个膀子被他枕得很酸，也不知觉，及要抬起手来，抬不动了，遂扑嗤的一笑。各人漱洗。士燮起来，急急的叫上车进城，三十里路甚快，一个多时辰已到了。梅侍郎且不到家，先宿了庙，明日五鼓时分上朝复命。

子玉先将琴仙在书房里安顿了。梅进、云儿一见琴仙，个个骇异，又猜是他，又猜不是他。若说是他，为何老爷与他抗礼，且又穿着素服，象个有孝的人；若说不是他，面貌再没有这般相象的了。众人疑疑惑

惑，猜不出来。又听得叫『屈大爷』，便知不是。

子玉趁这空儿，就请仲清对颜夫人讲明。琼华也在旁听了，望着子玉笑，看着子玉含羞含愧，局促不安。颜夫人听了，也以为异，便道：『这个孩子本来原好，如今既做了屈家的儿子，从前的出身，倒也不必提起了，算他转了个劫罢。』仲清道：『此事要姑母与姑夫说明才好，不然外人见了，终要说的，倒教琴仙难为情。』颜夫人也应了，说道：『你姑父重世交，又见他人好，决不看轻他的。』仲清见颜夫人应允了，也即告退。

琼华小姐进房，子玉同了进来。琼华道：『如今好了，是不要做梦天天的呼唤了。』子玉笑道：『我去同他进来见太太，你出去看看象不象。』琼华啐了一声，忽又说道：『你去同他进来见太太，我真要望望他。』子玉果然拉了琴仙过来，到内堂拜见了颜夫人。夫人见了也甚疼他，便叫了一声：『屈大爷受苦了！』琴仙先进来尚觉不安，及见颜夫人以礼相待，称他屈大爷，便安了心。琼华小姐在房门口偷望，果然象他，心中颇以为异，望了一望就进去了。颜夫人问了琴仙近况，琴仙略说了几句，也就告退。

明日，士燮面圣回家，合家迎接。琼华拜见了公公，士燮十分欢喜。颜夫人同着谈了一回，后将琴仙的事委婉婉说了出来，就说他唱过戏，屈道翁见他人品好，所以收为义子，将子玉害病的话却隐藏不提。士燮道：『我已猜着了几分。』也将屈道翁梦中之言说了，又道：『前事也才必论他，这个孩子甚好，没有一点优伶习气，不说破真令人看不出来。』颜夫人道：『看这个孩子，将来有些造化，也未可定的。』士燮

点头，索性叫了梅进进来，将琴仙之事与他说明：『都称呼为屈大爷，不许怠慢。如果怠慢了，我定不依！』士燮吩咐了，底下不敢不遵，以后众家人待琴仙竟是规规矩矩，不敢有一分放肆处，琴仙故能相安。士燮即命收拾琴仙卧榻，日间叫他同着子玉在书房念书，又叫子玉尽心教他，不许轻看他。这句话，梅侍郎多说了，他岂知子玉心事？颜夫人不觉笑了一笑。子玉好不得意，正是十分美满，比中鸿词科还高兴了几倍。明日就有人与士燮接风，好不热闹。

琴仙初来，不好出门。一日，子玉带了他到众名士处一走，都相见了，齐与子玉称贺，又到了九香楼，见了九名旦，都各悲喜交集。琴仙也喜诸人都跳出了孽海，保全了清白身子。各诉离情，牵衣执手的，足足谈了一天。正是：

金乌玉兔如飞去，腊尽春回又一年。

家家年事不用细谈。未识新年有何好事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

话说新年已过，又到元宵，大街三市，火树银花，好不热闹。子云于十三日请了华公子、田春航、梅子玉、史南湘、颜仲清、刘文泽、王恂、萧次贤、金粟、屈勤先，并九香园诸人作一大会。琴仙见了华公子，尚有些不安，华公子也不问起前事，以礼相待。

此时琴仙已出了旦党，入了士党，但从前作旦时傲睨一切，此刻倒谦谦自守起来，因此上下诸人更加尊重他，绝没有一个人笑他。琴仙对了那些名旦，还是从前一样，并不生疏。是日觥筹交错，晚间灯火交辉。华公子进城后，子云又将那些灯试了一会，如见万花齐放，炮竹之声，声闻数里。二更后方煮茗清谈。琴仙一身历尽艰辛，此时才觉魔难尽释。然回想萧寺凄凉，孤灯残月，真如梦觉。

次贤又将琴仙从前的梦境，向吉甫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吉甫因笑向子云、次贤道：『九香楼绝好一个花园，百花全有，如今单有一个花神牌位，且在隐僻处，与土地祠一样，岂不亵渎花神！我拟借他们九个，作个「九香花史」，众位以为何如？』众人均以为奇，同问道：『请道其详。』次贤道：『我久有此意，我欲画他们九个小像。今你既有此意，妙不可言！我明白一一画出，就请你润色润色，就刻石供养在这九香楼下，做个花神。但只有九个，凑不出十二个来。』众人亦同说大妙。吉甫道：『我倒有一个主意，但不知可行不可行？』子云问道：『怎样呢？』吉甫道：『花神若定要十二位，也可凑得上。只要把屈道翁做了芙蓉城主，再借重玉依的前生，所说那杜仙女，凑上玉依，不是十二位了？』春航道：『妙妙！此像要』

画得象，不必说真姓名，缀个别号，每人做一篇赞语，说得似真似幻的，要与人花两合。』

子玉道：『这个图怎样的好呢？还是单画人，还是补景呢？』仲清道：『自然单画人，一并的画法，后就缀小传一篇。刻石之后，可以榻出来，或裱册页，或裱手卷，皆可传世。』文泽道：『做两块好，就镶嵌在东面两楹。』王恂道：『若画杜仙女，就画他在采莲船上的样子。』吉甫道：『玉依梦见那面镜子，必非无因。我画条龙执着这面镜子，就做头幅，好不好？』大家都说好。子玉道：『这云龙人必猜有个寓意在里头呢！』子云道：『这十一篇传赞，各人分了罢。』次贤道：『好！这一番大著作，倒要借吉甫以传！』吉甫道：『岂敢，岂敢！』次贤道：『不必过谦。道生先生故后，笔墨之道，自然要让你。大家公论，何必推辞？我就做云龙那一幅，作好了，你再给我改改。』子云道：『自然是借重你们二位。那十篇如今是这样：各人拈阄，拈到谁是谁。华星北也叫他做一篇在内。』南湘道：『甚好！』

于是写起阄来，将屈道翁与杜仙女，屈琴仙，分做二阄，其余九人分作九阄。说也奇怪，想必文字有灵，前生缘法，子云拈了道翁，子玉拈了杜仙女、琴仙，金粟拈了宝珠，春航拈了蕙芳，仲清拈了琪官，文泽拈了春喜，南湘拈了兰保，王恂拈了桂保，高品拈了玉林，次贤拈了漱芳，单拈不着素兰，只好送与华公子去作了。

众人分派已定，子玉说道：『做传容易画画难，还要刻石，更须时日，不知几天可以告成？』吉甫道：『不消多日，碑是磨现成的。一面画，一面就叫季十矮子找人刻，大约十几天是必要的。嵌好这些碑，

也要几天。我们这一叙，总在九香园了，索性多歇几天，我好加意画画。到二月初一日，在九香园聚会罢。』大家都说有理，于是各散。

子玉同了琴仙回家，正是内有韵妻，外有俊友，名成身立，清贵高华，好不有兴。子云写了一札与华公子，为素兰作传。这边次贤妙腕灵思，画了十天才成。画成又请吉甫一一的改好，画一个刻一个，倒也甚快。子云因受了感冒甚重，不敢用心，嘱将道翁、琴仙、杜仙女画在一幅，并求子玉作赞。到二十七日，连传、赞都也刻起，系是各人书丹。二十八日就搬往九香楼镶嵌，一日完工。

三十日，琴仙先到九香园看碑，九旦同到楼下。琴仙道：『今日也应祭一祭花神，明日我们方可聚会。这个花神就是我们的像，若叫他们来祭，我们也当不起，就是我们十个人祭一祭罢。』蕙芳等皆以为是，便设了酒果，焚了好香，十人齐齐拜了。

琴仙看东楹嵌的第一方面，上云下水，云水中间隐着一龙，露出一爪，托着一面镜子，上题曰：『品花宝鉴』，刻着次贤的赞语是：

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云生九霄，水出重渊。神奇变化，气象万千。灵珠之圆，明镜之悬。烛微照幽，隐奸显贤。如月之临，如水之鲜。亦曰媿其媿，而妍其妍。

第二方面的人纶巾道服，左右侍仙子女各一，题曰『总持九香花主，三闾道君，及左右花史，杜仙之像。』下有赞语是子玉手笔：

公气为云，公神为水。在天在地，靡尽靡止。司文曰郎，司花曰主。列宿之精，群芳之祖。左英琼瑶，右青珊瑚。一气二气，同归殊途。五色炫采，九华流香。心花意蕊，文运之祥。

宝珠道：『这几篇赞语，实在做得好！若将我们实事叙在里头，虽然不致辱身，究竟也为贱行。』蕙芳道：『可不是，你看那些花谱花评，虽将那些人赞得色艺俱佳，究不免梨园习气。我们这一关倒可以算跳出了。』素兰等皆点首浩叹。

琴仙再看第三方，画一个仙女，云鬓雾縠，清艳绝伦。手拈一枝蕙花，琴仙已知是蕙芳。看题的是『锦衣花史苏仙』。是春航一篇跋语：

锦文花史苏仙，性灵慧警悟，色如瑶瑜。抟雪作肤，镂月为骨。常散花而翦彩，亦掷米以成珠。狡狴神通，均出三昧。曾游戏人间，使留恨于碧桃花者有焉。江皋仙影，时去时来；洛浦神光，乍离乍合。萧史常垂于彩凤，裴航终隔于蓝桥。是宜结十重珠网，护金屋于群玉山头；何幸启九叠银屏，窥素面于瑶台下！

琴仙道：『这个跋语，跋得甚切！「狡狴神通，均出三昧」二语，尤妙！』蕙芳笑道：『凭他怎样讲，哪里还算得我们！』

看第四方，一个仙女月佩霓裳，十分娇艳，手捧明珠一颗，题曰：『弄珠花史袁仙』。有金粟赞曰：

仙露在霄，明珠出海。和神当春，秀气成采。不胫而走，不夜而光。琼花瑶蕊，国色天香。珍珠

饰车，云锦缝裳。金支翠羽，玉佩明铛。华月光满，蓬山路长。既美且都，亦风而雅。学士满宫，首推大舍。

琴仙道：『瑶卿之秾艳韶华，却一齐被静宜画出来，吉甫赞出来了！』宝珠道：『算花神罢了，我也配这样！』

看第五方，画一个仙女，意致飘洒，素艳欲流，手拈兰花一朵，题曰：『素心花史陆仙』。下有小传，为华公子撰：

陆仙性敏悟，姿容绝世，才艺过人。常衣紫绡衣，行吟风露间。其竟体之清芬，与兰香蕙馥相表里也。工词善书，流露人间，购之者千缗不获焉。昔钟嵘评诗，谓延颜之镂金错彩，不如谢康乐初日芙蓉。素面风流，是为绝艳。仙殆莲花化身者欤？

琴仙笑道：『这几句，倒比香畹的小照还画得象些。这「紫绡衣，行吟风露间」，与「莲花化身」之说，却移不到他人的，真是你！』素兰笑道：『我如何敢当！大抵既赞花神，自然就要竭力赞扬的了。』

琴仙再看第六方，仙女纤纤弱质，翩舞凌风，有掌上轻盈之态，头上戴着金步摇，题曰：『纤纤花史金仙』。下萧次贤的七律一首：

峨眉新月露纤纤，光彩天然不用添。

鸳锦裁成九华帐，蛟珠穿作十重帘。

隐身阆苑依琼树，近劫琅嬛典玉籤。

只恐留仙留不住，晓风吹上绿云尖。

琴仙道：『将庾香的神情骨相全写出来。』漱芳笑道：『我这个庾字，倒有些象，别样真令我惭愧死了！』

再看第七方画的仙女，在两棵玉树之下，有玉树凌风之致，题的是『娟娟花史李仙』。是高品的诗，琴仙道：『高卓然肯说好话吗？』玉林道：『这一回倒没有刻薄人。』蕙芳道：『这首诗算卓然极要好的了。』琴仙看是：

花情月色想娟娟，玉树临风更袅然。

帐里不知兰麝贵，梦中羞作雨云仙。

珊瑚枕上生红晕，翡翠楼头锁绿烟。

滴往天台守孤零，碧桃流水自年年。

琴仙道：『真说得好！将珮仙浓香秀韵，一齐写出来了！』玉林道：『这首诗究竟也不甚好，还有些刻薄。你看「帐里」、「梦中」等句，有什么好呢？』蕙芳道：『这倒没有什么，不过写的娇艳尊贵处。』

宝珠道：『卓然这等诗，就算他的好心了。若要他做庄重些，他也未尝不愿，但他那油嘴油舌说惯这一派，你们看他生平说过几句正经话来？吉甫说他去年到京来，有个笑话：卓然有个表叔，请他吃饭，还

有好几位客坐在那里。表叔问道：「你去年回家，见我家里可好么？」卓然道：「很好！前月表婶又生了个表弟。」那表叔一听就唬呆了，想道：「我三、四年不回家，怎样会生了儿子？」当着人又不好问他。那些客虽也听得不顺耳，但或者他说别个表婶，也就过去了。到客散后，表叔问他，方才这句话是怎么讲？你们想想，卓然怎样回答？他说：「我与表叔初次见面，自然要找句吉利话说，我随口找着这句，其实没有的事。」气得他表叔要死，然也奈何他不得。他的长亲，尚且要玩笑玩笑，何况他人？」众人大笑道：「那吉甫的嘴也不能让他。」

又看第八方，画一个仙女，玉貌锦衣，腰悬秋水，似公孙大娘模样，题曰：『侠隐花史王仙』。琴仙知是兰保，下看史南湖的七古：

我观王仙舞神剑，手掣寒泉一匹线。冬冬羯鼓始三挝，溜亮风生已迎面。彩虹映水合成团，流电穿云曲如线。破开点点绿沉枪，拨落纷纷大羽箭。锦衣玉貌何娉婷，白咽红颊长眉青。云裾轻曳锦靴起，去如飞鸟来如霆。四方观者围成堵，不羨英雄羨媚妩。绿云堆鬢翠鬟新，九梁插花步摇古。妾藉防身不爱名，娇娆我自惜轻生。请看世上黄衫客，多少恩仇报不成！

琴仙赞道：『这首七古实在做得好，念去比《公孙大娘舞剑器行》还刻画得人细！』王兰保笑而不言。蕙芳道：『去年奚十一闹来，幸亏着他，我就没有法了。』素兰道：『原来你也怕奚十一，难道他比潘三还利害么？』蕙芳道：『潘三是个无用的人，那奚十一闹起来，就与前日魏聘才使来的车夫一样，你怕不

怕？」兰保道：『那天适或我不在家，你便怎样？』蕙芳道：『我就躲开，不出来了。』琴仙问：『奚十一怎样？』兰保将他的样子学了一回，琴仙也觉好笑。蕙芳道：『听得奚十一出京去了。但我前日在剃头铺里，看见一个人，很象他那一天带来的那个小子，就不是他，也必是他的兄弟，再没有这么象的了。』兰保道：『或者奚十一没有带去，也论不定的。那个狗小子也只配做剃头的！』

琴仙又看第九方，画一株梅花，有一只喜鹊，梅花下有一个仙女。题曰：『报春花史林仙』。看有刘文泽一首小赋：

梅花枝上鸟报春，梅花树下倚玉人。杜兰香嫁不可见，绿萼华来幸接真。翠袖翩跹，缟衣自妍。韵生骨里，秀出天然。却珠钿而愈美，洗脂粉而尤娟。纤纤兮云间新月，淡淡兮花外晴烟。秋水盈浦，朝霞丽天。斯何修而若此，得非人而果仙？兰自秀兮菊自芳，思美人兮何日忘！蓬莱清浅不可到，我欲从之骑凤凰。天风急吹袂，玉露冷沾裳。吮纤毫而抒写，对玉貌而彷徨。

琴仙道：『好赋！正是松风竹雨，仙露明珠，将你那清腴娟秀，都一齐刻画出来。』春喜道：『这是前舟在那里认真做赋，忘了题目了。』琴仙道：『却也是你的光景。』

再看第十方，是一个桂树下，有个仙女，姿致风流，青眸善盼，题曰：『蟾宫花史王仙』。知是桂保，有王恂五古一首：

青青月中桂，花开已及秋。皎皎蟾宫女，临镜常自愁。自从窃药奔，与世无因由。广寒二万户，

珍珠十二楼。圆圆复缺缺，轮转日一周。世人徒仰望，不见蛾眉修。蓬菜水清浅，或可操神舟。银河望隔浦，七夕诉离忧。唯此一轮月，梯虹亦难求。安得张丽华，缟素来嬉游？

琴仙道：『好诗好诗！读之令人口齿俱香。蕊香真象嫦娥！』桂保道：『不是我，这是蟾宫花史！』众人说道：『这些诗词赞语，他们倒是争奇角胜，哪里记着本人？就是竹君的诗，与静宜、庾香这两个赞语，倒是切定题目说的。』琴仙道：『都切得很。你将这些诗更换了人，便不象了。』宝珠道：『只有静芳那一首，再不能更换的。』

琴仙再看第十一方，画一个杏花，下有一个仙女，珠腰玉极，十分妩媚，题曰：『及第花史秦仙』，知是琪官。看颜仲清的序文：

及第花史秦仙，嬉戏人间，见之者有『红杏枝头春意闹』之比。明眸善睐，笑靥常开。艳粉萦情，断红映肉。袅钗雀化，明镜鸾飞。贮金屋以何嫌，映玉屏而同色。然而芳心未许，烈性常存。当机织女，屡见投梭；出水神妃，未逢解佩。云桂风动，生步步之金莲；雾縠香飘，讶朝朝之琼树。谁不曰人间绝世，亦何愧仙处无双？若论六宫粉黛，定让龙头；以云一岁花司，是真凤尾！

琴仙痛赞了一会。蕙芳道：『你看这些诗文，各有体裁，正是格律不混，体制判然。都是作手，难定优劣。』琴仙道：『虽是一些小文章，但吉光片羽，彩散人间，终胜雀屏五色。有此一赞，也不辜负我们数年辛苦了！』众人都皆欢喜。

琴仙就在九香楼吃了饭，坐了闲话。宝珠忽然说道：『今日众兄弟都在一处，我想我们这十个人，同在京师沉沦菊部，如今个个跳了出来。虽然其中受苦的受苦，安逸的安逸，但自此以后，只要各人安分守己，想必没有风波出来。但我们这一班人，也算不得世间少有的。那一班名士，将我们抬举到这个地位，那倒是世间少有，你们心上感激不感激呢？』众人道：『岂有不感激之理！』宝珠道：『感激便思怎样报答呢？』众人皆不能对。宝珠道：『我想个报答的法子：他们既将我们刻了像，做了花神，我们何不也将他们刻了像，就在楼上供养起来？他们称我们为「花史」，我们就称他们为「文星」，仿司空《诗品》，各作四言赞语一首，刻在上面。你们想这个报答可好么？』蕙芳道：『这个是极妙！但我们的诗配不上他们，且请谁画这些像呢？』蕙芳道：『就是瑶卿你与小梅两人分画罢，也不必画服饰，不衫不履的最妙。我们今晚先把赞语做起，明日与他们看看，然后再画。我们就各人还各人的礼，一个赞也不甚费力。』

琴仙心上甚喜，就辞了回家，到晚上构思起来，子玉面前也未讲起。这一晚各人的赞已做成。明日琴仙先到九香楼，将赞与众人看了。大家拿来评定一会，又各自斟酌一会，再公同推敲一会，尽善尽美了，宝珠便誊在一处。

诸名士纷纷已到，华公子、金吉甫也都到了。大家果然要祭花神，宝珠等拦住了。然犹摆了香案，各名士奠酒焚香，就没有下拜。然后在九香楼上摆了四席，序齿而坐。这一聚，正是人人意满，个个心欢，毫无不足之处。而且罗到珍馐，横陈肴错，花香人气，缭绕一堂。

酒至半酣，宝珠避席致辞，说：『宝珠等十人，同人迷津，今登觉岸，将来勉盖前愆，勤修后果，得齿于人，皆诸贵人提拔之力！但感恩有心，报德无力，唯有日焚清香一炷，以祝诸贵人福寿绵长，荣华白首！晚日我等十人公同商议，亦欲在九香楼上，供设诸贵人文星禄位，也照样刻石，朝夕顶礼皈依。且各缀数语于后，当虔心诵佛。不识诸贵人不以贱地为鄙，俗笔为褻，使我等得遂所愿否？』众名士大喜，个个情愿，倒反谦让了几句。宝珠又道：『度香先生提倡风雅，只得另立一品，在各位文星之上，曰：『群仙领袖』。未知诸贵人以为然否？』众人皆说：『是极！』子云说：『这个何敢！』宝珠就将诗稿恭恭敬敬的取出来，却已誊在一处，端正的楷书。除『群仙领袖』徐文星之次，皆以年齿定的先后：第二是『仙中逸品萧文星』，第三是『仙中趣品高文星』，第四是『仙中狂品中文星』，第五是『仙中高品颜文星』，第六是『仙中和品刘文星』，第七是『仙中乐品王文星』，第八是『仙中华品田文星』，第九是『仙中豪品华文星』，第十是『仙中上品金文星』，第十一是『仙中正品梅文星』。众名士谦让道：『这些个品格过于谬赞了！』

遂看第一首，是他们十人公撰的，题曰『群仙领袖』：

群仙领袖，能兼众为。不脱不粘，不即不离。得大自在，具广设施。亦无我欲，亦无我私。素月流天，照靡有遗。青空无云，霄露自降。大钟中虚，寸挺可撞。

第二首是金漱芳题的《仙中逸品》：

惟逸故淡，惟逸故闲。鹤鸣在林，云卧于山。秋花娟妍，清风往还。望彼竹林，客有笑颜。濯足清涧，抱琴禅关。江皋有梅，篱落有菊。小窗分茶，松花自熟。

第三首是李玉林题的《仙中趣品》：

乱头粗服，不亚妍妆。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东方诙谐，淳于隐藏。颠倒四座，纵横满堂。言不为虐，行不失方。悠哉悠哉，聊复尔尔。弥勒一笑，皆大欢喜。

第四首是王兰保题的《仙中狂品》：

呼龙耕烟，磨刀割去。狂飙四起，落花纷纷。手捉明月，腹晒斜曛。悠悠青天，落落人群。醉死醉生，我不与闻。碧海骑鲸，瑶京散发。冠裳自嘉，奈此仙骨。

第五首是秦琪官题的《仙中高品》：

孤鹤冲烟，归鸿远飞。渺渺天际，云间翠微。独立千仞，好风吹衣。秋庭仰望，月明星稀。古松自挺，碧萝难依。太华入云，蓬莱隔水。谁登其峰，徒兴仰止。

第六首是林春喜题的《仙中和品》：

五味调剂，五声和平。暖气入律，春风自行。旭日霭霭，晴光争明。云辉锦集，月满川盈。《霓裳》一曲，《箫韶》九成。不矜不庄，或休或暇。惠而好我，是曰柳下。

第七首是王桂保题的《仙中乐品》：

粹然中和，其乐陶陶。吟蛙悉泯，坦白是交。醉月秋夕，拥花春朝。洞房香暖，金殿声高。心香吐萼，意蕊含苞。曰富曰康，如宾如友。妻子好合，父母眉寿。

第八首是苏蕙芳题的《仙中华品》：

锦衣昼行，玉貌簪花。璧月宵满，明珠吐华。旭旭朝阳，灿灿流霞。金盘承露，粉壁笼纱。庄严妙相，天女笄珈。玉佩自鸣，貂裘为饰。云近蓬莱，望之五色。

第九首是陆素兰题的《仙中豪品》：

佩刀列戟，铸券剖符。以我如意，碎彼珊瑚。紫丝步障，红锦貂裘。浩歌落落，嚙玉喷珠。大白自赏，击缺唾壶。朔风横空，雪花如掌。吹角轮台，久无嗣响。

第十首是袁宝珠题的《仙中上品》：

无上上品，首推此君。静者多妙，飘然不群。具大智慧，博学多闻。温良冲淡，《九邱》《三坟》。磊磊落落，抱璞含芬。高谈雄辩，说剑论文。不合时宜，潇洒凌云。

第十一首是屈琴仙题的《仙中正品》：

朱为正色，雅为正声。射以观德，惟身是程。哀乐至性，而无过情。珠光月彩，内蕴晶莹。虞弦夏舞，景运休明。醴泉非水，瑞芝非草。景星庆云，金曰恒少。

众名士看完，喜动颜色，痛赞不已，说道：『可谓木桃之投，而得琼瑶之报矣！』是日畅饮欢呼而散。

素兰与春喜各画了几日，摹上了石，将赞语书丹，共有二十余日完竣。择于三月三日供设九香楼上，为长生禄位。琴仙过来与宝珠商量，必须作一篇祝文，方表诚意。宝珠等深以为然。于是十人公同斟酌，凑成一篇文，改削了几遍，倒也不风联缀痕迹。宝珠道：『明日公祝，须请齐了诸位名士来。再我们跳出梨园，从前一切所有之物，都用不着了。孽根须净，色界尽除。将那所存的钗钿首饰，当着众名士，一齐熔化，舞袖歌裙，则一火而焚之，岂不爽快？』众人道：『正合我等之意！』只有琴仙没有这些东西了。大家检出来，聚在一处，明日焚化。

到了初三，九香楼上，香花簇拥，蔬果纷陈，花排姐妹之班，雁次弟兄之序。宝珠虔诚恭敬，铺设了一会。诸名士齐到，上得楼来，已见红烛双辉，香烟云绕。十花史请他们坐了，便齐齐的拜起来。诸名士如何肯受，连忙扶起。宝珠道：『昨日玉依说的，要做篇祝文，我等胡乱凑了一篇，还求改正改正！』更将祝文拿出来。高品道：『必好的，我就读起来。』高品高声朗读，诸名士倾耳而听。听得高品读道：

维年月日，九香楼弟子花史袁宝珠等，谨蒸百和之香，酿百花之酒，献于诸文星之座而祝曰：

维彼文星，川岳之灵。左奎右壁，纬史纶经。故在天为列宿，在世为传人。其光明也如火，其和煦也如春。其根于性也，为纲常伦纪；其见于词也，为变化奇神。言必由中，情多自妙。天籁一声，空号万窍。绪触而纷，丝萦而绕。对镜自看，顾影独笑。索实于虚，辨恶于好。春风秋月，不知其他。明眸皓齿，当如之何？粉白黛绿，铁马金戈。清歌宛转，妙舞婆娑。倏若驰驹，委若逝波。伤古今之

一轍，恒日月之消磨。鑒彼造化，作為文章。群分以物，類聚以方。酬酬太白，顛倒雌黃。和于琴瑟，亮比笙簧。纏綿騷雅，姿肆韓庄。不怪不乱，取艷取香。寓意嚴正，措詞明光。朱霞麗天而绚彩，金刀映日而生芒。泉泻澗而注急，花凌風而舞狂。秋零一庭，殘香數星。鬼則夜哭，神則昼惊。铸鼎象物，尽相穷形。魔女旁立，龙姑前迎。金支翠羽，电掣雷鸣。拂笺霍小玉，捧研董双成。神娥授笔，使之为文。祝曰：『笑之色兮有五，笔之花兮半含吐，砰礲声声击天鼓，青鸾鸣兮紫凤舞，小言詹詹兮足千古！』

祝文读完，众花史齐齐下拜了，便将那些舞衫、歌扇、翠羽、金钿，在园中太湖石畔烧化起来。诸名士看那火光五色，吐金闪绿。

将到烧完时，忽然一阵香风，将那灰烬吹上半空，飘飘点点，映着一轮红日，象无数的花朵与蝴蝶飞舞。金迷纸醉，香气扑鼻。越旋越高，到了半天，成了万点金光，一闪不见。园中万花如笑，颤巍巍的象要说话一般。正是：

亲逢天女散花时，手授生花笔一支。

碧海愁多填未满，蓬山路远到无期。

风尘面目轮蹄迹，徐庾文章温李诗。

我自有情君莫问，此中得失寸心知！